

近代十大家尺牘

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印刷  
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發行

近代十大家尺牘 (全四冊)

實價國幣一元四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編輯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 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  
上海澳門路

發行所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名 埠 中華書局

# 康南海尺牘

## 目次

覆教育部書……………一  
覆山東孔道會書……………一一

---

辛亥臘遊箱根與梁啟超書……………一三





# 林畏廬尺牘

## 目次

答某公書	一
答周生書	二
與魏季渚太守書	四
出都與某侍御書	五
上郭春榆侍郎辭特科不赴書	七
與國學扶輪社諸君書	九
與姚叔節書	一〇
示兒書	一二

---

# 梁任公尺牘

## 目次

答某君問辦理南洋公學善後事	
宜	一
復友人論保教書	四
答某君問日本禁止教科書事	九
復劉古愚山長書	一〇
致伍秩庸星使書	一六
上粵督李傅相書	二五
上鄂督張制軍書	四〇
復金山中華會館書	四七
游臺第一信	五二
游臺第二信	五五
游臺第三信	五六
游臺第四信	五八
游臺第五信	六一
游臺第六信	六三
與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書	七〇
上濤貝勒牋	九二
哀啓	一〇二

# 章太炎尺牘

## 目次

癸卯與劉光漢書	一	與孫仲容書	二八
再與劉光漢書二首	五	與簡竹居書	三〇
與王鶴鳴書	九	與人論文書	三七
與人論樸學報書	一三	與鄧實書	四一
丙午與劉光漢書三首	一六	再與鄧實書	四三
再與劉光漢書	二〇	與羅振玉書	四四
丁未與黃侃書	二一	駁康有爲論革命書	四六
再與黃侃書	二三	與馬良書	六八
三與黃侃書	二四	與劉揆一書	七一

與人論國學書……………七三

再與人論國學書……………七七

~~~~~  
答鐵鈔……………七八

# 康南海尺牘

## 覆教育部書

亡越異域，十有六年，迴瞻故國，邈隔星漢，不預聞政事久矣。比者不遺，采及葑菲，辱承大部貽書，命作國歌，以協雅樂。猥以菲才，非能承也；重以雅意，豈敢辭也？雖然，漢之興也，徵魯諸生，以作禮樂。魯兩生曰：「禮樂百年而後興，今非其時也。」傳謂人給家足，無忿怒之氣，無愁怨之思，無險詖之心；人民美好，含哺鼓腹而遊，然後太平成而頌聲作。夫樂者，感物而動，故治國之音雄以樂，亂國之音亂以厲，亡國之音哀以思。吾嘗遊印度、緬甸、爪哇、安南而聞其樂，哀澀嗚咽，斷續不成聲，信乎亡國之樂也；又遊突厥、暹羅、波斯而聞其樂，哀緊亂嘈，信乎亂國之樂也。然聞歐樂，則高明廣大，庶幾夏聲，雖強武豪激，非韶奏石聲之和平，然真治強之樂也。乃知先聖謂象功昭德，應政而作，非迂論也。

今吾國生民塗炭，國勢搶攘，道揆凌夷，法守掃蕩，廉恥靡盡，教化榛蕪，名爲共和，而實共爭共亂；日稱博愛，而益事殘賊虐殺；口唱平等，而貴族之階級暗增；高談自由，而小民之壓困日甚；不過與多數暴民以恣睢放蕩，破法律，棄禮教而已。披閱報紙，舉國甚囂塵上之聲；苟非爭殺亂暴，則奪攘矯虔而已。以此時而製樂，雖使后夔典之，師曠侑之，研極工商，窮精律呂，亦必吳季札聞之而驚走，萬寶常聽之而下淚耳！益令國人哀思鄙厲，豈有當哉？今之亟亟議樂歌者，爲應接外使，潤色文明也；實則爲步武泰西，俾與齊同耳！以外人有國樂，則吾亦不可無國樂云爾！雖然，泰西有國教，吾何爲有國教而自棄之？孔子曰：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何哉？」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何哉？」又曰：「聲色之以化民，末也。」蓋樂德有其本，不在樂歌之末矣。

鄙人遠處絕國，閤無聞知，逃聽風聲，聞自共和以來，百神廢祀，乃至上帝不報本，孔子停丁祭，天壇鞠爲茂草，文廟付之榛荆；鐘簷墜頓，絃歌息絕；神祖聖伏，

禮壞樂崩，曹社鬼謀，秦廷天醉，嗚呼！中國數千年以來，未聞有茲大變也。頃乃聞部令行飭，各直省州縣，令將孔廟學田充公，以充小學校經費，有斯異政，舉國惶駭。既已廢孔，小學童子，未知所教；俟其長成，未知猶得爲中國人否也；抑將爲洪水猛獸也？嗚呼哀哉！何居我聞此政也。抑或誤效法國之革命，舉教產以充公乎？則彼新舊教爭，所毀者教皇之舊教耳！其敬奉者，固在路德之新教也；其尊基督如故也。猶吾國昔逐荀子，鄭康成於文廟外，而尊孟子，程朱云耳！於孔子無損也。乃今公然收文廟之祭田，則是直欲廢黜孔子矣。在諸公久停丁祭，不敬已久，寧在此舉？然貴部主持教化，名爲教育。教者，文行忠信，不知以何爲教？育者，果行育德，不知以何爲育也？夫立國之道，廣矣大矣，博深密微，本末精粗，莫不備舉；然後能爲之，萬國之聖賢豪傑，講求數千載，然猶難之。故曰體不備，謂之不成人；治道不備，謂之不成國。吾今者之立國，不知治道備否？若以法治爲足，則購日本六法全書一冊，夜譯而朝布之，則吾爲法治國矣。若以法歐美爲足，則今固改朔易服，

握手免冠矣；人言共和，亦共和矣；人有國會，亦國會矣；人有政黨，亦政黨矣；人事選舉，亦選舉矣；甚且人言各州自立，民選長吏，亦實行之矣；凡歐美之至粗劣吐棄者，亦既舖糟餒醜，甘其殘羹冷炙矣；凡吾國之先聖要道，先民遺俗，亦既掃除滌蕩矣；則吾國已治已安，太平上理矣。而何以蒙藏喪失，各省割據，分崩離析，杌隳危顛，國勢垂亡，將爲印度波蘭，何哉？則治效之爲得爲失，果如何耶？

鄙人既冥且愚，不知其由，或者教化之未宜掃絕耶？如教化可廢絕也，則禮義廉恥，四維可不張；孝弟忠信貞廉，六蝨必當去。人心皆欺詐狡僞，風俗皆暴惡猾猜，若猛獸鷙鳥之相殘賊也。諸公身不可得安，家不可得有，國安可得而立哉？齊景公曰：「信如父不父，子不子；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。」諸公幸留意，天下萬國，乃至野蠻，豈有無教而能爲國乎？況欲立國於天壤間，與歐美競爽乎？諸公若以爲教未可盡廢也，則佛教雖微妙，然多出世瀟漫之言，行於蒙藏，可也；若全行於中國，未能也。基督尊天愛人，養魂懺罪，施於歐美，可也；若欲中國行之，其能令四



萬萬人立舍祠墓之祭而從之乎？夫教必協於民俗，而後形爲法律，政治乃得其宜；若不宜於民俗，而可強行乎？今吾國自有教主，宜於吾民俗，以爲人心風俗之本，言奉以爲法，行奉以爲則，數千年中人心風俗，政治得失是非，皆在孔教中，融鑄洽化，合之爲一。若一旦棄之，則舉國四萬萬之人，徬徨無所從，行持無所措，悵悵惘惘，不知所之，若驚風駭浪，泛舟於大霧中，迷罔惶惑，不知所往也。無論孔子之道，人道也，博大高明，範圍罔外，凡食味被色別聲而爲人者，率由而不能須臾離，所謂「誰能出不由戶，何莫由斯道也？」卽今歐美人，不能出達道達德之外也。就令如今妄人之論，以孔子爲迂闊而難行，古舊而已過，欲以新道德易舊道德焉；則今青黃不接之時，新道德未成，舊道德已廢，則令舉國人民，在無教化之中矣。新道德未知經若干聖哲，乃能制作；未知經若干歲月，乃能化成；而令吾國人民，在此若干歲月中無教焉，則陷於洪水猛獸久矣。今舉國人民，皆爲洪水猛獸，何以爲國？則陵谷貿易，灰劫變遷，歷陽爲湖，東海爲田，中國爲末日矣，爲波蘭

印度矣。諸公皆中國人也，千秋萬世，亦有子孫，其能忍此乎？其甘受此乎？

夫歐美自有其美者，形而下之物質，誠不可少也；探其長，可也。中國亦有其粹者，形而上之德教，誠不可廢也；補其短，可也。若震歐美一日之強，則不擇而盡師之；因中國一時之弱，則不擇而盡棄其所有焉；此今學東語所斥爲奴隸性之服從主人耳！未聞立國者損益折衷而可若是也。丹墨瑞典，昔皆百數十萬人國耳！等吾一大縣耳！而自爲文字，自爲國教。吾遊其大學，藏其國文之書，將五十萬卷。夫彼豈不知易英德之文，於交通最便，而成學最易也；何爲篤守本國之文字語言，以勞費學者之精神目力哉？蓋不如是，則不能以區區之土地人民，而自立國土也。猶太亡國千九百年矣，以能篤守其教，故流離異國，而猶太至今不亡。墨西哥國未亡也；而古墨之文字圖畫，皆爲班人所焚。今墨人所誦服，皆爲班人之先哲遺言也，是所謂永亡也。印度雖亡，而印人篤守其教，聯絡日盛大，他日英勢稍弱，印人即可因教而自立。若吾中國，一切自棄之而師歐美，又棄其教，浸假失

敗；則欲爲印度猶太，不可得也。願諸公之留意也。

鄙人久棄於外，道長半生，足跡遍四洲，而三周大地矣；日閱數國之報，雖朽鈍百無所知，然論閱歷，則庶老馬之識途；既與君等生同斯國，棟折榱壞，僑將歷焉，心所謂危，亦以告也。凡人心重則語長，吾敢懸國門而言之曰：徧大地百國，棄教而立國者，未之前聞；舍本師而爲人奴，尤非智也。大部慕歐法美，能變舊法，若不棄芻蕘，垂採鄙言，鄙人更有以奉聞者三事焉：

自古新舊遞嬗之間，新國之法未定，必用前王之禮樂，實萬國之通義也。英頻易姓，又嘗革命而共和矣；而紀綱道揆法守不少變，且以習俗爲治，號爲不成文憲法，故英尤盛強於大地也。鄙人在南洋購地於雞打，親見英人得暹之雞打也，一切皆用暹之舊，未少易也。夫雞打爲巫來由王地，至野蠻也；英人尙不遽易之。若英人而盡愚也，則可；若英人而非盡愚也，則是不可不深長思也。吾今未易新國，舉數千年之道揆法守，乃至祭典盡棄之，而一切待議院之新議，天下古今

所未聞也。是非革滿洲之命也，實革中國數千年周公孔子之命云爾！且以周公之才，吐哺握髮，日求七十士，而制禮作樂，猶須七年。今議院之才人，不如周公，歲月須議，不能待七年，而望革故鼎新，勝於數千年損益之法，殆無是理也。且議會開會半年，於國政大者七十五件，未能開議，何暇及於祭祀之禮？以為無關要急者乎？則最速亦必待七年後，乃克議之；是則禮壞樂崩，大教廢絕久矣。——一也。

且吾敬告諸公：萬國議院，只議租稅耳！進而立法耳！又進而議行政耳！若禮教民俗，非所宜及也；況於祭祀之禮乎？若議院而議及此，非徒侵官，亦且貽笑萬國矣。諸公而慕歐仿美者，其一考之查爾革命後之新憲法第八十條曰：「舊例如未經議院刪除及與民主政體不相違者，一概照行。」吾今應同之。無久荒先聖之祭，上帝之祀，而重為萬國笑。——二也。

吾又敬告諸公：凡共和之國，為人民而立，憲法煌煌，只為人民保其安寧秩序生計耳！若夫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號，異器械，改祀典，則吾國在昔帝者專制之

政，非共和所能行也；況乎教宗，尤關民俗之大。英滅印度緬甸，百數十年，猶不敢廢其婆羅門教與回教佛教而取其祭田。且大地以黃金爲塔廟者，只有二處：其一則印度之霸拉，其柱大數寸，瓦厚半寸，皆純黃金也；其一則緬甸之仰光塔，高三百尺，歲必鋪金一次，凡積千年矣，其厚不知若干寸也。仰光鋪金之佛廟，我遊尙有七焉。英人非同教者，然滅其國而敬其教，尙嚴吏卒重法律而爲保守之；若吾國艷此黃金，則取之以充國餉久矣，此真文野之別也。豈不恥哉？吾遊舍衛給孤獨園佛堂，雞足山鹿苑佛堂，英人非獨不廢，且特設吏卒，撥公帑，保守其遺廟焉。佛蘭西滅突尼斯數十年，猶不敢滅其教而取其祭田。卽突厥之暴，滅布加利牙塞維五百年，猶不敢廢其希臘教而取其祭田。卽今俄滅波蘭，芬蘭百餘年，尙不敢滅其教而取其祭田。萬國中或有暴主豪酋，敢以強權妄犯教宗者，舉國叛之，大啟兵禍。——德三十年之教爭，死人千八百萬，失地於四鄰無算，德分裂衰微，至今尙僅偏安而與奧對立，爲犯教怒也。公等寧不畏之乎？故大地自回

教以兵力行教外，萬國未之有聞也。今中國猶是孔教也，四萬萬餘人，其從耶教佛教者，不過數百萬，從回教者，千數百萬而止矣；餘四萬萬，殆猶是孔教也。假大部與諸公，乃由外國入主中華，兵力滂大，尙不敢犯四萬萬人之國教而收其祀田；況大部與諸公，猶是中國人乎？以各國異教，暴主豪酋，謬挾強權，妄犯宗教，猶觸舉國之怒，合而叛之，大戰三十年。大部與諸公，有幾何權力，乃能以數日之位，而行萬國異教暴主所不敢行之事乎？幸今四萬萬國人未之知耳！又久服從於專制國下，未知歐國之例耳！又未審共和國之法耳！故大部行此巨變之政，犯全國之怒，尙能安然無事，偷如歐俗，有此巨變，則國民咸操戈而起，與政府諸公從事。諸公數人，能當數萬萬人之怒乎？故大部只能恪守數千年之舊章，無更革祀典之權，更無收孔廟祭田之權——三也。

幸大部留意焉；若大部垂採鄙言，收回成命，不廢丁祭，保存祀田，猶聞絲竹，春秋之俎豆莘莘，永奉廟堂，黍稷之原田靡靡。則天下聞風，猶知嚮往；大教未墜，

人心未死，中國猶有望也。鄙人詠仁蹈德，鼓舞軒輦，願爲協律，再廣天馬之樂章；樂寫歌詩，願作中和之樂職，惟大部教之，不勝惶悚屏營之至！

### 覆山東孔道會書

季樵先生執事：

自戊戌造難，黨禍雲興，執事與苾園尙書，子靖侍郎，並遭黨錮。——北部則李杜齊首，東林則高顧並名，懷仰高山，愛而不見，流離絕海，久而未歸。加復劫灰日飛，滄桑親歷；國事危變，大教淪胥，悠悠爾心，相望不語，其爲感喟，何可言耶？頃者四海橫流，六經掃地；上丁竟廢陳俎，庚子不復橫經；論語已付燒蕪，餐舍鞠爲茂草。國家尊器而忘道，學子媚西而棄中。或疑爲無用，而論以迂愚；或自爲過去，而不周時用。甚且妄人無忌，降黜聖號，謂爲政治教育哲學之名家；儒冠欲溺，世相詬病；中風狂走，大浸稽天，吁可痛矣！

頃由門人梁啟超轉來賜書，承聞齊魯諸儒大發宏願，宏茲孔道，執事靈光  
巋然，領袖主持，宣揚聖教，夫當世衰道微之極運，忽覩中流砥柱之擎天，乃心西  
悲，憂極以喜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並承立總會於曲阜，廣郡國之推行，庶  
幾聲教四訖，爲道干城，人心不死，舊學未忘，德必有鄰，道或不墜。總會籌備，宏規  
大起，一一皆如祖所欲言也。惟承過許，推以所長，才質朽鈍，慚辱大命，非所承也，  
豈敢任也？

惟自昔者逾冠之歲，先窺百國之書，預憂洪水之來，深慮教宗之變。儒盡焚  
坑，撫羣經而夜泣；壁聞絲竹，念先聖而神悽。幸乃發爲公羊三世之微言，證明禮  
運大同之奧旨；推茲大義，徧註羣經；明撥亂之外，尙有升平太平之深微；知小康  
之上，猶有天下爲公之大道。道雖並行而不悖，泉必時出而爲宜，故能曲成不遺，  
用以範圍無盡。不量鄙薄，負荷大教，羣經註成，陳祭庚子，而以孔子改制考先焉。  
欲以孔道推四海而皆準，範千世而罔外；曾於戊戌進呈各書，並奏請開孔教之



會。不幸堯臺幽囚，秦焚遂至；餘生瑣尾，絕域流亡；執禮器而西行，抱遺經而南渡。居夷浮海，訂墜守殘；海鳥煙雨，註春秋於檳榔嶼中，須彌雲霞，訂傳記於大吉嶺上。遭時禁逐，十有六年，微尙所存，居幽彌篤；躬逢嘉會，寫我素心；敢不從諸公之後，冀少效涓埃之力？庶大教之不墜，俾斯道以重光。中國不亡，黔首攸賴；亡人回首，西望神州；泰山之雲雨彌天，洙泗之波瀾未沫。日歸日歸！言懷吾黨，努力努力！未喪斯文，謹布區區，惟希明鑒，敬問起居，不盡縷縷。

### 辛亥臘遊箱根與梁啟超書

一昨脂車宵邁，明月照影，僕夫戒時，巾笥先發，汽車颯馳，寢臺美睡，一夕千里；日過靜岡，遙望富士，瞻之在前，羣玉峯頭，白銀宮闕，橫雲封掩，真面邈莫。良願不遂，奈何奈何！午到國府津，遂見箱根：羣峯聳碧，松嶺夾綠；壓映海波，激瀉澗流。舊遊如昨，復集眼前，飯驅少憩，筍輿遂躋。蹬道紆空，危岫插漢。蜀坂九折，王尊所

叱，棧道千盤，杜陵是吁。澗湍餘寒，空瀝冰雪；荒山竟日，但見白草。縈紆萬徑，寂寞山家；狐兔時躍，人跡俱絕。凍雲殫壑，靄霧噎谷；飛雪晝舞，奇寒襲人。冷風刺面，重裘不溫；如臨絕塞，但歎荒涼而已。登陟勞止，一步三頓；加蕭蕭暮雨，滑滑春泥，窈窕松林，冥冥列岫；僕痲馬瘡，天昏日黑；前途渺渺，客舍茫茫。叩野人而篝燈，披荆榛而覓路；道狹草長，則下臨絕壑；澗曲峯迴，則前遮峭崖。遂乃覆車折軸，兩易乘載；踟躕路左，匍匐冥行；行路之難，宛其傷矣。所幸電話先通，客館迎至；忽乃連岡列炬，走卒夾途；或挽或推，前後各四；傳呼若鳴鑾，呵殿成八騶；淒苦之餘，忽化闌境。雲坭咫尺，天人變幻。入偃旅館，有若登仙；黃柑自青，銀魚入饌；與奴白飯，浴我溫泉；酒膩茶甘，香糜夢妥；雞鳴夜闌，風雨如晦；追思疇曩，感慨繫之。則天之旣白矣。乃策馬蘆湖，瞻望富岳；精誠開雲，積陰解駁；白頭倚霄，碧波欲冰；白帽倒影，上下摩照，光景奇絕，疑到忉利；遊時幾何，觀化無盡。湖邊得宅，板屋荒園；花石傴僂，波光泚泚；可以賃廡，便欲移家；不知桃源，此可終隱，其與吾子，將離隔矣。

此地昔在南北之朝，曾設重關之險，羣雄力競，俛仰千年。今則大道荒蕪，行人斷絕，今古異跡，令人慨慷。浮雲西馳，忽睨故國；金鐵鳴飛，神州陸沈；江漢滔滔，則樓船驚波；京邑岌岌，則風塵湧洞；成皋榮陽，復見劉項之相距；朔方西域，又聞吳越之稱王。慘淡兵戈，蕭條城野；月照白骨，是深閨夢裏之人；馬擁殘旗，慟部下招魂之祭；國殤漸無壯者，空巷只餘寡妻。嗟我遺黎，民生欲盡，一百日之倒戈，風雲慘贖；三百年之王業，宗社忽焉。每念宣室之陳，更感東市之戮；追思鼎湖之痛，自哀絕國之奔。摩黨人之碑，錮逾十載；寫湘纍之怨，行吟九歌。蕭蕭松柏，慕茂陵而不歸；莽莽河山，對新亭而下淚。江海萬里，乾坤百年；宗國瀕危，生民莫救。及黨禁之解除，隨舊朝而同盡。俛仰身世，悲從中來；自非木石，能無哀乎？

吾三周寰宇，徧閱君相，醉諸歐之金粉，考百國之寶書；厭飫乎石室之藏，倦遊乎息陬之操；已忘歎羨，自放行藏。吾道非耶？人間何世？諸天無量，星界萬千；生有自來，游爲偶現，八千往返，莫往莫來；億劫灰飛，不壞不捨。惟吾心之悲憫，忍斯

世之遠離。嗟我生民，實同憂樂。欲往乎公山佛肸，尼父之行慈；五就乎夏桀殷湯，有莘之任重。無成敗利鈍之逆覩，盡瘁鞠躬，無身名得失之求全。吾固喪我披艱掃穢，濡足匡時；光岳或完，黎民或保。仁人志士，其能忍乎？若夫處民絕之時，際國亡之厄，遠依異國，免居亂邦。逍遙帷闥，播弄鉛槧。徒以箸述爲暇豫，以酒博爲排遣。志學行仁，生平何事？嗟乎！梁生才薄，賈誼志希。伊尹聯鑣，駢斬同拯。日於虞淵，比翼齊飛。事教民於塗炭，荏苒歲暮。於今廿年，死生有命，進退維谷。豈伊異人，而有差池？夫單豹養其內，而虎食其外。拿破侖冒於行，而霧助其成。凡成功者，天人各半。巧存未必得，壯往未必失。前修多矣。吾才質老鈍，道德日負。西望孺博，寶氣鬱其光華。東懷君勉，雷霆走其精銳。思草堂之萬木，未盡凋零。藐烈士之暮年，平生飛動。行軍誰與？浮海徒傷。窮冬沍寒，荒山歲盡。白日西匿，長風萬里。嗟乎！天命憤悒云何？呵凍布懷，僵難覩縷。

# 林畏廬尺牘

## 答某公書

伏聞大帥以精卒數千，躡敵於滬尾之礮臺坡。執事所部張李成軍五百，裸袒咆哮，直犯敵陣；敵大創而退，獲其巨酋。帥方偉公之功，而提督某害公能，至用陵詆；幸卒見直於帥，厚加賞接，毗佐營務，至慰至慰！天下勳烈所在，積忌者亦與之終始；非甚銳退容隱，實無以自善其後。執事周閱世事，當能辨之。幕府之要，原以用才爲極策；顧文章之士，動多夸誕，如紆之類是爾！矧紆之所長，又未必足名爲文章者，執事竟欲歲糜千金，辟爲參佐，竊以執事爲過聽。

紆年十八，卽侍先君於臺灣，童幼不自尅勉，迴念宿過，慙沮萬態，固不足以益執事也。乃欲辟致舊時無識少年，引據戎幕，無論非紆所料；卽執事迴念紆童騃之狀，亦必以進紆爲過舉矣。老母明年六十，近視紆益驕貴，若乳下之子。每應

禮部試，如甚不得已而遣之，請留不可，行復懊悔。深念親意如此，豈忍割棄可戀之日，冒占尸素之祿，以遽遠老母？執事倘爲紓憐，必不忍以先君交誼之故，強致紓於幕下。且紓非自省之明，戀母之切，亦斷不忍以先君交誼之故，峻却執事。季父在臺，晤及執事，必能致紓誠款。方命之咎，死罪死罪！

### 答周生書

惠書獎借過力，至引王君薇庵、林君述庵事，推僕爲古之義士，傳聞失實；此則僕所慙悚，不敢遽受，必宜辨白者也。竊謂五倫中忽有朋友之一倫，戚非兄弟，分則路人；而古人於憂危喪亡之交，冒死捍衛，頗以爲過。及僕身被家難，學業不立，朝夜震局，莫省爲計；則存問誘掖，摩勵磋切，均吾友之力。方悟古人置朋友於五倫中，今果大享其利也。

薇庵、王先生，天性孝友，僕與游處二十餘年；其夫人躬被兄嫂摧殘，先生處

之夷然，視兄嫂加篤。僕窺察其意，咸出至誠，因愈加推重。先生亦蓄我如季弟，學問一事，匡獎尤力。先生既死，遺其子女二人，僕私誓將獨任其婚嫁，僥倖不負死友之諾。其子元龍，依僕十年，已入邑庠，頗以詩筆驚其長老。距薇庵死之數歲，林述庵亦被疫死於烏麓道院，僕奔哭弔之，舉族咸以幼子阿狀爲託，僕亦如昔之所以處元龍者處之，亦將十年。阿狀入庠，與元龍同，其詩筆雄警，不如元龍之滄峭。僕時時告以詩不足爲，當求有用之學，造儒者之道。僕之所以爲此者，爾時實未計其力之能至與否；卽彼二君審僕貧薄，亦未料僕之爲能教養其子也。僕之爲教爲養，並爲元龍娶婦，殆天幸使然；亦二子志趣，不忍忘其死父，始至於此。——究皆五倫中之常事，僕習知其故，不敢自奇；而足下爲僕奇之，何也？

且僕尤有懼者，設彼二子驕荒敗德，與僕爲難，則僕亦不過太息流涕，委諸氣數而已！此外尙有何術？推之中興勳臣，力造區夏，苟無天人合德，亦未必遽成絕大勳業。故君子任事，能歸功於天，不惟無禍，亦以養德；矧僕纖介之善，尤何足

云足下重我愛我，遂有逾量之譽，故不敢不辨。暑盛，伏唯珍衛不備！

### 與魏季渚太守書

紆南歸，計執事當北來。四月十四日，維舟紫竹林，冀得一遇。嘯桐往省其戚。羅公云：「執事少駐旅順，自度不能更待，遂南下，而心甚念執事。所制鐵艦，北軍曾否中程？而又傷人之多言。剛者之易折，皎者之易污也。中夜浩嘆，怏怏如有所失。方今小人之多，任事之難，在古實無可比例。蓋上有積疑之心，下多分功之思；有積疑之心，則膚寸之失，足累乎全局；有分功之思，則缺望之事，彌甚於仇讐。故凡語言酬應，精神稍不相屬，引憾已足刺骨；況又忼爽質直，自行己意，此人言之所以不直於執事，必欲求逞者也。」

執事此行，短執事於新帥者甚夥。紆策執事必坦然自信；然執事亦聞鄭袖之短楚美人乎？美人自多其貌，其受禍乃不在貌而在於掩鼻。今彼人亦以掩鼻



短執事者，執事安能必新帥之弗聽？王君之事，獄連裴少卿，惡王君，少卿且所不惜；矧於執事有先入之言乎？

爲執事計，不當南歸，當於北軍擇一善地處之；勿見才，勿任氣，苟有報國之事，以誠懇雍容出之。古來志節廉介之士，至有不能成大事者，以盡人知其爲志節廉介也。幹濟之士，先求韜匿，願執事留意焉！

### 出都與某侍御書

海隅伏聞清風，咸以敢言期許執事。比來都下，執事適糾察京畿，詢之同鄉官京朝者，又咸以執事爲敢言也。

屬者德人襲我膠州及即墨，震驚聖廟，此人心至痛之事，天下洶洶，爭赴都堂言事。某等默察國家大勢，以爲中國兵力，必不能及，皇上又不能置之不問。爲此因事建言，請皇上下責己之詔，鼓勵士心，並陳籌餉、練兵、外交、內治四策，歸於

自強。十一日，恭賚赴院，與堂期適左，乃用十六日沐浴以進，祇候栢臺竟日，以臺長未臨，令某等暫歸候諭。十九日，忽得片楮，命以二十日詣臺。乃司官詰駁，謂不合與宗室壽富聯名。又以條陳四策，間涉洋務，可自赴總署陳說，令將原詞掣回，並未云詞中有無窒礙等事。

某等至爲駭怪。我朝惟王公近支，不下交士大夫。壽富爲遠支宗室，與某等以道義相處十餘年，此次某方具草，彼亦懷稿來質，意見賂合，乃自毀稿而附名某後。不然，天潢之親，何由屈居布衣之下？總以義之所在，某等不容峻却，遂與聯名以進。至練兵、籌餉、內治、外交，司官斥爲洋務；試問此外尙有何事名爲正務？且栢臺不可下狀；試問何地尙可上言？想總憲粉飾太平，不欲人士貢其忠款，故極力阻抑。雖然，擇言何未善耶？邇時某等固可將壽富一名刪却，另繕以進，而義實不忍。司官不揆情理，動以憲諭見脅。某等初意，亦欲執理抗辯，第念今日士心震動，挾數百人而來，至有要遮總憲馬前，駿詞相稽，而總憲轉下禮優容。此等舉動，

某等深以爲不可。蓋尊憲署卽以尊朝廷，稍涉激厲，便非敬上之道。故敬謹將呈領回，而又不能已於言者。某等浩然南歸，再瞻闕廷，未卜何日？故隱衷必欲達之執事。

夫士氣不可使張；而言路尤不宜盡塞。總憲見人多口衆，則聽受其詞；若數人寥寥，以爲勢弱則力却之；然則後日上言者，皆將去禮而自恣矣。臺官在臺儘有權力，臺中本有故事——凡上書宜達天聽者，願執事力與臺長爭之，以廣進言之路。天下幸甚！

### 上郭春榆侍郎辭特科不赴書

十二月晦日，舉人林紓頓首頓首奉書侍郎閣下：

紓聞士之欲然能不累辱於世，必其自省無競於人；人亦將原其惡爭而崇讓也。而置之惡爭崇讓，世之善名也。紓七上春官，汲汲一第，豈惡爭之人哉？果一

第爲吾分所宜獲，矯而讓之，亦適以滋僞。而紆之省自當作，不敢更希時名，正以所業莫適世用；又患辱之累至，故不欲競進以自取病耳！

昨聞京兆陳公言：皇帝勅樞近大臣論薦天下人才，以備特科。執事竟以紆進，始疑駭以爲弗實；既而聞周比部松孫言：乃知執事果不釋乎紆矣。古大臣之進士，雖不出於士之自進，亦必平日省其道之宜進，察其人之弗苟，而後登之薦牘，用副皇帝之求。今紆行不加修，而業益荒落；奈何貪美名，覬殊賞，冒進以負朝廷，而並以負公也？公方以爲士之憧憧而造貴要大臣之門，蓋有所冀也；而紆獨無冀焉，宜若可取而用。不知中有所蓄，雖日有冀焉，可取而用也；中無所蓄，雖日無冀焉，不可取而用也。以經濟之美名，特科之殊賞，謂聞而無冀，雖專儒弗能。願紆以無蓄之身，又承累辱之後，故不敢也。

雖然，以公之清望，見重於朝；以特科之美名殊賞，足以款動天下士，獨公所薦士自屏弗進，世必以公爲真能得士也。紆亦苟取其懸爭崇讓之名，以沒吾齒；

則沒齒之名，又出於公之所賜矣。——謹頓首奉書以謝。

### 與國學扶輪社諸君書

伏讀文匯廣告，列我朝文家千餘，乃末座亦及鄙人；讀之駭汗股慄，如冬嚼冰而夏就火也。自計海濱賤夫，寄食長安，未敢通名字於貴要，及攀交海內有名之士。蓋自知至明，不敢以不學之身，冒得大名，爲非分之獲。不圖諸大君子，以海涵地負之才，成此重巨之事，乃顧盼及我，不止受寵若驚，幾幾駭爲非福。又念知己之感，古今所同。魁士所言，卽我之律法，胡敢不率？只合蒙羞，如命而已！

雖然，醜婦之出，明知其不見重於人，而亦不忘其塗抹。紓雖譯小說至六十餘種，皆不名爲文；或諸君子過愛，采我小序入集，則吾醜益彰，羞愈加甚。不得已再索敗篋，得殘稿數篇，尙辨行墨，寄呈斧削，果以爲可留者，請將已錄之拙作削棄，廁此數篇，雖非佳作，然亦醜婦之塗抹者也。諸君子其許我乎？

### 與姚叔節書

僕潛蟄京師久，咫尺之地，不與足下相聞；既而足下南歸，不居大學。有人言：校長不直足下；尋校長亦不見直於學子，且不見直於司學之人，而校長行矣。繼其事者，不知爲誰？然以足下之鴻學方論，宜其不容於大學也。

夫膏然不審中國四千餘年繼紹之絕學，則蔽於東人之言，此少年輕獍者所爲；雖力攻吾學，而不卽墮墮於其手。敝在庸妄鉅子，剽襲漢人餘唾，以擗摻爲能，以釘釘爲富，補綴以古子之斷句，塗堊以說文之奇字，意境義法，概置弗講，侈言於衆，吾漢代之文也。僮人入城，購摻紳殘敝之冠服，襲之以耀其鄉里。人卽以摻紳目之，吾弗敢信也。王、李之相競以能古，震川先生歸然不之卻，而後來古文之紹其傳者，未聞以滄溟、弇州爲正宗；矧弇州晚年之於震川，又何如？震川之痛詆弇州，已不以能古屬之；矧今日妄庸之鉅子，其道又左於弇州萬萬也。古人因

文以見道，匪能文卽謂之知道；蓋古文之境地高，言論約，不本於經術，爲言弗腴；不出於閱歷，其事無驗。唐之作者林立，而韓柳傳；宋之作者亦林立，而歐曾傳；正以此四家者，意境義法，皆足資以導後生而進於古；而所言又必衷之道，此其所以傳也。孔孟之徒，傳之勿替者，以其善誘也。莊列恃其聰明，高蹠遠步，唯晉人紹之，已而光焰燦然。然莊列之文，亦豈擗摻釘鉅如今日妄庸之鉅子者耶？

近者某徒某某騰譟於京師，極力排娼姚氏，昌其師說。意可以口舌之力，撓蟻正宗，且黨附於目錄之家，矜其淹博，謂古文之根柢在是也。夫目錄之學，書賈之帳籍也。京師書賈之老暮者，叩以宋明之槩歷歷然，謂文之有根柢者，必若書賈之帳籍，其可乎？貢父兄弟，讀書多於歐公；今日二劉遺集，寧足與居士集並立？矧庸妄之謬種，又左於二劉萬萬也。桐城之派，非惜抱先生所自立；後人尊惜抱爲正宗，未敢他逸而外軼，轉轉相承，而姚派以立。僕生平未嘗言派，而服膺惜抱者，正以取徑端而立言正。若弗務正，而日以擗摻釘鉅，震眩流俗之耳目。吾可計

日而見其敗。離遠久不得足下之書，故拾其所聞以相語，非斤斤與此輩爭短長；正以骨鯁在喉，不探取而出之，坐臥皆弗爽也。——紆再拜！

示兒書

諭珪子：

爾自瘠區，量以煩劇，凡貪墨狂謬之舉，汝能自愛，余不汝憂；然所念念者，患爾自恃吏才，遇事以盛滿之氣出之，此至不可。凡人一爲盛滿之氣所中，臨大事，行以簡易；處小事，視猶弁髦；遺不經心之罅，結不留意之仇；此其尤小者也。有司爲生死人之衙門，偶憑意氣用事，至於沈寃莫雪，牽連破產者，往往而有，此不可不慎。故欲平盛氣，當先近情。近情者，洞民情也。胥役之不可寄以耳目，以能變亂黑白，察官意之所不可，卽以是爲非；察官意之所可，復以非爲是，故明者恆輕而託之紳士。然吾意紳不如士，士不如耆。紳更事多，賢不肖半之；士得官府詢問，亦



有盡言者。然訟師亦多出於士流中，無足深恃；惟耆民之純厚者，終身不見官府。爾下鄉時，擇其謹愿者，加以禮意，與之作家常語；或能傾吐俗之良楛，人之正邪。且鄉老有涉訟應質之事，爾可令之坐語，不俾長跽，足使村氓悉敬長之道。死囚對簿，已萬無生理，得情以後，當加和平之色，詞氣間，憫其無知見戮，不教受誅，此卽夫子所謂「哀矜勿喜」者也。監獄五日必一臨視，四周洒掃糞除，必務嚴潔，庶可辟祛疫氣。司監之丁，必慎其人，黠者可以賣放，愿者或致弛防。此際用人宜慎，寬嚴均不可過則，衙役既無工薪，卻有妻子，一味與之爲難，既不得食，何能爲官効力？此當明其賞罰，列表於書室中。夫廉潔不能責諸彼輩，止能錄其勤惰，加以標識。其趨公迅捷者，則多標以事；凡遷延遲久，不能速兩造到案者，必有賄託情事，則當加以重罰，不必另標他役；一改差，則民轉多一改差之費矣。胥役以外，家丁之約束最難。薦者或出上官，或出勢要，因薦主之有力，曲加徇隱，則漸生跋扈；嚴加裁抑，則轉滋讒毀。要當臨之以莊，語之以簡，喜愠不形，彼便不能測我之

深淺，當留者留之，宜遣者以溫言遣之足矣。教民健訟，務在必勝；輕躁之官，恆左教而右民；庸碌之官，又左民而右教；實則皆非也。士大夫惟不與教士往來，故無籍之民，恃教爲符，因而魚肉鄉里。若有司與主教聯絡，剖析以民情之曲直，教中宗旨，博愛而信天；吾卽以天動之；彼迷信久，或可少就吾之範圍。吾有新舊約全書一部，爾暇時翻閱，擇書中語可備駁詰耶蘇教之犯律違例者，類鈔而熟記之。彼爲教中人，乃不省教書，卽以矛攻盾之意，庶免爲教餒所懾。且判決教案，以迅捷爲上；有司往往以延宕爲得計，久乃被其口實，至不可也。下鄉檢驗，務隨報即行，遲則尸變，且防兩造久而生心，故不若立時遣發之爲愈。尸場以不多言爲上，彼圍觀者，恃人多口衆，最易招侮。此等事，爾已經過，可毋囑。披閱卷宗，宜在人未經意處留心，凡情虛之人，彌綸必不周備，仔細推求，自得罅隙，更與刑幕商之，亦不可師心自用。凡事經兩人商推，雖不精審，亦必不至模糊。其餘行事，處處出以小心，時時葆我忠厚，謹慎須到底，不可於不經意事掉以輕心。慈祥亦須到底，不

能於不愜意人出以辣手。

吾家累世農夫，爾曾祖及祖，皆渾厚忠信，爲鄉里善人，餘澤及汝之身；職分雖小，然實親民之官。方今新政未行，判鞠仍歸縣官。余故凜凜戒懼，敬以告汝。不特駕馭隸役丁胥，一須小心；卽妻妾之間，亦切勿沾染官眷習氣。凡事須可進可退，一日在官，恣吾所欲；設閒居後，何以自聊？余年六十矣。自五歲後，每月不舉火者可五六日。十九歲，爾祖父見背，苦更不翅。己亥，客杭州陳吉士大令署中，見長官之督責吮吸屬僚，彌復可笑。余宦情已掃地而盡。汝又不能爲學生，作此粗官，余心膽懸懸，無一日宵貼。汝能心心愛國，心心愛民，卽屬行孝於我。爾曾祖父母以下，至爾嗣父，及爾生母，凡六大忌，用銀十二兩。此十二兩，余欲以汝所得者，市魚肉報饗。余隨時尙有訓迪。此書可裝池，懸之書室，用爲格言。



# 梁任公尺牘

## 答某君問辦理南洋公學善後事宜 癸卯

鄙人於教育學，研究殊淺，且未經實驗；尊問實難具對。雖然，既辱下問，且言不避嫌疑，屬以所答登諸報端，夫亦何敢有所隱？

我國現存諸學校中，其程度之稍高者，猶推南洋公學。而去年猶有此變，誠不得不爲公學惜，且爲中國教育前途惜也。要之中國今日民智漸開，頑舊之壓力，終無術以抵文明之思潮，抵之者如以卵投石，多見其不知量耳！南北洋兩公學，同爲一人所督辦；而北洋成績較優者，其董理之西人有優劣也。南洋公學之初辦，尸此位者已非人，此後又每下愈況焉，此實爲腐敗之一根原；然恐非足下之力所能及也。其次爲中國總辦之人。中國今日舉中國未有能知教育者，此無足爲諱也。必不得已，惟有虛心訪問，勿自尊大，而常以愛學生爲目的，則雖不能

完備，而可望有漸趨完備之一日。若欲仇民權自由之論，運手段以壓制之，吾敢信其雖總辦易十人，而學生之不能安如故也。學生不知此義則已耳，苟其知之，則無復有能壓制者。今日辦學校者，果有何術能使此等公理不入於學生之腦？既不能彼，而欲禁此，此百舉百敗之道也。

吾中國今日所大患者二：一曰無活潑進取之力，二曰無自治紀律之理。辦學校者，所以養成國民也。當針對此兩大缺點而藥治之，於精神上鼓舞其自由，於規則上養慣其秩序。今中國少年，言自由者紛紛，其實非真能知自由也。不知真自由，而競好偽自由，則自由之毒，不可勝言。今學校之程度稍高等如南洋公學者，正宜廣聘泰西名師，實闡高尚圓滿之哲理，使學生研究其真相，日有趣味，進而益上，而不然者，未有不激而橫決者也。於精神上既不得不伸，乃至並規則而破之，故呻吟於專制之下者，必起破壞思想，此物理之無可逃避者也。俄國學生所以競入於虛無黨，皆爲此也。破壞思想既起，其極也必取不可破壞者而亦

破壞之，燎原之勢，誰能撲耶？故精神上不有所變革，而欲求規則之能實行，必不可得也。苟精神既健全矣，則於其形式上之規則，又不可以不極嚴；不然，不足以養成有團結力之國民也。苟能爾爾，則吾敢信學生必無有騷動之事，學生之識力，隨教育之軌道而進者也。惟教者不循軌道，斯受教者亦軼出軌道之外。吾所見英、美諸國之學校，其形式上之專制，殆與軍隊同科，豈惟總辦教習之待學生爲然耳？即高級之學生，亦常帶監督初級學生之權利；而初級學生，常有服從高級學生之義務；乃至年幼者爲年長者擦衣服，擦鞋靴，不以爲怪。無他，以養成其忍耐習勞紀律之性而已。若此者何害？至如國學一科，言教育者萬不可缺。而漢文教習之難其人，又無待言也。要之，勿用總辦之私人，博採輿論，求其有文明思想，其行誼可以爲學生矜式者，雖學科不完備，猶能相安。若如前此教者之學力學識，尙不逮受教者，其何一日之能安也？教育之事，必使受教者敬服教者，然後其所教乃得入；若不慎選教習，而使有見輕於學生之道，未有能善其後者矣。

以上所言，專就學科上言也。然向來學校紛擾事件，往往有因飲食居處之閒而起者，此問題亦不可不研究也。各國學校，學生之飲饌，率皆極菲薄；而其能相安者，則其總辦提調教習，常與學生共食息焉。苟爾者，則使服役之人有不法事，皆能知之；下情不上壅，一便也；彼此平等，甘苦與共，雖粗惡亦無怨者，二便也。苟欲免此患，非實行此方略不可。鄙人所見如是，草率奉答；未嘗一經胸臆，聊塞盛意而已。以後若再有見及，當更以貢。

復友人論保教書 丁酉

得復書，慨然於中國之微，大教之衰，於其所以然之故，言之洞若觀火，久矣。夫天下之不聞此言也。既承不棄，今悉貢所聞，敢就來書，復道一二。

所論西教之強，憑藉國力，是固然矣；然亦有其本也。耶氏之起，猶太人疾之滋甚；其大弟子十二人，死於法者十一，其一人猶竄逐搜捕，瀕死數四，幸而免焉。



而已；而其精悍銳很之氣不衰，保羅以私淑之徒，縱橫排蕩，以昌其教，其繼起者，皆以死自任，歷三百年而後有甘站、丁沙、釐曼之徒，以國王而信其教者。自後教皇之權日益尊重，至於各國君主咸受加冕，於是國力之盛極矣。而不知其初之累受逼迫，皆一二匹夫之賤，百折不回以成之者也。

且寧獨彼教爲然哉？孔子既創教立法，以治萬世，而百家之言，紛然淆亂。自魏文侯師子夏，而魏有六藝之博士，是爲孔教得國力第一關鍵，則子夏之爲之也。以秦皇之無道，而博士具員以七十人，大儒伏生、叔孫通，皆官其職；太史公推原其故，以爲李斯知六藝之歸，斯爲丞相，故能如是，爲孔教得國力第二關鍵，則荀卿之徒李斯之爲之也。漢初多用武力有功之臣，文景、竇后，皆好黃老術，是時國力在於黃老，不在六經。及武帝用董子之言，表章六藝，罷黜百家，其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，於是天下之士，靡然向風，班孟堅以爲祿利之路，然祿利者，國力之謂也，於是而孔教之根址乃定，此爲孔教得國力第三關鍵，則董子之爲之也。

由此觀之，雖肉食者與有力；未有不由匹夫之賤，以強毅堅忍而成之者也。夫天下無不教而治之民，故天下無無教而立之國。國受範於教，肉食聽命於匹夫，是以彼教之挾國力以相陵，非所畏也；在吾之能自立而已。

西人論列國教，分爲三等：一有教，二無教，三半教。中國爲半教之國焉。蓋其聲明文物，典章制度，先聖所留貽，歷代所增益，實繁且備；若儕之於非洲之黑人，墨洲之紅番，固有不類。然其風俗之敗壞，士夫之隘陋，小民之蠢愚，物產不興，智學不開，耳目充閉，若坐智井，恥尙失所，若病中風，則直謂之無教可耳！孟子曰：『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；國之所存者，幸也。』又曰：『上無禮，下無學，喪無日矣。』斯則執事所云，尊之則興，不尊則亡，衰弱非所云也。今空言憂憤，無救危亡，思與海內有志之士，大明教之日，卽於亡之勢，而共求其可以不亡之道；語其條理，殆必自講學始。孔子聚徒，至以三千；輕、翟言學，強聒不舍；西人一切政藝，皆有學會。合衆人之聰明，以講求一義，則易明；聯衆人之聲氣，以主持一事，則易舉。故有天文

會、地學會、算學會、農學會、商學會、兵學會，其最小至於照像浴室，莫不有會。其入會者，上自后妃王公大臣，下及傭保奴隸；是以會中人與國爲體，而有國者以會爲命。

日本向主守舊，薺疲一類中土；近者翻然變易，維新以後，國勢蒸蒸日上者，雖其君相之雄才大略，實則其黨人之力量，有以成就之也。此其已然之效可見者也。今擬仿彼中保國公會之例，爲保教公會。凡入會者，人設日課，日有筭記，以發明經義切實有用爲主；五日或十日一會，相與反覆詰難，講求實學，及推行擴充條理；其一切天算、地礦、聲光、化電、顛門之學，各專其一，求以能著書爲主；其筭記每月一彙，公定去取，刻之以布示天下，以轉移舊習；其大會一在京師，一在上海；其會中人所至，必分立小會，見人必發明保教之義。由斯漸廣，愈講愈明，則此道之不絕於大地，當有望也。

今中國士夫習氣，平居不讀書，相見不言學，日以飲食遊戲相趨相競而已，

其碌碌豎子，固不足言；卽一二有志，亦爲風氣所束縛，而不能自拔。其最高流者，則徒私憂竊歎，而莫肯自任，以爲萬無可爲，乃自於於聲色詞章，度數十寒暑以去。噫嘻！安得不胥而爲彘哉？夫國計民命，卽不厝意，試問棟折榱崩，孰免傾壓？彼薤露之富貴，固爲埃塵；卽醇酒婦人，名山文字，亦豈能晏然哉？故竊以爲居今日而不以保國保教爲事者，必其人於危亡之故，講之未瑩，念之未熟者也。

夫春秋三世之義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；昇平世，內諸夏而外彘狄；太平世，天下遠近大小若一，彘狄進至於爵，竊嘗論之：孔子之道，秦以前所傳聞世也。齊魯儒者，講誦六藝，成爲風氣，外此則寥寥數子而已，所謂內其國也。自漢至今，所聞世也。中國一統，同種族者，皆宗法焉，所謂內諸夏也。若天所見世之治，施及蠻貊，用夏變彘，則過此以往，所有事也。夫以事勢言之：則今日存亡絕續之交，閒不容髮；以常理言之：則豈惟不亡？直將胥天下而易之，此事亦視我輩爲之而已。故知孟子「舍我其誰」之言，非夸而無當也。執事以爲何如？環顧天涯，同志能幾？

共此憂憤，天下之福也。若不河漢，請從隗始，何如？

### 答某君問日本禁止教科書事 癸卯

內地影響，隔膜情形，乃至如此！實我輩所不及料也。

此事之起已數月，本報因其與我國無甚關係，故不論次之；今烏得不略述一二？此事日本報紙，無日不登，所謂教科書收賄問題是也。日本各學校所用教科書，本須由文部省鑒定。去年因有某處女學教科書，內中一二條迹涉誨淫者，爲某報所訐。於是議論叢起，咸咎文部省之失檢；漸查出有收賄證據，各報攻之愈力，詆各省書肆以販賣教科書爲業者，率有所請託於文部省之檢定官，此盡人所久知者也，又不徒請託於文部省而已。彼出一書，欲其銷行也，則賄囑各處之視學官，各校之校長教師，使用其本，而因以獲大利。蓋教科書汗牛充棟，率皆大同小異，用此用彼，一惟視學官校長教師之所欲，故書賈以此爭捷足焉；此亦

日本社會腐敗之一端也。初時政府猶欲隱忍，後因各報攻擊，不遺餘力，迫於輿論，不得已而澈底究辦；至今此案未結，逮問者已千數百人，皆書賈與視學官校長教師之類也。而高等地方官，亦有多人。此事大快人心，各報何不平之有近且專以此爲攻擊政府之口實，謂文部大臣不能辭其咎；將來或因此案而現政府爲之動搖，引罪退職，以謝輿論，亦未可定。此等事正可爲日本民權發達之明證，而申報及內地人所揣擬，何其相反也？

復劉古愚山長書 丁酉

二三月閒，疊由楊君風軒兩賜手書，及味經隨錄、創建書院摺片、機器織布說略諸稿，循誦數四，欽佩千萬。惟於啓超獎飾過當，非所敢受，徒增慚愧。

啓超鄉曲陋氓，於一切學問，懵無所習，行年十七，始獲捧手於南海康先生之門，略聞古今治法，及中外變故，而學問既淺，閱歷尤寡，自撫歉然，烏敢語天下

事雖然，嘗聞之南海之言矣。學者所以經世也；學焉而不憂天下，無寧勿學。又曰：天下之事至鉅也，至曠也；苟欲以一二人之力振救之，雖大賢不能矣。然惟人人以不能自廢，而天下之患乃益大。是故雖有綿質陋學，苟率其不忍人之心，則未嘗不可以有補於天下，是用忘其愚固，振臂疾呼，極知無當，惟行其心之所安，竭其力之所能及。乃者強學議起，海內志士，頗跂息輻集，謂庶有瘳；既爲言者所沮，綿蕪未定，遽以輟散。今殫精竭慮，一載有餘，思復舊業，合大羣，拯大禍，終未克逮；固由才力之不及，抑亦世變之莫究也。

啓超自交李孟符，得諗先生之言論行事，以謂苟盡天下之書院，得千百賢如先生者以爲之師，中國之強，可翹足而待也。人才者，國之所與立也；而師也者，人才之大原也。故救天下之道，莫急於講學；講學之道，莫要於得師。書中謂今日顯禍，固在東南，隱患仍在西北，至哉言乎！嚮嘗竊竊過計，謂吾西北腹地諸省，風氣閼隔，人才乏絕，恐不足以自立。今獲聞先生之餘論，則變然起，釋然信。秦之可

以不亡也。今日東南諸省，蓋不救矣。沿海膏腴，羣虎競噬，一有兵事，則江浙、閩、粵，首當其衝，不及五載，悉爲臺灣。割棄倉卒，呼號莫聞；雖有堅銳，祇增盜糧；雖有智勇，束手坐斃。然則居東南而譚富強，其猶過屠大嚼；雖少快意，終不得肉。惟西北腹地，遠距海岸，彝跡尙罕，地利未闢，涎割稍遲，而礦脈之盛，物產之饒，隨舉一省，皆可自立。秦中自古帝都，萬一上京有變，則六飛行在，猶將賴之。故秦地若立，東連晉、豫，西通巴、蜀，他日中國一旅之興，必在是矣。先生以織局書院兩義立富教之本，可謂知務。旣以集股不易，織造恐致無成，甚矣！任事之難也。今欲糾大衆立公司，以興地利，無論何事，想皆不易就。權宜之計，莫如興小農，勸小工，如蘿蔔之糖，葡萄之酒，畜牛製乳，牧羊織毯之類，費本不鉅，盡人可行。及其旣盛，獲利亦可無量。又日本每歲手造器物，銷至美國者，值八千萬，美人畏之；然則機器固爲富國第一義。然必謂舍機器之外，而卽無術以致富，亦未必然矣。彼至纖極瑣，如草帽邊者，猶且爲出口貨物一大宗，他可知矣。故苟能擇西人喜用之物，與通商口



岸之人所喜用之西物，仿其式樣，擇數類而廣製之，雖手造遲鈍，不猶愈於已乎？勿謂其小，苟用者廣，出者多，何事何物，不足以生利？彼法國有以飼雞爲業，而數年之閒，至百萬者矣。故小農小工，最可用也。先生若有意於是，則此閒續譯此類之書，當以次寄上，以備采擇。其舊譯格致彙編、西藝知新等，亦多可采。但取與地相適者而仿行之，亦興利中應有之義也。若地物既漸闕，則轉運一事，實爲通津之大原。河輪馬路二者，苟能舉其一，以達於近江，其所補益，實爲無量；但此事恐亦非旦夕所能集耳！

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，自當以興學爲主義。近歲各省學堂之設，所在皆有。其爲法也，以方言爲開宗明義第一事，似得其本也。雖然，欲講學者，莫急於擇師。今之學方言者，以西人爲師乎？則貧僻之地，未必能以重修聘西人也；卽或能之，而西人之旅華者，大率傳教之士，不學無術，亦烏足以爲人師也？卽或能之，而言語不通，情意不達，烏在其能傳授也；以華人爲師乎？則今日之號稱通習西

文者，上焉者，能充譯署使館之繙譯，下焉者，能作洋行洋艦之通事，如斯而已；於西人之政事學問，非有所知也。夫僅能充繙譯作通事，其猶華人之能作華語，粗識華文者而已；欲講中學，而以能作華語粗識華文之人爲之師，雖五尺之童，猶知其不行也。然則欲講西學，而以能作西語粗識西文之人爲之師，寧非惑歟？徒使學者沾染洋習，捐棄大道，六經束閣，論語當薪，其猶壽陵學邯鄲之步，東家效西子之顰，故步盡喪，益形生醜。今日通商口岸之士習，殆類是矣。故啓超謂今日欲興學校，當以仿西人政治學院之意爲最善；其爲學也，以公理公法爲經，以希臘羅馬古史爲緯，以近政近事爲用；其學焉而成者，則於治天下之道，及古人治天下之法，與夫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，靡不融貫於胸中，若集兩造而辨曲直，陳繙羔而指白黑。故入官以後，敷政優優，所謂用其所學，學其所用，以故縫掖之間無棄才，而國家收養士之效。日本變法之始，即開此院，以故數年之間，人才大成，各用所長，分任庶政，是以強也。中國開學堂數十年，同文、方言之館，所在有之；

而其爲學也，不出於繙譯通事，是以弱也。

啓超自頃入鄂，則請南皮尙書易兩湖書院，專課政學，以六經諸子爲經，而以西人公法公理之書輔之，以求治天下之道；以歷朝掌故爲緯，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，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；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，而以各國近事近政輔之，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。今秦中興學，鄙意謂亦宜參用此意，務使中學與西學不分爲二，學者一身可以相兼，而國家隨時可收其用。而其尤切要者，千年教宗，運丁絕續，左衽交迫，淪胥靡日，必使薄海內外，知孔子爲制法之聖，信六經爲經世之書，信受通習，庶幾有救。先生以耆德碩學，悲憫天人，一言提倡，士氣振變，伏望努力，起衰扶危，則豈惟秦地之幸而已。

南海先生長興學記、新學僞經考、四上書記，各呈上數本，此皆先生嚆矢之書；自餘諸學，或撰而未成，或成而未刻，先以數種奉獻，亦略見一二耳！同門諸子，頗有所撰述，專以經學諸子學言經世者，秋閒或可刻成數種，當以就正。拙撰西

學書日表，淺陋已極，既承相愛，亦以奉塵；尙乞教之！南海先生頃游各省，所至講學，欲以開風氣，覺後賢，以救天下。去冬遊桂林，開聖學會，祀孔子，譯西書，桂士咸集，殆將大振。秋閒將遊湖湘，入巴蜀，來年二三月閒，或取道秦晉，以如京師。彼時啓超或能從遊，當可暢聆教益。今之中國，既如累卵，而東南沿海各省，益復朝不保夕。雖自竭其股肱之力，誠恐所志未就十一；而桑田滄海，倏忽已淪。故竊用憤懣，欲於腹地得二三豪傑，以共搢之。尊省振興之事，幸時相告；苟力所能及，靡不竭其拳拳，共矢血誠，力扶危局，亦未見天下事之必無可爲也。所懷千萬，苦未盡吐，容俟續陳。

致伍秩庸星使書 丁酉

去臘歸自杭州，省讀留札，謙牧懇切，有逾尋常；循誦再三，感悚萬狀。啓超上循公議，下迫賤事，未能從行，區區之情，具詳前覆，想已塵覽。自惟庸陋，靡所取裁，

顧承過愛，謬采虛譽，屈己相招待，以殊禮下士之風，昔賢所難。況在今日，雖未克追陪，然銘感之私，靡時或忘。竊聞之：仁者贈人以言，薄有所知，敢貢諸左右，以報盛意，惟垂擇焉。

美國之立國也，以自保爲主，而不與物競，故交涉繁難之事，較少於他國。惟華工一端，向者諸使臣咸束手焉。今夫美者，萬國之客民所合而成國者也，歐州人挈族以往者，歲以億萬計，其情形與吾華同，是客民也。而彼之國會必岐而二之；雖由吾國勢之不振，然亦不能盡爲國勢咎也。乃者與日本定約，約言日本旅華之民，當從最優之國相待。吾亦以是反索諸日本，日人則曰：『華民之旅於他國者，非上等人也；非上等人而責吾待以上等之禮，烏可行也？』此雖橫逆之言，而吾實無以難之矣。今夫華工之在美者，其始大率饑寒洊逼，謀生無術，瀕死亡命，迫而他逃，無家室，無產業，未嘗識字，未嘗讀書，未嘗受教化，起居飲食，言語舉動，皆有蠻貊之風。故美人初年，猶有令華工入美籍之請；及其後也，反從而禁

之。彼中人士，至昌言謂宜圈限華人，勿令與美族雜處，恐其獷陋之俗，傳染全國。嗚呼！吾之所以見輕見虐於他人者，有自來矣。後此往者漸久，漸衆，頗有致厚實，蓄田廬，長子孫者；而未經教化也如故，不識字不讀書也如故。孟子曰：『人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』以故華工醫集之處，街道湫隘，房屋穢溷，烟賭充斥，械鬪狼籍，名曰貴種，實同土番。夫我既土番矣，而欲人之不土番我，何可得也？故今日欲保華工，必以教華民爲第一義。教之之法有六：

一曰立孔廟。西國之人，各奉一教，則莫不尊事其教主，崇麗其教堂，七日休沐，則咸聚其堂而頂禮，而聽講；雖其教之精粗得失不必論，要之誘勸獎掖，涵濡漸摩，使人去暴就良，去詐就忠，其意至微，其法至善。今中國之人，號稱奉聖教，而農工商賈，終身未登夫子廟堂，不知聖教爲何物。故西人謂我爲半教之國，良不誣也。今宜倡義勸捐，凡華市繁盛之地，皆設建孔廟，立主陳器，使華工每值西人禮拜日，咸詣堂瞻仰拜謁，並聽講聖經大義，然後安息，則觀感有資，薰陶自易，民

日遷善而不知。自西人覩此威儀，沾此教澤，亦當肅然起敬，無敢相慢矣。

二曰、興書院。夫旅居既久，漸有子弟無師可就，無書可讀，幼而失教，長而洋傭，謬種流傳，永難自立。今宜就各市鎮，創立書院義學，由中土聘良師爲教習，而兼請西人以課西學，授西文。昔王文成在軍中，自編俗語歌訣，口授軍士，以作其敵愾之氣。近曾文正亦用其法，以授前敵及圍城中人，此教鄉曲粗人莫善之良法也。書院既立，則宜令各教習，編定此種書，專發明振興中國，保全種族之義，及工作商業等理，皆編成俗語以授之，人手一編，口碑載道，自強之效，油然而生矣。彼中各邑，向有會館，而規條未善，所延董事，率皆不學無術，誠能因其舊貫，改作書院，擬定課程，獎勵後進，毫不費力，而補益良大。西國最重文學，苟華人旅彼者，彬彬秩秩，說禮敦詩，惟彼西人，敢侮予哉？

三曰、設報館。報館之開風氣，裨國政，夫人而知之矣。西國無地不有，無人不可閱，以報館之多寡，覘國勢之強弱。今旅美華工林總日加，而報館無一焉，無惑乎

吾民之闇於商理，而昧於敵情也。今官設一華文報館，仿西國婦孺報之例，專用俗語，普勸華民以講求工藝，改革陋俗，集大公司，興大商務，乃心故國，共禦外侮等義。又西國西文各報，詆諆中國，無所不至，言過其實，熒惑聽聞。故西人聞其說者，輕我愈至，而虐我益甚。若能在彼中設一西文報，辨其同誣，昌言中國教化之善，及其可以振興之道，俾知吾國之尙有人在，則亦弭患無形之一術也。

四曰、擴善堂。善堂之意，昉自周官。相矚相救，謂之任恤。近泰西諸國，善舉滋多。吾粵好善，此風亦盛。省城之廣濟醫院，廣仁善堂，愛育善堂，香港之東華醫院，澳門之鏡湖醫院，常款或至數十萬。首事諸人，多爲衆信，漸至一鄉，議院之基，堂中宣講聖諭，印刷善書，救荒恤貧，訓嬰治病，教養兼行，爲益良大。港、澳兩院，至能漸收華民自治之權，效可睹矣。聞美國各埠，近亦有此，宜因其舊址，普加勸厲，益求擴充，增定條規，自由保護。選有志之士，以爲講生，刻有用之籍，以當善書。聞彼中娼妓極盛，受虐極苦；每有西人見而不忍，取攜以去。又鴉片盛行，爲人厭惡。凡



此陋習，皆由善堂設會禁止，我既自愛，人亦無辭。與可與之利，復已失之權，事屬善舉，則西人不至相疑。局既漸成，則華民得以自保，非細故也。

五曰、聯公會。外洋華民多設私會，各立名號，其類非一。不達時務者指爲亂黨，竊竊憂之；而無可如何。其迂者，乃多方設法，思所以散之。不知國之所以立者，恃民情之固結而已。東西洋諸強國，無一國不有黨，無一人不入會；未聞有以爲病者。豈不以固結之道，莫善於此哉？以故黨會愈多者，其國愈強。俄、英、法、美其較然也。中國此義未明，尙當思所以提倡之；況彼華工轉徙異域，其彼之立名目以相號召者，大率爲自相保護，冀免憑陵；或激念國恥，誓衆圖報，用心至苦，陳義甚高；亦人心不死，天運未改之符驗矣。今宜因此機緣，益加獎厲；愚者導之使智，散者合之使聚；毋挫其氣，毋渙其心，激以大義，約以法程，樹海外之干城，助中原之犄角。他日有事，必有大收其用者。

六曰、勸工藝。吾中國有遠過於西人者一事，曰：華工耐勞而索價少，西工惰

作而索價昂，此今日華工見逐之由，而實他日吾華人所藉以制彼族之死命者也。以華人之聰明智慧，加以工價之賤，操作之勤，苟能學習西法，深知其意，自行設廠置機，製造百物，雖盡五洲工藝之利權而奪之，不難矣。華人之旅美者，賃身為奴，十居其九，閒有自主經商者，大都販運故鄉衣物，以供傭保之所求；罕有集大股，立大公司，牟他人之利者，非力之不逮，殆未有明於商理，達於藝學者，以提倡之也。爲今之計，莫如集股設立工藝學堂，聘西人藝學師爲教習，選華工之子弟聰穎者以實之；不足，則招粵、閩子弟願學者，由總署取憑，送赴就學，專習丹青、雕刻、油漆、織作等類手工之事；其各種大機器，需本鉅而成事難者，姑緩從辦。三年之後，即可大成；則別招新班，而使學成者散游於金山、紐約等處；或歸中國，以所得新法傳之其人，擇其西人所喜用之物，必需之件，而專製之。十年之間，轉相仿效，彼中食用器物，將皆取給於華工之手。中國欲無富強，不可得也。彼區區之日本，其手工製造，用物玩物，售於美國者，歲值銀至八百餘萬，此亦工價賤而操

作勤之所致也；況中國之賤且勤，又過於日本乎？凡此數端，皆因勢利導，集事甚易。及夫成就之後，則大之爲一國命脈之所繫，小之亦爲華工生計之所資。至其措辦之方，亦有二要：一曰，與工相習而爲所信，與西人相浹而借其力。彼土華工，吾鄉人居十之七八，語言風俗，皆可通曉，其於相習，固易矣。執事淹實西學，又久處香港，爲鄉人所深知，使命一下，海外數百萬黔首，方將翹企踵，以望軺轍；使推誠布公，提倡大義，則令如流水，草偃風從，何款不集？何事不成？若其稍棘手者，則公使在外國，無自治其民之權，凡百措施，恐受牽掣；不知所陳諸事，與彼地方之公事，一毫無涉，不過助彼政府分其教養客民之勞，非惟無損於彼，且有大益焉。但使與其執政交誼稍洽，從容商辦，豈有執難？美國爲執事昔年遊學之區，彼中賢士大夫，必多舊好，言語相通，不勞繙譯，情意易達，商略易行。彼中善舉極多，義士林立，或卽延請美國名士，提倡主持，藉其治外之權，革我錮積之弊；匪直不憂阻闕，雖勸令美廷歲撥常款爲教養華童之費，可也。故此拳拳數事，責之他

人，必不能成；求之執事，必可立致。然則執事此行，乃天不欲絕此億萬生靈之命，而假手以拯之也。執事豈有意乎？今夫美國之苦逐華人，乃出於無賴工氓之所爲耳！其富戶固大不欲也，其政府固引爲慚德也。且有識之士，方且囂焉喟焉，議其非也。今日誠得其人，因勢利導，不侵彼中地方有司絲毫之權，而造我國商民無窮之福，亦何憚而不爲哉？方今時事多艱，外侮日亟，朝廷掃除常格，妙選精熟律法，洞悉外情者，而用執事。執事膺特達之知，受不次之擢，感激知遇，力圖報稱，其聯絡邦交，顧全國體，必有深謀良慮，以慰天下之望；其必不欲循例奉公，碌碌苟且，蹈巧宦之陋習，損海外之聞譽，此固無待於鄙言矣。顧區區之愚，以爲美使一職，舍保全華工而外，無他事可辦。華工一事，合前陳數端辦法，無他策可圖。執事而不思報國，不思立名，則已；苟其思之，則惟此一舉，可以建不朽之業，興大局之利，雪前此之國恥，作海內之民氣。三年之內，美境華工，將戴執事如父母；十年之後，海內人士，將服執事如神明，此真豪傑立功名之時也。

啓超學識既陋，閱歷更少，於天下大事，豈有所知？既承雅愛，待以國士，頗竭數日夜之力，圖所以報命者。竊謂悠悠萬事，惟此爲大，有大利而無小害，有百易而無一難。其試辦條理，頗經熟思，限於尺素，未能具陳；若蒙采擇，更當臚舉。伏惟裁察！

上粵督李傅相書 庚子

合肥相國，年伯大人閣下：

不相見者二十閱月矣；去國以來，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領事鄭君、東亞同文會并深君，三次面述我公慰問之言，並教以研精西學，歷練才幹，以待他日效力國事，不必因現時境遇，遽灰初心等語。私心感激，誠不可任。公以赫赫重臣，薄海具仰，乃不避嫌疑，不忘故舊，於萬里投荒，一生九死之人，猥加存問，至再至三，非必有私愛於啓超也；毋亦發於愛才之盛心，以爲孺子可教，而如此國運，如

此人才，不欲其棄置於域外以沒世耶！

啓超自顧愚陋，固不足以當我公之期許。雖然，公之所以遇啓超者，不可謂不厚；所以愛啓超者，不可謂不深。每一念及，無以爲報。竊聞之君子愛人以德，仁者贈人以言。公之所以惠啓超者，在是；啓超所欲還以報公者，亦卽在是。故敢竭盡其愚，惟垂採焉！

竊以今日國勢之危蹙，朝局之糜爛，雖五尺童子，猶識隱憂。明如我公，豈其闇之若斯者，本無待啓超之詞費也。然啓超竊觀公之所以自處，一若於地球之大勢，舉國之民情，尙有未了了者；請爲公姑述其一二：自甲午以來，割臺灣，割遼東，訂中俄密約，助西伯利亞鐵路之速成，割廣西甌脫之土司，割膠州，割旅順大連，割威海，割九龍，割廣州灣，與俄國定東三省不讓與他人之約，與德國定山東不讓與他人之約，與英國定長江不讓與他人之約，與法國定兩廣、雲南不讓與他人之約，與日本定福建不讓與他人之約。若此者，皆公在北洋及總署時經手

事件；而舉國之人所疾首而痛心者也。凡此皆不能盡指爲公之罪，亦未必盡出於公之意。而要之，自經此諸役以後，中國已非復中國人之中國，則萬目所共見，而百口所不能辯也。譬我有宅於此，甲乙丙數隊大盜，入其堂奧，點驗其材物，曰：某室之物，甲所有也；某院之物，乙所有也；某堂之物，丙所有也；又從而毀其垣，又從而踞其戶。若是，則此宅尙得謂我之有乎？彼之不卽持去者，特需時耳！所需者何？則所謂投骨於地，羣犬必爭，兩虎相鬪，必有一斃。泰西諸國，數十年來，汲汲於增修軍備，日日以彼此兵力，互相比較，使常足相敵而不肯少讓；而以近時鎗砲之進步，交戰一剎那間，可以流血漂杵，故各相憚而莫敢爲天下先也。中國所以得延殘喘於此五年間者，皆以此故。然而有虎狼之俄，拊我背而扼我吭，及西伯利亞鐵路之旣成，必無從向走無常而乞餘命，不待智者，固已知之；然使僅如此，猶冀其禍之可以在數年後也。然地球大勢之所逼，固有出人意料之外者。以葛爾之杜蘭斯哇，乃使持盈保泰，不輕用兵之英國，忽焉張鷹鼓以向之。不寧惟是，

英人一敗再敗，而至於殫獅子搏兔之全力，傾舉國之兵不足，而悉索之於屬地，借助之於友邦。不寧惟是，杜國以種族之關係也，而德人助之；以利害之關係也，而法人助之；於是飛天之火星，遂不得不超撒哈拉沙漠，渡地中海而撩亂於歐洲。啓超竊疑此書達於公之目的時，英、德、法、美、俄、日、奧、意、各國之電報，亦隨而至，未可定矣。因德、法而及俄，因英而及美、日，此又人人所同見者也。果爾，則今十九世紀之末年，將盈地球中皆硝煙彈雨。嗚呼！實千五百兆人人人股慄之時代哉！我中國人生長於螺殼之中，不知有天地間事，此等局勢，非所聞也；卽或聞之，亦以爲鄉鄰有鬪，於己無關；或且謂強敵相殘，是我之福。殊不知今日之問題，不在西歐而在東亞；今日之戰場，不在地中海而在太平洋；而所謂飛天火星者，曾不轉瞬間，已紛紛已集於我屋梁我牖戶而莫能救也。昔之所以暫緩瓜分者，慮相爭而憚用兵耳！今兵氣一動，我輩處衆矢共的之地，而欲免其難，譬之猶放羣羊於藪澤，而望已發威之虎，憐而活之也，以啓超論之：中國之存亡死活，卽在歐洲列強



酣戰之時；列強兵事始末之日，卽中國生命定奪之日。此語在他人或不之信，以我公之洞識時務，幕府多才，試一審思討論，當亦謂其無以易也。

外禍之逼，旣已如此，當其境者，宜如何戰兢惕勵，上下一心，國民一體，合全國之人才，修一國之整備。乃今也，內顧朝局則何如？皇上在位二十餘年，薄海愛戴，變法三月，百度維新，掃千年之積弊，爲萬國所欽誦。曾有何罪，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？國家多難，賴有長君，廢此英明絕世之聖主，而舉彼九歲乳臭不解漢語之溥儀，以爲傀儡，嗟彼梟獍，是何肺腸？今雖未敢易位，但言立儲，然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見。啓超筆下所欲言，未必非公心中所欲言，固不必更爲是贅陳也。卽果云立儲矣，抑豈不聞本朝祖宗之法，不許言及太子二字。儲貳金鑑一書，舉朝內外袞袞諸公，豈未嘗一寓目耶？而所謂大阿哥溥儀者，從何而來？祖宗之法不可變，此狐羣狗黨所以罪我黨人也。不知大阿哥溥儀之僞諭，爲守祖宗之法乎？爲變祖宗之法乎？從古亡國，皆有成例。今慮其取亡之具之未足也，而刻意摹倣

之，必求其酷肖齊備而後已。詩曰：『鴟鵂鴟鵂，既取我子，無毀我室。』啓超誠不解持此事之人，與大清十代二百餘年之祖宗，有何冤業？與我十八行省四百兆人，有何仇讐？乃敢於冒天下之不韙，而忍於下無類之毒也。彼輩以百千朝億之怨毒，集於康南海之一身，與其黨人。夫以二十餘年仁慈智勇之皇上，且若是矣；康南海何有焉？其黨人更何有焉？以全國之力而與一匹夫爲難，不足，則又賄託萬國，欲借全地球百數十政府之力以濟之，何求不得？何欲不成？勝之不武，不勝則不止爲笑矣。啓超以爲不殺南海，則天下僅一南海耳！殺一南海，吾恐天下之南海，將千百出而未有已；雖欲殺之，又可盡乎？卽如啓超，固不才也，曾不足以勞彼輩全力之顧盼；然竊自忖度，啓超若死於彼輩之手，彼死我者未必能高枕而臥也。譚復生之言曰：『魂當爲厲，以助殺賊。』所謂魂者，何物哉？卽百千萬億繼起者之怒氣與其熱力而已。今且勿論此事，竊聞自去歲以來，南洋、美洲、日本等處商民，屢有電請聖安及歸政之事，聯名以萬數千計。不知彼輩之視此商民，爲

義民乎？爲莠民乎？夫此商民者，餬口四方，身萬里，其與國家官吏之關係，旣已絕少，雖南冠之未改，已漢臘之幾忘，乃其於今上，不知何故愛之慕之，如赤子之戀慈母，此豈非直道在人，而天性同具者耶？聞公之簡爲商務大臣也，實爲勸諭此事，果爾，則公持節所及，欲作何語？此誠啓超所急欲聞也。

公之所受於彼輩者，豈不曰兩宮和好，勿聽人煽惑之言云爾！啓超請公捫心自思，皇上一一年以來在瀛臺作何狀？請公拭目一視，立儲之僞，上諭爲何語？而兩宮和好之言，顧忍出諸口耶？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；天下之人，豈皆師曠哉？大丈夫有死而已，斷不能向衆人前作昧本心之言。啓超竊料公半世英雄，未必有覩面目，而作此巫嫗媒婆之醜態也。若所謂聽人煽惑者，何人哉？則必以康南海及啓超爲罪魁矣。夫一年以來，南海在加拿大，啓超在日本，足跡未嘗一至他地，公所知也。而美屬數十埠，南洋數十埠，乃至澳洲、暹羅，散布全球，風馬牛不相及，雖欲煽惑，曷從而煽惑之？彼輩必曰：我等以信函文字爲煽惑之具也。啓超若辨

信函文字之有無，雖累千言，彼等固不之信；藉曰果有之矣。而彼輩不啻日日有偽上諭，處處有告示，以與吾輩相抵制乎？而何以政府之上諭，官吏之告示，曾不足以敵一逐臣片紙之信函？豈我輩之文字有魔術耶？彼輩若一念此，可以瞿然自省矣。

又頃者，聞海外各埠，相率立保皇會；而所至公使領事，出示禁之曰：是康有爲輩所立也。曰：爾小民皆有家屬，宜自念之，勿聽煽動也。啓超從報紙中，略見其告示之一二，而不禁色然而驚也。夫皇上，豈康南海一人之皇上哉？康南海之愛戴皇上，固也；然不能禁康南海之外，不使更有一人愛戴皇上也。彼輩日日有欲死皇上之心；而欲使普天率土之人，盡同於彼之所欲，是何異螻蟻嗜糞，而欲強天下物類盡投身於圜圃也？夫保皇會而可禁也，則立廢皇會者，必當賜級而立弑皇會者，必當封侯矣。昔京師士夫立保國會，彼輩則曰：保中國不保大清。今海外商民立保皇會，則彼輩亦將曰：保皇上不保太后。深文羅織，何患無辭？夫使大

清而果與中國一體也，則保中國卽所以保大清；使太后而果與皇上一心也，則保皇上卽所以保太后。而彼輩必斷斷然別大清於中國，別太后於皇上，吾不知其何解也？已先自分別；而欲人之不分別之，曾亦思鼓鐘於宮，聲聞於外，固有絲毫不能假借者耶？沈仲堂請誅三凶摺云：『率天下之人而叛皇上者，剛毅也。』嗚呼！啓超觀彼輩覲然食皇上之祿，服皇上之官，而敢於明目張膽悖倫逆理，出告示以禁保皇；而歎率天下之人而叛皇上者，不止剛毅一人也。至於小民，各有家屬，各自愛之，夫何待言？小民惟知皇上之可以保我家屬也，故愛戴皇上；其保皇之心，卽從其保家屬之心而發生，非有二物也。

夫九龍廣州灣，豈非小民維桑與梓之地耶？今者，祠堂被燬矣，墳墓被掘矣，鄉村被炸矣，財產被奪矣，妻子被淫矣，苛政之猛猛於虎矣，人命之賤賤於蟻矣。家也何在？屬也何在？長官如愛我家屬也，則宜爲我保之。彼已割者不可追矣；其與割爲鄰者，亦如釜中之魚，俎上之肉，今不爲曲突徙薪之計，後必有噬臍無及。

之憂。不知爲民父母者，何以待之？乃前日代民賣地之人，卽爲今日禁民設會之人；而今日禁民設會之人，他日又將爲代民賣地之人；無怪乎民之皇惑而嘖有煩言也。且彼輩之矜矜然以家屬爲言者，豈不以此爲脅制之具，而欲借以奪人民忠君愛國之誠心哉？古訓有之：罪人不孥。今日地球萬國，苟非三等野蠻不入人類之政府，從未有一人得罪牽及他人者；卽使果有罪矣，其於家屬，尙不能有一毫之關涉。若民人之忠愛皇上，思各盡其力以助君國者，則按之大清律例，果犯何罪乎？雖以問諸出告示之人，當亦無以應也。然彼輩猶以此爲言者，以爲人心之易欺，而官威之足恃云耳！不知商民久歷外洋，其受他族凌辱，蓄怨積憤也，已極。故其望中國維新自強，速蘇困阨之心，如滿爐熱火，勃勃不可壓制；又習見外國之所以能維新者，無不由民間愛國之士，合大羣經大險而後能成，其敬而慕之也非一日矣。萬口一聲，萬目一的，萬衆一心，萬心一力，夫豈區區無理取鬧之官威所能恐嚇？以啓超所聞，海外五百萬人，其瀝血誠以傾心於皇上者，十而

七八；若欲問其家屬也，以家八口計之，亦當有二三千萬人；閩、粵兩省之人，當逮問者過半矣。不知彼輩何以處之？方今外患燃眉，伏莽滿地，雖設盡方法，固結民心，猶懼不濟；而猶復從而騷擾之，逼迫之，驅而納之於冤霜憤泉之間。古語不云乎：『怨毒之於人甚矣。』彼其人之倡入此會者，必其有百折不回之心，置利害禍福於度外，雖質太公，固不能阻劉季之雄心；雖脅徐母，固不能陷元直於不義。而爲官吏者，猶復搏而躍之，激而行之，此伍子胥所以撻平王之墓也。

嗚呼！彼榮剛諸逆賊不足道，彼碌碌之官吏不足道，雖然，啓超竊嘗爲我公計矣。公雖然爲西后所眷，然廢皇上非公之意也。而榮剛諸逆賊，又忌公之望，而與公不相容者也。公憚於炙手可熱之權威，不得不奉行逆命，啓超亦諒公之苦心，而不爲怪。然嘗聞呂新吾之言曰：『可殺可生，不當爲人作荆卿。』公試一自思，卽盡其全力爲若曹作荆卿，於公何利焉？公位極人臣，名滿天下，今行年且七十餘矣，皤皤老翁，復何所求？今以末路晚節，乃更欲屈身於逆賊，所擁立九歲乳

臭不識漢語孺嬰之偽朝；且從而爲之效死力。竊計公他日之位置，不幸則爲李斯之轍殺，爲曹爽之族誅，幸則如孔光之爲莽三公，王祥之作晉太傅；而於公究何利焉？李固與胡廣趙戒書曰：「公等受主厚祿，顛而不扶，傾覆大事。後之良史，豈有所私？」啓超竊願公三復此言，而思所以自處也。

抑啓超所欲言，猶有進於此者。公固以識洋務聞於天下者也。公試一讀西史，豈不聞今日十九世紀，爲民權之世界乎？彼美與法不待言矣；若英，若德，若奧，若意，若日本，皆以民權而強者也。惟伸民權，故君主之位，益以尊榮。是以有國者而欲固其位，則莫如伸民權；有官者而欲保其祿，則莫如伸民權。彼民非必樂於爭權也；而無如處今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，非藉民權無以保國權；國權一失，而國民之身家性命，隨之而亡。泰西各國民之爭權也，皆所以自保其身家性命也；而中國憂時之君子，所以汲汲然以此義相提倡者，誠有鑒於今日天下之大勢，而知其不可以已也。故倡民權之人，其心地最純潔，而必無一毫利己之



私心存乎其間。其所求者惟在伸權；權一伸，而迅雷烈風之行，變作光風霽月之態矣。爲君相者，如遇民之爭權也，其所以善待之者，惟有一法，曰：因而伸之而已。英國與日本是也。今者英皇、日本皇之安富尊榮，世界莫與京也。而冥頑不靈者，從而壓制之。夫民權之爲物，豈可壓制者耶？不觀於水乎？愈壅之，則其決也愈甚。俄皇所以三代見弑於希利尼黨，法王路易第十六所以暴屍於市場，皆壓制民權之前車也。彼美國與法國，苟非壓制之已極，而至於萬無可伸，何至經八年之血戰，創從古未有之大革命，而變爲民主政體乎？合英、日與美、法前事觀之，孰得孰失？孰利孰害？爲民上者宜何擇焉？凡此所言，皆近百年來之事實，而世界得失之林，最彰明較著者也。公號稱識洋務，宜能知之；若猶不信，請以啓超之所舉者，質諸幕府之西人，當必謂其非誕言也。

今地球大勢之所逼，使我中國民權之機，不得不動。月暈知風，礎潤知雨，數年來之消息，有識者皆知之矣。此後其機之動，日烈一日，有盛無衰，有進無退，此

又歐洲諸國已然之成例也。而今日執國權者，猶膏於大勢，闇於利害，欲壓而激之；不知愈壓之其爆發也愈烈，愈激之則其逆行也愈急；是猶慮病者之不速死，而復從而鳩之也。天下力量最大者，莫如時勢。欲逆時勢而行，如以卵投石，立見摧碎；如仰天白唾，徒污其面。民權者，今日全地球時勢所驅迫而起也。昔張香濤著勸學篇，內有一篇，名曰正權，有天津通人某君論之曰：「此書十年以後，雖燒爲灰塵，天下人猶將掩鼻。」張氏模稜賤儒，不足道矣。至於我公，則豈宜闇之公若尙不悟，而欲以壓制爲得計；豈不聞「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」，防口且然而況於防其心，防其氣者耶？公辦之愈力，則愈益爲叢毆爵，爲淵毆魚，不徒促二百餘年國祚之傾覆，恐公之玉體，亦不免再見日本議和時之橫禍也。啓超之爲此言，固非以危詞聳聽者，蓋此理此勢，全地球之人皆能道之，非啓超一人之私言而已。知公之必不我信，雖然，因公之相愛，故心所謂危，不敢不告也。

若啓超者，則萬里亡人，瀕於九死，毫無勢力，固不待言。中原之事，豈敢過問？

凡所云云，固非欲恐嚇我公以求自免。何也？啓超之獲罪於逆賊，固知非筆舌恐嚇所能稍寬也。若公之所囑，使其學精西學，以待他日之用云云。啓超雖已感之，而亦有不能解者。何也？蓋啓超學成之時，國家雖或有用我之心，恐已淪亡而不能待也。若啓超自爲計，既爲四萬萬人之一人，卽中國絕我，我固不忍絕中國；然則今日亦有報效國家之方法乎？曰：有。但使一日不死，必倡民權之公理，順地球之大勢，以導我四萬萬同胞，使進於文明，以爲他日自立之地步。是卽啓超所以報效國家，亦卽啓超所以答公拳拳之盛心者也。

抑又有附陳者。公今度之督粵，朝旨所在，雖非逋臣所敢言。然粵中承前督腋削頹弛之極敝，而公繼之，赫赫具瞻。粵民之所以責望於公者，不一而足；公之所知也。竊讀報紙，見幕府所徵集者，類皆聲名狼藉千夫所指之人。此輩平昔之輿論，公未必不有所聞；或者使貪使詐，別有權衡。雖然，僉人勿用，昔賢所誠聞諸道路，頗不免有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憂。啓超竊爲公計，公之不理於衆口也，亦

已久矣。啓超望公自今一雪之，不願公之從而附益之也。然以天下大計比較之，則粵事又其小焉者也。放飯流歎，而問無齒決，此區區者更何足嘖嘖乎？姑一言之，待公抉擇而已。啓超以負罪亡人，本當引嫌自遠；但以公既殷勤垂愛，不可無以爲報。可與言而不言，非所以待公也。而此書所言，又知其必不爲公累，故除郵寄鈞覽之外，更布之於各報館，幸勿爲怪。熱血在腔，隨筆塗湧，恐貴人事忙，不能看冗長文字，故略陳一二，不盡所言。

上鄂督張制軍書 庚子

南皮尙書閣下：

嗚呼！往事已矣。閣下今日避啓超若將浼已，從前之交誼，既已盡絕；非惟閣下絕啓超，抑啓超亦絕閣下也。雖然，交雖絕，然尙有不能盡絕者存。則以中國者，爲啓超與閣下所同居之國；皇上者，爲啓超與閣下所同戴之皇。坐是之故，啓超

與閣下，私情雖絕，而公義未絕。故今者於忍之無可忍，恕之無可恕之際，不能不更以公義之言，進於閣下。閣下雖惡之嫉之畏之避之，願請始讀終篇，而一自省焉。

去臘二十四日之偽詔，閣下曾見之否耶？此詔之爲廢立，天下人皆知之，皆痛之；又不惟中國之同胞而已，卽西人東人亦莫不皆知之，皆痛之。閣下旣依附逆謀，必有飾詞以處此曰：是建嗣也，非廢立也云爾。夫此事之始末底蘊，彰明較著，人人共見，本不待辯而明者也。雖然，閣下咬文嚼字之人也，與閣下論大義，閣下必復出其俗吏舞文之手段，以巧爲彌縫。今請仍咬文嚼字，爲閣下一言。光緒五年閏三月，廷旨以吳可讀死諫一疏交議，有一摺洋洋千餘言，陳說吳氏所未及，慮有三事，非閣下之手筆耶？啓超猶記其第一件事，謂：「一生而已定爲後之義，卽一生而已定大寶之傳，合併爲一，將類建儲。我朝列聖以立儲爲大戒，高宗九降綸音，萬分剴切，今若建之，有違家法」云云。然則當時閣下之意，知建儲之有

背祖訓矣，又知預定嗣子之卽爲建儲矣。若今次溥儀之立，非所謂已定大寶之傳者耶？非所謂將類建儲者耶？非所謂自違家法者耶？何閣下昔日慮之，而今日不及慮也？其第二事，謂：『前代儲貳，纔構奪嫡，流弊已多。今被以紹統之高名，重以承繼之形跡，較之尋常主器，尤易生嫌。』云云。然則當時閣下之意，謂早定嗣子，易生嫌疑矣。夫以皇上親生之子，有承繼之形跡，猶易生嫌；而況於橫自外來之溥儀耶？何閣下昔日慮之，而今日不及慮也？其第三事，謂：『天位授受，簡在帝心，所以慎重付託，爲宗社計也。此時早定，豈不太驟。』云云。是當時閣下之意，以爲皇上雖生有皇子，但使皇上一日生存，則一日不必定繼統，若定之則太驟也。夫皇上卽生有皇子而早定之，尙且謂爲太驟，豈未有皇子而別定之，獨非太驟耶？何閣下昔日慮之，而今日不及慮也。

閣下摺中又有云：『託諸文辭，則可避建儲之名；見諸事實，則儼成一建儲之局。』此四語不啻爲今日言之矣。去臘僞詔末數語云：『謹當仰遵慈訓，封載

滿之子溥儀爲皇嗣』云云。閣下最精訓詁之學。試問皇嗣與皇太子之名義，有何分別？以此爲彌縫掩飾，又不徒狙公之朝三暮四而已。而閣下前者殷憂之言，今豈其遂忘之？閣下摺中又有云：『在兩宮慈愛之念，惟期於繼嗣繼續，久遠遵行，豈必亟亟焉指定一承繼之人而後慰？即穆宗在天之靈，當亦願後嗣聖德永綏洪祚，又豈必介介焉早標一嗣子之目而後安？』啓超每讀此數語，未嘗不歎其片言居要，善於陳詞，乃去臘僞詔，託名於預定承繼之人以慰太后，藉口於早標嗣子之目以安穆宗。而閣下顧矚若寒蟬，未聞一伸前說，何其無記性歟？抑無血性也？凡以上所錄，皆閣下摺中原文，未有一字增減。啓超竊以爲即以此摺上之於今日，雖不能收格心之效，仍不失爲正名之言。何意前後歷二十年，閣下位已尊矣，名已高矣；遂乃一口兩舌，食言而肥。前日能慮吳柳堂之所未及慮，今日可慮之事，視前此加十百倍，而憊然安之，又從而瞻助之。吾不知閣下曾有何面目以見天下人？更有何顏以自讀光緒五年之奏議也？

雖然居今日而論建儲之是非可否，正所謂「放飯流歎，而問無齒決。」此  
次之變，實爲廢立，而非建儲，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見，卽以閣下之無恥，但使清夜  
捫心自問，亦未必無天良發現之時。惟是驟然以不諫廢立之罪罪閣下，而閣下  
之口必不服，故卽如閣下之意，謂不過建儲而已，而閣下之不諫建儲，其罪已不  
容於死。嗚呼！閣下其無謂天下人之易欺！前有千古，後有萬年。李子堅與胡廣、趙  
戒一書，願閣下日三復之也！至啓超此次移書之意，又非故爲嬉笑怒罵，以快洩  
其積憤云爾。今日中國之命脈，繫於皇上，而皇上之生命，懸於北庭諸逆之手。諸  
逆之與皇上，不兩立也久矣。前年之變，得劉峴帥十二字之電奏，而皇上之命得  
延一年；去臘之變，得經蓮珊及海內外之電奏，而皇上之命得延至於今日。願皇  
上一日不去，則諸逆之眼中釘一日不拔，勢成騎虎，豈肯罷休？今者峴帥已去任  
矣，蓮珊已被逮矣。逆賊心目中已無疆臣，已無輿論；自謂橫行天下，誰敢奈何？禪  
讓之詔，不出於期年；鼎湖之痛，卽在於眉睫。閣下如自外覆載，甘心從賊，屈膝於



孺嬰之下，乞憐於操莽之朝，夫復何言？若猶有一線之天良，眷念神州，顧戀舊主，上畏昊天之視聽，下思良史之袞鉞，則亡羊補牢，今猶可及；日暮途遠，更不容遲。若能率三楚子弟，堂堂正正，清君側之惡，奉太后頤養耄年，輔皇上復行新政，策之上者也。如是，則閣下之威名，當輝於五洲，互於萬古；卽不爾，而遠之追念光緒五年之初心；近之效法劉制軍、岑廉訪、經太守之愚忠，以一紙之封事，謝天下之責望；身旣膺兼圻之威，言卽有九鼎之重，亦可以寒賊膽於萬一，拯君難於須臾；策之次者也。

雖然，啓超雖言之，而有以知閣下之必不能行也。知閣下之必不能行，而猶不自已於言，正以公義之不可以絕也。閣下之所以必不能行者，何也？亦曰：全軀而已，保位而已。然以啓超計之，閣下靦然澘然，爲妾婦之容，以媚逆賊，而所謂全軀保位之道，遂果得乎？彼逆賊者，遂能撫閣下如螟蛉，豢閣下如犬馬乎？啓超竊意其終未必然也。側聞去臘今春，曾兩次電召，電下而又中止，此何爲乎？臺

官交章彈劾，特派欽差查辦，此何爲乎？怒擲報效之七千兩，嚴旨申飭，詞意俱厲，電報瑣費，斷斷然與閣下計較，此何爲乎？閣下奴顏婢膝，以向諸逆，諸逆豈能推置腹以待閣下？況戾太子之嫌疑，近方在閣下之肘腋，聞諸道路，頗有謂閣下與授意假託，將藉之以行大事者。而日本鄂生之言，述閣下隱寓深意，尤有不可聽聞之語。啓超固信閣下之必無是事，無是心也；非以閣下之忠而信之也。白衣秀士王倫，豈能占梁山泊一席之地？是以知閣下之必非其人也。雖然，彼諸逆之視閣下，實儼如一敵國。閣下今日之地位，如以獵人而向羣虎膜拜，其幸能免乎？其終不能免乎？閣下固無自主之權也。欲歸新黨，而新黨不屑有此敗類；欲附賊黨，而賊黨亦不願有此贅瘤；卒至進退失據，身敗名裂，後世諡爲至愚，千載指爲奸佞，翻雲覆雨，究何益乎？居恆讀史至胡廣、孔光、馮道故事，孰不憐而笑之？嗚呼！其無使後人而復笑後人也。

啓超萬里投荒，一生九死，頭顱聲價，過於項羽，俯仰千古，亦足自豪，鉏耨滿

地，日日可死；雖然，但使一日立於天地之間，則一日不能忘中國忘皇上。西風殘照，漢家之陵闕已非；石爛海枯，精衛之冤誠難改。蹈跡東海，昔昔猶夢長安；移文北山，字字不容假借。不辭瘡口，更瀆清塵。孔子曰：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」吾知罪矣。

復金山中華會館書

庚子

著者自戊戌政變後，養晦東瀛，一年有餘。去年秋冬之交，因美屬金山大埠華人致電，敦請往美，遂於十一月由日本首途，道經檀香山，擬小住一月，即便前往。總署聞之，驚惶失措，遂移檄駐美使臣伍廷芳，令其阻止登岸；且謂「梁某昔經該使臣奏調出洋，且屬同鄉同縣，若該使臣不竭力阻止，則是有意招致，該使臣不能辭其咎」等語。伍使商諸美外部，未能得許。伍寢食不安，無所爲計，乃會集中華會館紳董之守舊者，請其致書檀島，力勸勿往，大意謂：官

吏懸賞購刺，無賴小民及貪利洋人，既已預備藥彈七首以待，切宜自愛！勿投身險地云云。著者得書後，即復此書。

中華會館諸鄉台均鑒：

奉讀賜翰，具見殷勤相愛之盛心，銘感無已！弟自去年十一月，自日本首途，本擬在檀島小住月餘，於上元前後，便到大埠，奈爲疫症所阻，至今濡滯，未能前來，方用歉仄。乃承手教，勗以自愛，勸其他行。弟捧誦之餘，亦未嘗不且感激而且躊躇也。獨念死生有命，非人力所能強爲；苟其死也，雖安坐廣廬之中，餌之以參苓，擁之以近侍，終無可逃；若其不死也，則如從軍者擲身於硝煙彈雨之間，航海者賭命於鯨濤鼉浪之窟，其不死自若也。且無論遠者，即如弟之一身，當前年八月之變，雖有十頭顱，亦不足斫矣。然而至今猶儼然生於人世間者，豈非未獲死所，而造化小兒未許我以暇逸耶？人生只一死耳！從未有生而不死者，亦未有死而復死者。死何足畏？弟如畏死，則何難媿阿闍訶，婢膝奴顏，以求自身之安樂於

名場宦海之閒？自顧才力，度未必出現時官吏之下。而弟不願如此者，以良心難昧，而血性不能盡無耳。方今瓜分之禍，懸於眉睫；家鄉故土，已屬他人；舉國同胞，將成左衽。向小朝廷求生活，實覺無顏。且君辱臣死，古之常經也。今者聖主被幽，操莽弄柄，篡弑之局，千古一轍。雖五尺童子，猶能知之。袞袞諸公，豈猶膏焉？使李鴻章、伍廷芳，清夜捫心自問，豈不知所謂上諭者，非出皇上之口？豈不知所謂大阿哥溥儀者，不過賊臣所借以傀儡？豈不知新黨盡戮，皇上隨之而弑？豈不知皇上既弑，中國隨之而亡？而彼顧靦然倪然，奉僞詔若神明，仇新黨如蛇蝎者，不過欲媚呂雉、武嬰、曹操、司馬懿，以保其目前之祿位而已。不知國且不保，位於何存？種將爲奴，祿更何有？即使劇秦美新，獻符命於新朝；朝晉暮唐，爲五代之元老；然而大廈一傾，冰山安在？覆巢之下，完卵難期。諸公之所以自爲計者，似巧而實拙，似智而實愚也。況內地人心，積憤已極。朱虛敬業，既藏器以待時；勝、廣、黃巢，亦揭竿而蠢動。彼輩猶復攫豪傑之公憤，行野蠻之劣謀，吾恐其不惟受天下之唾罵，

而首領亦將不自保也。雖然，彼輩既立僞朝，自不得不奉逆命，不過苟求自免，諒非出於本懷。春秋之義，責備賢者；既非賢者，吾何責焉？

至於弟則前年八月，已是九死之人，此後餘生，皆聖主之所賜。自今以往，爲君父而捐軀，爲國民而流血，固所願也。既畏死則不任事，既任事則不畏死，礮彈何物？炸藥何物？豈足以阻大丈夫前進不退之心耶？北京廣東，尙且敢往；而何有於金山？天心未去，帝黨多才，內外諸豪，星羅棋布；其智能勇略，過弟百倍者，不可勝數。若弟者，有之不爲多，無之不爲少，拚頭顱血肉以激動天下豪傑之公憤，以爲中國文明之引線，弟之榮幸，何以加焉？諸君子拳拳見愛，代爲之謀，弟之感銘，有加無已！雖然，弟之初志，固不可渝，謹謝盛心，幸恕方命。頃者檀山疫症，尙未盡息，輪船附客，頗多窒礙，一俟平復，便當遵行，到大埠時，更當面謝。

抑弟更有瀆陳者：今日中國危亡，迫於旦夕。吾粵錦繡輿壤，尤爲各國所垂涎。九龍廣州灣慘狀，凡有血氣，聞之傷心。古語不云乎？「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」

毋謂鄰宅失火，於己無關，須知前車既傾，後軫宜戒。當一年以前，新安遂溪之人，豈知有今日之慘酷耶？使當彼時有告之者曰：汝之地將被割，汝之鄉將被炸，汝之身家將不保，汝之祖宗骸骨將被發掘，汝之妻子將被掠淫，其誰信之？將逐之以箠而唾其面矣。試問我三邑、四邑、香山、惠潮諸地，與九龍、廣州灣相距幾何？再進一步，則禍已臨頭。今者莽在朝，內訌紛起，惟有力以殘善類，曾無法以拒外夷；除非敵之不來，但有求而必應。念及故鄉，誰敢保其三年無事哉？三年以後，出洋既爲外國，歸去亦是外國；出洋被陵被逐，歸去亦被陵被逐。茫茫大地，竟無吾民託足之區。凡我兄弟，寧能無父母桑梓之念耶？卽不愛皇，卽不愛國，亦當愛身家；其忍聽呂武、操莽爲我寫賣奴契也。弟言及此，知必有逐弟以箠而唾弟之面者。然弟誠不忍我兄弟隨新安，遂溪諸縣人之後，徒坐待禍至始覺，而噬臍無及也。伏望諸君子熟察利害，激厲良心，去逆就順，共保聖皇，共救國難，共衛身家，實所厚望。勿勿布復，不盡所言。

## 游臺第一信 辛亥

編輯部諸君鑒：

僕等以二月二十四日成行矣。茲游蓄志五年，今始克踐，然幾止者且屢。若再荏苒，則彼中更炎歊不可住，又當期諸一年以後，故毅然排萬冗以行。首途前，蓋數夜未交睫也。吾茲行之動機，實緣頻年居此，讀其新聞雜誌，盛稱其治臺成績，未嘗不愀然有所動於中。謂同是日月，同是山川，而在人之所得，乃如是也。而數年以來，又往往獲交彼中一二遺老，則所聞又有以大異乎前，非親見又烏乎辨之？此茲行所以益不容已也。大抵茲行所亟欲調查之事項如下：

- 一 臺灣隸我版二百年，歲入不過六十餘萬。自劉壯肅以後，乃漸加至二百餘萬。日人得之僅十餘年，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，本年預算且四百二十萬矣。是果何道以致此？吾內地各省若能效之，則尙何貧之足爲憂



者？

二 臺灣自六年以來，已不復受中央政府之補助金。此四千餘萬者，皆臺灣本島之所自負擔也。島民負擔能力，何以能驟進至是？

三 臺灣政府，前此受其中央政府補助數千萬金，又借入公債數千萬金。就財政系統言之，則臺灣前此之對於其母國，純然爲一獨立之債務國，今則漸脫離此債務國之地位矣。此可謂利用外債之明效大驗也。吾國外債可否論，方喧於國中。吾茲行，將於茲事大有所究索。

四 臺灣爲特種之行政組織，蓋沿襲吾之行省制度，而運用之極其妙也。吾國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議，方曉曉未有所決，求之於彼，或可得師資一二。吾國今後言殖產興業，要不能不以農政爲始基。聞臺灣農政之修，冠絕全球，且其農事習慣，多因我國。他山之石，宜莫良於斯。

六 臺灣爲我領土時，幣制紊亂，不可紀極。日人得之，初改爲銀本位，未幾遂

爲金本位。其改革之次第如何，過渡時代之狀態如何，改革後之影響如何，於我國今日幣制事業，必有所參考。

七 日本本國人，移殖於臺灣者，日見繁榮。今日我國欲行內地殖民於東三省、蒙古、新疆諸地，其可資取法者必多。

八 臺灣之警察行政，聞與日本內地系統不同。不審亦有可以適用於我國者否？我國舊行之保甲法，聞臺灣采之而卓著成效，欲觀其辦法如何？

九 臺灣之鴉片專賣事業，自詡爲禁煙之一妙法，當有可供我研究者。

十 臺灣前此舉行土地調查，備極周密，租稅之整理，其根本皆在於此。何以能行而民不擾？又其所行之戶口調查，係適用最新技術，日人自誇爲辦理極善。今者日本本國將行國勢調查，卽以爲法，欲觀其實際詳情如何？

吾茲游所調查之目的略如右：其他，則俟臨時當更有所觸發也。首途以來，入夜必爲游記，歸後當更布之，或亦吾國治政聞者所急欲觀乎？舟次百不備，文

蕪不可讀，惟亮察。

## 游臺第二信

編輯部諸君鑒：

昨二十八日抵臺矣。沿途水波不興，雖深畏海行，如明水先生者，亦飲啖勝常，至可喜也。前日舟掠溫台界而南，遙望故國，青山一髮，神往久之。占一絕云：

滄波一去情何極？白鳥頻來意似闌。却指海雲紅盡處，招人應是浙東山。  
舟中設備極新，娛樂之具畢陳，日本人航海事業之發達可驚也。已置無線電報，在舟中發行報紙，未至前一日，遣老林君獻堂，即以無線電報歡迎，且祝海行安善。亦占一絕云：

迢遞西南有好風，故人相望意何窮？不勞青鳥傳消息，早有靈犀一點通。  
舟次多暇，日以詩自遣，得十數章，當以入游記，不復鈔呈矣。

舟入雞籠，警吏來盤詰，幾爲所窘，幸首途前，先至東京，乞取介紹書，否則將臨河而返矣。臺灣乃禁止我國人上陸，其苛不讓美澳。吾居此十年而無所知，眞夢夢也。

雞籠舟次，遺老歡迎者十數，乘汽車入臺北，迎於驛者又數十。遺民之戀戀於故國，乃如是耶！對之惟有增慙。舍館甫定，匆匆奉布，不盡萬一。

## 游臺第二信

編輯部諸君鑒：

首途後奉兩書，計以次達。抵此已五日，日則詣各局所調查，夜則與遺老相晤對，無片晷得休息也。雖爲日尙淺，然已起種種異感。諺所謂：「百聞不如一見。」不虛也。根觸萬端，豈片紙所能述？俟諸異日耳。

此間百無所有，惟有一總督府耳。總督，天帝也，立憲國之君主，視之蔑如矣。

其官吏別有一種習氣，居日本十年所不能覩也。吾至此不得不以禮往謁，乃適如昔人所謂因鬼見帝者，殊可一笑。三謁不得要領，卒辭以疾，殖民地之官吏，如是其尊大也。猶謝其派一通譯官爲嚮導，乃得徧歷諸局所調查，獲種種便利，此莫大之人情耳。

劉壯肅所營故城毀矣，留其四門以作紀念，今屹然於西式聖室與東式木屋之間，日過其下，劇心怵目。故撫署今爲總督府，吾曾入之，歸而累欷得一絕云：幾處榱題敝舊椽，斷碑侈剝草成煙；傷心最有韓南澗，凝碧池頭聽管絃。遺老之相待，有加無已，自顧何以當此？昨日乃集百餘輩，設大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蒼芳樓，吾席間演說之辭，真不知如何而可屬耳在垣，笑顰皆罪耳！他日當以入游記，此弗述也。夜歸賦長句四首以謝，今錄呈其一，傷心人讀此，應同茲懷抱耶？

遠游王粲漫懷歸，却踏天涯訪落暉；花鳥向人成脈脈，海雲終古自飛飛。

尊前相見難啼笑，華表歸來有是非；料得隔江諸父老，不緣漢節始沾衣。

明日將入臺中矣，懷抱殊惡，不罄百一，悉容續報，惟眠食自攝！

### 遊臺第四信

編輯部諸君鑒：

吾茲行，乃大失望。臺灣之行政設施，其美備之點誠極多；然此皆一般法治國所有事耳，不必求諸臺灣也。吾所爲殷然來遊者，徒以臺灣居民，皆我族類，性質習俗，同我內地。欲求其制度之斟酌，此性質而立者，與夫其政術之所以因此性質而利導之者，吾居此峽，而不禁廢然思返也。臺灣之足稱爲善政者，則萬國之公政，無論措之何地而皆準者也。若夫臺灣特有之施政，爲日本內地及他文明國所未行者，斯則非直吾國所能學，抑又非吾之所忍言也。吾旬日來劇心怵目，無淚可揮，擬仿白香山 秦中吟，爲詩數十章記之。今先寫三首奉寄，以當面

斗六吏

警吏陣斗六，數百如合圍。借問此何者？買地勞有司。赫赫糖會社，云是富國基。種蔗當得由，官價有程期。小人數畝田，死父之所遺；世守亦百稔，饅粥恆於斯。願弘一面仁，貸此入口飢。欲語吏先嗔，安取閑言辭？府令卽天語，豈天乃可違？衆雛各有命，何不食肉麋？出券督畫諾，肘後吏執持；拇印朱爛熳，甘結某何誰。昔買百楮強，今賣不半之；便願不取直，方命還見笞。一日買十甲，一月千甲奇；入冬北風起，餓殍闖路歧。會社大煙突，驕作竹筒吹。

墾田令

府帖昨夜下，言將理原隰。自今限民田，人毋過十甲。聞官方討蕃，境土日安集。墾草宜待人，官寧親耨。官云汝母國，齒稠苦地陬，每每此原田，將以世其業。舊田不汝迫，帝賚已稠疊；安得非分求？無厭若馮斂。貴人于于來，生事須

長鬣；汝能勤四體，自足丐餘汁。吁嗟討蕃軍，巨萬費楮帖。借問安所出？毗隸與蠶妾。舊田賣已空，新田取難襲。鬻身與官家，救死儻猶及。悠悠彼何人，哀哀此束溼！

公學校

道周逢羣童，人言是學生。借問何學級？所學何課程？此間有良校，貴人育其英；烏民賤不齒，安得抗顏行？別有號公學，不以中小名；學年六或四，入者吾隸萌；所授何讀本？新編三字經。他科皆視此，自鄒寧足評？莫云斯學陋，履之如登瀛。學塗盡於斯，更進安所營？貴人豢我輩，本以服使令；豈聞擾牛馬，乃待書在楹。漢氏厲學官，自取壞長城；秦皇百世雄，談笑事焚坑。

右詩不過舉其一二事，卽一事亦不過舉其內容之百一；實則重傷累感，豈筆札所能傳者？臺灣自有所謂土地收用規則者，與日本現行之土地收用法迥別。凡官吏認爲公益事業所必要者，得任意強取人民之所有；而所謂行政訴訟，



行政訴願者，絕無其途。前年斗六廳下，至出警吏數百合圍強攫，猶其最著者耳。其他類此者，月有所聞。臺灣人之財產所有權，固無一時可以自信自安也。至於教育事業，則更如兒戲。詩中所言，乃其學制耳！若夫學校教授管理之內容，乃更有意想所萬不及者。吾別有詩，未成。要之，臺灣識字之人本少，更十年後，則非惟無識中國字者；亦將並無識日本字者矣。寄語國中父老昆弟，勿以亡國二字爲口頭禪，勿謂爲大國順民，可以耕食鑿飲也。懷抱萬千，書何能究？

## 游臺第五信

編輯部諸公英鑒：

奉手示，並剪寄神州日報，已讀過，真可發噓。吾在此方，無限懊惱，無限憤抑，觀此亦不禁破涕爲笑也。彼言臺灣總督招我往，豈知我親往東京求介紹書，費爾許周折耶？豈知吾至雞籠，幾於臨河而返耶？豈知吾在臺時，因鬼見帝之難耶？

彼謂我將頌揚彼都功德，彼安知我頃者每夕所作之日記作何語者？又安知我懷抱無量數深痛隱恨，而爲遺老計，投鼠忌器，猶不敢盡以形諸楮墨耶？前寄尊處數書，想已達。吾非萬不得已，又何苦居人國而非其丈夫耶？曾是受人指使者，而許作此等語耶？此種報紙，閉門造新聞，真大省事，所惜者，未免自污損其價值耳！公等恚怒何爲者？桀犬之吠，而與校耶？

顧吾有不能不一言者。吾茲游本欲察臺灣行政之足爲吾法者，而記述之以告國人，今固大失望也。雖然，其中又豈竟無一二可師者？就中若改幣制，辦專賣，興水利，調查土地戶口，干涉衛生等，多有獨到之處。應用最新之技術，萬國所共稱歎，吾又安能違心以詆之耶？吾國人又安可不虛心以效之耶？吾他日有所言，彼輩則將曰：『是劇秦美新也，是李完用也。』天下有此無理取鬧之輿論耶？夫以現在無法律之中國，爲報館者，安心欲誣陷一人，亦誰得捫其舌？但君子惜其太不自愛耳！

臺灣之治，其最可佩服者，在於整齊嚴肅，使其將外視本島民之一點除去，則眞官僚政治之極軌也。吾所最生感者，在其技師之多而賤；吾國欲效之，則養成各項技師，最少亦須十年，眞不易哉！至此，深有味乎南海之物質救國論也。今日清明，旅思增重，俯仰身世，云何可言？惟自愛千萬！

## 游臺第六信

編輯部諸君鑒：

頃行矣，歸舟所滿載者哀憤也。舟中西望故國，豈惟慨歎？直不寒而栗耳！此行所最生感者，則生計上之壓迫是也。一受此壓迫，殆永劫無擺脫之期。吾於全臺，游歷過半，見其一切日用品，殆無不來自日本，即如所穿之履及草履，所食之麵及點心，皆然；舉其小者，大者可推矣。中國貨物，殆杜絕不能進口，保護關稅之功用，其可畏有如此者！臺灣本絕無工藝品，而中國貨則稅率殆埒其原價。其舍

日本貨外，更無可用，亦宜。而日本貨之價，亦遠貴於日本本境，以物價比例於勞庸，則臺灣物價之昂，蓋世界所罕見也。以故臺灣人職業雖似加於昔，每日所得工錢，雖似增於昔，然貯蓄力乃不見其增，而惟見其減。就此趨勢推之，其將來豈堪設想？而還顧我祖國，其將來又豈堪設想也？

舟中檢點日來所爲雜詩，得十餘章，錄以奉覽！

臺灣雜詩

千古傷心地，畏人成薄遊。山河老舊影，花鳥入深愁。人境今何世？吾生淹此留。無家更安往？隨意弄扁舟。

九點齊煙外，蒼茫別有天。下田猶再熟，甘果不論錢。處處泉通脈，村村花欲然。歲時不改舊，信是漢山川。

故老猶能說，神功締造深。廢興三國志，戰伐百年心。幾鑿張騫孔，仍來陸

賈金。早知成覆水，休誦白頭吟。

臺灣先後爲荷蘭、西班牙、法蘭西三國所陷，我族卒光復之。日本入足跡前固未

一履盛土也。使鄭氏能保其世，堯或不至有今日乎！

桓桓劉壯肅，六載駐戎軒。千里通馳道，三關鞏舊屯。卽今非我有，持此欲

誰論？多事當時月，還臨景福門。

劉壯肅治臺六年，規模宏遠，經畫周備。後此日人治結，率毀其舊而光大之耳。雖

離至新竹間鐵路二百二十餘里，卽壯肅舊物，其他新闢容輸之道，尙數百里。雖離、滬尾、澎湖諸破處，皆壯肅手建。臺北省城，亦壯肅所營，今毀矣。獨留四門以爲飾，景福門卽其一也。余頗過其下。

幽尋殊未已，言訪北投泉。大壑陰陰轉，清流曲曲傳。玉膏溫弱苻，溪色澹

霏煙。苦憶華清夢，無慘閉閤眠。

北投山距臺北府治二十里，有溫泉境殊幽遠，沿溪數里，噴烟若霏霧，溫流中水

藻游魚生焉。

蕩蕩臺中府，當年第一州。桑麻隨地有，城郭入天浮。江晚魚龍寂，霜飛草

木秋。斜陽殘堞在，莫上大墩頭！

劉壯肅本擬建臺中爲省治，築城工未廢而去位。今城亦毀，移城門一角于大墩

頭公園。

曉破千峯霧，迢迢爆竹聲。重爲萬里客，又過一清明。舍館傳新火，兒童報

梁任公尺牘

六五

晚晴。故山路幾許？南望涕縱橫。

清明日香齋集註之寒園。

臺南南郭路，勝跡鄭王祠。肅肅海天晚，沈沈故國悲。簷花馴鳥雀，壁影護

龍螭。落日懷名世，回風欲滿旗。

鄭延平王祠在臺南府南門外，日人改稱開山神社。

三百年前事，重重入眼明。天開一柱觀，月照受降城。胡虜到今日，兒童識

大名。孰非軒，項裔？哀此乞塵氓。

赤嵌城俗稱王城，在安平之海隅，荷蘭人所築也。據舊志，方廣二百七十六丈，高

三丈，有奇。鄭延平克荷蘭受降于此，今圯矣。受降時儀式，日本人猶傳以圖畫，吾曾見之。

五妃從死地，竹淚滿南州。銅輦成千古，冬青共一丘。瓊環青冢月，蘭芷渚

宮秋。愁絕思公子，靈旗肯少留？

明隆武時以寧靖王朱術桂督鄭成功軍。永歷十八年，王遂入居臺。鄭氏事以王

體克瑛降，王佩印綬殉國，五妃王氏、袁氏、荷姑、梅姑、秀姑從死。臺人既葬王于竹塹之元妃墓園，復在臺南府南門外之桂子山，合葬五

妃，即地建廟焉。

鹿耳山形壯，鯤身海氣轟。重關常北向，衆水總南趨。事去勞精衛，年深失

湛盧。東風最無賴，綠到海桑無。

七眼身及鹿耳門皆臺灣八景之一，觀濤稱奇絕。鄭延平遺塚時荷蘭人沈舟臺

鹿耳，一夜水驟漲，鄭軍飛渡，荷人詫爲從天而下也。

曾聞民主國，奄忽落人閒。卽事真如戲，呼天亦苦艱。薜蘿哀楚鬼，禾黍泣

殷頑。暗記留蠶紙，愁來一洗顏。

故老有以尋民主國之鈔幣及郵政局參相贈者。

西北濤頭起，故人曾獨來。徙薪謀議苦，橫海壯心摧。碧血隨青史，名山託

古哀。欲尋舊棊迹，溽雨長莓苔。

密友譚壯飛于甲午前後，曾兩渡臺，欲有所建樹，不得志而歸。其所著仁學，初題

曰：「臺灣人所著書。」

聞道平蠻使，追逋竟未休。網張隘勇線，器漆社蕃頭。弱肉宜強食，誰憐祇

自尤。物情如可翫，不獨惜蒙鳩。

日人頃方銳意墾殖生蕃，廣製所謂隘勇線者，覺之于糞糞中，戰略與名稱皆與

劉壯肅之舊也。今哈廓清無子遺，吾游博物館，見藥漬生蕃頭囊囊然。

暫掩新亭淚，相傾北海尊。春歸萬梅嶺，地闢一萊園。魚鳥忘賓主，杉松長

子孫。不逢催課吏，或恐是桃源。

萊園在霧峯之麓，萬梅嶺下，逸民林獻堂所築，以頌棄重關者。極山水林木之勝。

余茲行，獻堂實先後之，連與接席，備極拳渴，館余于萊園者旬日。爲福題池館而去。獻堂爲剛愎公從子，與諸昆並好學能文，使人生故

家喬木之感也。

零落中州集，蒼茫野史亭。看花成壞壤，耽酒得沈冥。一夢風吹海，無言月過庭。只愁絃絕處，俛仰失湘靈。

清桑後遺老佗際無所適，相率以詩自晦，所至有詩社。萊園社之外，汐社、櫻社、竹

社、南社等，其最著也。

慘綠相思樹，殷紅躑躅花。能消幾風雨，取次送年華。北首天將壓，南來日又斜。金仙行處斷，鉛淚滿天涯。

復有詞數闋，託美人芳草以寫哀思，並以寄上，試請讀之！或可喻其言外之意耶！三年不填詞，今又破戒矣。

蝶戀花 感春游臺灣作

倚徧黃昏人瘦削，愁對陰陰，舊日閑池閣。燕子不來風動幕，是誰偷覷秋千索？  
一雨做成新夢惡，夢裏羅衾，恰似耶情薄。早識金鈴成漫約，餘英悔不春前落。



別路屏山天樣遠，苦怨斑駁，不法人留戀；波底題紅餘片片，憑君量取愁深淺。恨雨顰煙朝暮捲，便到春回，憔悴羞重見；何況夢中時鳥變，東風已共游絲倦。

歲月堂堂人草草，數盡花風，冷透春懷抱。鎮日西園鶯不到，斷紅零粉誰知道？多事庭蕪青未了，和月和煙，牽惹閑煩惱。誰遣南雲音信杳，一年又見吳蠶老。

依約年時攜手處，謝却梨花一夜廉纖雨；雨底蜀魂啼不住，無聊祇勸人歸去。剗地漫天花作絮，饒得歸來，狼藉春誰主？解惜相思能幾度？輕軀願化相思樹。

莫怨江潭搖落久，似說年來，此恨人人有。欲駐朱顏宜倩酒，鏡中爭與花俱瘦。雨橫風狂今夕又，前後啼痕，還耐思量否？愁絕流紅潮斷後，情懷無計同禁受。

臺人多有欲脫籍歸故國者，故第四首及之。其第五首，則當英俄邊境正劇時，故不自覺其詞之哀；實則中國若亡，則吾儕將來之苦況，又豈止如臺灣人哉？

舟中復得詞一首

浣溪紗 臺灣歸舟晚望

老地荒天闕古哀，海門落日浪崖嵬，憑舷切莫首重回。費淚山河和夢遠，彫年風雨挾愁來，不成拋却又徘徊。

此行乃得詩八十九首，得詞十二首，真可謂玩物喪志；抑亦勞者思歌，人之情歟？擬輯之題曰海桑吟，有暇或更自寫一通也。勿勿作茲遊，廢文課者浹月，所爲責任內閣論，尙未賡續。其他銀行政策私議、政黨論等，皆亟亟欲成之者，盪返後當併日從事耳，不具。

與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書 辛亥

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諸君足下：

數月以來，閒讀貴報，知公等所以督過之者良厚。吾自始固付之一笑，未嘗校也。乃近者公等猶嘖嘖不已，日日以捏造事實，誣人名節爲事。鄙人爲全國言論界之道德風紀起見，不能不有所忠告於公等，願垂察焉。

公等之攻擊鄙人，第一因其反對錦愛鐵路，第二因其反對中美同盟；坐此與公等政見有異同，以達公等之怒。天下無論何種政策，莫不同時有利害之兩方面；緣此而論，治者，往往各有所主張，而中間容有辨論之餘地，此各國之所同也。吾所主張，豈敢自謂其無誤？特就其所見及者而論之耳！公等不以吾言爲然，從而糾正之，此吾所最樂聞。公等所糾，而足以服吾之心，吾固不憚降心相從；若猶未也，則更相與往復其論，以求最後之真理。凡以言責自居者，不當如是耶？而公等徒以政見不同之故，而書以受日本人指使，且日日閉門捏造新聞，此則吾所最爲公等不取也。推公等之意，或良出於愛國熱誠，以憤恨日本人之故，但

使有政策可以排日本者，則雖加數倍之犧牲而不惜。而鄙人所主張，則謂我國數十年來，以外交政策失宜之故，所犧牲者已不少；今良不願更附益之；故於公等所主張，不敢漫然雷同。公等爲感情所激，乃至以竊鈇之疑相加，卽鄙人亦未嘗不爲公等諒。今更披肝瀝膽，申明鄙人立論之根據，以釋公等之疑；然後將鄙人歷年來與日本人之交際，及其對於日本之態度，與夫吾之所自處者，據實直陳，願公等平心聽之！

鄙人素來持論，謂對外不恃空言而恃實力。所謂實力者，非他，卽先設法求得一良政府，將內治整頓完備是也。故以爲全國言論界，惟宜合全力以攻擊現在之惡政府，使之雖欲戀棧以敗壞國事，而有所不能。一方面則以穩健之智識，灌輸國人，使之有組織善良政府之能力，此著辦到，然後對外乃有可議；而不然者，徒日日怨罵外國人之謀我，甚無謂也。夫國家之對於國家，誰則無野心者？如兩軍遇於戰場，其磨刀霍霍以互欲相屠，固其所也。我怨罵彼，彼遂能因我言而

輟其謀乎？若云以此警告國人，斯固宜然也。然警告之本意，固當使國人知現在時勢如此其危急，尤當使之知，所以致此危急之由，其原因皆在政府之失政；緣此而知改造政府之萬不容已，則所警告者爲有力矣。而不然者，雖四萬萬人人皆瞋目切齒於外國之謀我，顧能以個人之力，各各持挺以抗之乎？蓋人之謀我者，乃挾其國家之力以謀我；我欲與之抗，亦惟挾國家之力以與之抗。而司國家之總樞機者，實惟政府。故欲使國民敵愾，心得有道以自效者，非先得一良政府以統率之於上，決無當也。彼外國之先覺者，固亦常借外交問題以鞭策其民矣。例如日本人因美艦入浦賀而奏勤王討幕之功；因改正條約問題而數次推倒政府；其報館之立言，雖借對外爲題，而結論則未有不歸於督責政府者也。而彼政府之欲自固其位者，則又往往導其民氣，使洩於對外，使無暇攻我而因得以自卽安。觀於此，則國民對待惡政府之手段，與夫對內對外先後緩急之次第，不從可察耶？

今我國對內問題不解決，而徒日日鼓吹對外論，推其效果之所極，不過多發起幾處國民軍，多成立幾個捐款會耳！夫此等寧得曰非佳事？而試問能收分毫之實效否耶？能絲毫達其愛國敵愾之目的否耶？而全國報館，一若以此爲最大之天職；而見他人持論，其對外詞鋒稍緩者，輒指爲漢奸，此吾所大不解也。夫對內問題不解決，而徒鼓吹國民以個人之對外，則固已難免於不知本之譏矣。若夫以現在冥頑不靈之政府，而語之以積極的對外政策，則其危險抑更甚焉。政策之當否，固屬於別問題，且勿具論；即使有極良之政策，而一落現政府之手，則未有不生極惡之結果者，故立言又不可不慎也。即以錦愛鐵路與中美同盟之兩事論之，則其閒固有容有商量之餘地者，有不容有商量之餘地者。請先言錦愛鐵路：

所謂容有商量之餘地者，則此政策是否適當之一問題是也。以吾所見，則謂專就東三省政策言之，或可稱適當；就全國政策言之，則不能認爲適當者也。

吾素不主張借債以辦邊境鐵路。在國風報中屢言之矣。夫借債以辦邊境鐵路，無異借債以練兵也。使吾國力充實，百事可以無待於外而能自舉，則此等寧得非曰至急之一要政？在今日而借債以辦之，則最要者當問其所借之債影響於國家財政基礎者何如？就東三省言東三省，則錦愛鐵路誠急。然他路之急，則又豈讓錦愛者？今者因中、俄交涉，而議辦張恰伊犁等路矣；因中、英交涉，而議川藏、川滇等路矣。爲國防計，則何一不當辦者？然此諸路，一切皆爲不生產者，借債數萬萬以辦之，非惟將來償還計畫，絲毫無著，且養路之費，每年尙不知幾何？現在國家歲入，既以其四之一充外債本息，更益以此等不生產之債，恐路未成而國已先爲埃及矣。此吾對於一般邊境鐵路之意見也。若專就東三省而論錦愛，則吾固非絕對的不主張。吾於國風報第三號之論文，歷言此路政治上之關係及國民生計上之關係，全文具在，可覆按也。

請公等稍出其良心，以細釋原文，觀其立言之宜如何，勿徒據一二

字句，爲攻擊之口實也。

願吾謂必有他種事業與之相輔，然後其效或有可期；若謂但有

一錦愛鐵路，而滿洲所喪損之主權，即可以還於中國之手，吾不信也。吾文之結論實如此，吾亦不敢謂必中於事理；吾特言吾之所見而已。其有能糾正吾說者，吾固歡迎之；此所謂有商量之餘地者也。若夫以現在之政府，現在之制度，爲人擇官，而官如傳舍。東三省總督既不易得人，即得人，亦不易行其志。無論何種良政策，斷無能成功之理。不成功，則徒將爲喪失權利之媒介。且如主持辦錦愛之錫清帥，今且去其位矣。而政府且有繼以增祺之議；亦幸而中變耳。而不然者，當借債築路之約既成後，而以此輩承其乏，則後事寧堪設想？今雖得趙次山，又誰敢保其能久於其位者？又誰敢保無第二之增祺者？故非改造政府之後，則此等事多辦一件，即多一件之後患；此所謂無商量之餘地者也。

就中美同盟一事言之：吾國一部份人所以起此妄想者，不過欲借以牽制他國耳！欲以得外債之財源耳！中國誠能改造政府以後，則外交上應爲有名譽之孤立耶？應覓同盟國耶？若覓同盟國，則以何國爲最宜耶？此容有商量之餘地。



者也。又改造政府以後，應否利用外債，外債當求諸何國？此亦容有商量之餘地者也。若如今之倡此論者，欲仰一強國之庇我，而冀其爲我攘斥他強國，此引虎自衛之愚計，奴隸依賴之惡根性，絕無容商量之餘地者也。以現在冥頑不靈之政府，而國民乃贊成其借債，聽其犧牲無量數權利以買債權國之歡心；而國民猶誦其能，此則無異國民之自殺，絕無容商量之餘地者也。今公等所希望之中，美同盟，其目的之一部分，則既達矣；所得者，則一萬萬圓新外債之負擔，落於國民頭上也。公等或以此爲極可慶之事耶？吾不敢知。吾則徒見爲中國自縊之繩，又加緊一度耳！且勿論干涉財政之禍立見與否；而全國報館鼓吹不健全之借債論，以得一債權國之眄睐爲無上之光榮，使政府得乘此心理，以致現在一月之間，而訂結借債之約三四，增加債務將二萬萬；政府及諸勢要之官吏，遂得聚而咕囂之，津津乎其有餘味，而陷國民於萬劫不復之厄，此誰之咎也？夫向來各國憲政之成立，其國民無不以財政監督權爲唯一之武器，所謂「不出代議士

不納租稅」是其義也。今政府既不敢言加租稅，則惟以借外債爲自救之不二法門。我國民所以能制政府之專橫者，舍監督借債權，亦更無術；此眞民黨所宜認清題目，絲毫不容放過者也。而今者國中輿論之對於此大事，何其夢夢也？吾之倡反對論，吾知一二年後，我國民將有味乎吾言耳！

吾之對於此兩事，其立論之根據，大略如右；其他言論，尙往往與之相發明。去年國風報全年之文，可覆按也。雖日本人亦直接間接反對此兩事，然彼自有彼之理由，我自有我之理由；萬不能謂天下事凡不利於日本者，必其有利於我國。卽如此次一萬萬圓之四國借款，日本人固反對甚力也。我等寧得緣此故而不敢倡反對論乎？假使現政府忽焉而將某地割與某國，吾敢信日本人之亦必反對也。我等又寧得緣此故而不敢倡反對論乎？有倡之者，則公等將遽攘臂而言曰：『日本人所言；而彼亦言之，是必受日本嗾使也，是必賣國奴也。』天下有此無理取鬧之言論乎？公等所日日引爲攻擊之口實者，則以吾文中有謂「滿

「洲爲覆水難收」之一語；此其言憤激過甚，立言稍爲失體，吾固自承之。雖然，我將以何道而始能收此覆水？此我國民所最不可不熟察也。我輩日日言日本人可惡，全國人當起而與日本人爲敵。彼日本人其遂畏我乎？我遂因此而能得絲毫之實益乎？質而言之，凡滿洲一切權利，爲吾前此讓與俄人，而俄人轉讓與日人者，無一而非制吾死者也。而我國欲恢復之，則非經一次戰爭後，決無望者也。夫戰亦何恤？然當思我國而欲能一戰，則其道當何從？其亦俟改造政府十年訓練之後已耳！今不此之務，而徒爲大言壯語以刺激個人，多一次巡警鬧事，人民鬧事，則經一次交涉後，多失一部權利耳！於事何濟焉？若云於條約上所已失之權利外，非無餘地可容經營，斯固然也。然亦曾考日本人所投資本以經營滿洲者幾何額？我雖大借外債，能逮其十之一乎？亦曾考日本人之經營滿洲者，用多少人材？我雖合全國人物，以萃此一隅，能逮其十之一乎？此且勿具論，就使財與之敵矣，才與之敵矣。現在之政府，能使經營滿洲者得行其志乎？今以滿洲時局

如彼之艱，凡巧吏皆不願當其衝，故總督一缺，有力者避之若浼耳；然猶且有不知進退如增祺輩者，竊竊焉謀之。苟使滿洲辦事之款，稍能順手，則全國大小之蛀米蟲（指官吏）將攘臂爭分一鬻矣；而忠直任事之人，復何能一日安其位者？故吾極厭言滿洲政策，以其實無可言也。公等試平心思之：吾所言果中於事理否耶？要之，公等之結論，謂滿洲不保，則中國不能保；欲保中國，宜集全力於滿洲。吾之結論則異是：謂中國能保，則滿洲不期保而自保；中國不保，則滿洲決無術能保；欲保滿洲，宜集全力於中國。此兩結論之孰當孰否，願公等平心思之。

吾所最恨者，今日國中忠愛之彥，蹶蹕之才，本已稀如星鳳；其有一二，眼光輒局於一部分而不知大體，其或躬游歷滿洲，或聞人語滿洲事，覩聞其危急情狀，則奔走相告曰：「中國萬事可緩，惟經營滿洲爲急。」一旦聞俄之窺蒙古，窺伊犁也，則又曰：「惟經營蒙古、伊犁爲急。」聞英人之窺藏，英法人之窺滇、桂也，則曰：「惟經營西藏、滇、桂爲急。」夫滿洲寧得曰非急者？蒙古、伊犁、西藏、滇、桂寧

能曰非急者？然如論者之意，集全國之人，集全國之財，以經營此一隅；其經營遂能有效乎？而此一隅遂卒可得保乎？由今之形，無變今之政府，則終亦必亡而已矣。況乎既昌言經營此諸地，則所以爲經營之資者必需財。政府一聞此說，又得假此名目，以爲借一大批外債之口實；究其極，則全國人民加數重負擔，以促國家之亡而已；而於此諸地，何嘗有絲毫之補益焉？就令邊吏得人，其於此一隅之經營，得有眉目，而政府腐爛於內，邊境更何道以圖存？夫以政府得人而言之，則全國所應急起直追之事，不知凡幾？此區區之財力，斷不能以偏投諸滿洲，專爲滿洲而借萬萬元以上之債，在政策上，決不能謂爲得輕重緩急之序。以現在之政府言之，則無論何種良政策，皆不可向彼開口；一開口，則弊餘於利。故吾之意：謂國中凡有言責者，惟當剪除閑言，單刀直指，一味攻擊惡政府而已；不此之致力，而日日言某事當辦，某事當辦，皆所謂不知務也。所言當辦之事，而又偏於一隅，尤其不知務者也。吾所持論實如此；公等若緣此而指爲教國人放棄滿洲，則

吾誠知罪矣。顧不知公等教人不放棄滿洲者，其結局又能有絲毫補益於滿洲焉否也？

中國人之心理，與之言排外，則煽動極易，與之言對抗政府，則瑟然不敢前，實則國人苟無對抗政府之能力，則安能對抗外人？不過如諺所謂躲在牀底下罵人耳！辦報館者，多作反抗政府之論，則易於忌而惹荆棘；多作無責任之排外論，則易買一般人之歡心。故曲學阿世之徒，每舍此而就彼。雖然，此豈鄙人與公等相期許之本意哉？鄙人惟見夫張空拳以言排外者之毫無實益也，故詞鋒別有所向；而公等乃以蜚語相誣，何其不諒乎？記亡友黃公度、京卿昔辦蘇杭租界事，草約既成，而忌之者誣其受日人賄十六萬，大吏遂議廢約。公度曰：『日本新乘戰勝之威，何求不得？使必以賄而始得此區區者，則黃某重於數鐵甲矣。』未幾，而日政府亦怒其委員內田康哉，謂其爲公度所愚，撤之歸，此丙申夏秋間事也。謂日本人謀中國，而必須納賄於窮措大如鄙人者；鄙人無似，誠不能不受寵

若驚也。

尤可笑者，公等謂吾論亡韓事，專責韓人，而不及日人，指爲怙庇日本之確據。不知吾所爲日本併吞朝鮮記數萬言，公等亦嘗讀之否耶？竊料吾國人得以知日本數十年來處心積慮之陰鷲者，亦未始不由鄙文。此雖共見之事實，其奈鄙文未印出以前，舉國言論界竟未有發之如此其透關者也。公等但返心自問其良知，吾此言果虛誑否耶？吾之言曰：人謀韓，自謂則既無餘蘊矣；而公等以爲未足，更進焉，亦不過痛詆日本之無人道而已。嗚呼！公等乎！生存競爭之世，則安有人道者？虎狼食人，而人將與之評理乎？人食雞鴨，而雞鴨亦將與人評理乎？強食弱而弱見食於強，卽今世界上所謂最高之德義也。謂日本可責，日本則有何可責者？人之愛其國，誰不如我？古人有言：『竊鈎者誅，竊國者侯；侯之門，仁義存。』今世所謂強國，豈有一焉不從此道來者？雖欲責之，又烏從責之？至於鄙人之痛責朝鮮人，其意實爲吾國人說法。匣劍帷燈，稍解文義者，皆能知之，卽公等亦寧

不知之？以此爲口實？不過味著本心以強入人罪耳！且公等得毋謂朝鮮人不當責耶？日本曷爲不能以此施諸英、俄、法、德、美而獨施諸朝鮮耶？夫豈惟朝鮮；卽我國亦如是而已。我怒人之謀我耶？英何嘗不謀俄？德何嘗不謀英者？吾固言之矣。國與國相遇，未有不磨刀霍霍以互欲相屠者也。使我國而能自立之後，而謂我不欲謀人耶？明乎此義，則知強之謀弱，絕無可怨，絕無可責。彼自爲其國，義固然也。所可責者，則弱國不自爲謀，而任人之謀之耳！公等平心思之，吾之言當耶？否耶？則公等所以鍛鍊人罪者，其毋乃太無味已乎？

更奇者，吾此次薄游臺灣，亦足以供公等造謠之資料。謂吾受日本臺灣總督之招，將往頌其功德，殊不知吾游臺之志，已蓄之數年，凡稍與吾習者，誰不知之？而此次之行，乃不知託幾多人情，忍幾多垢辱，始得登岸。而到彼以後，每日又不知積幾多氣憤？夫閱貴報之人，皆未嘗與吾同游，則任從公等顛倒黑白，亦誰能辨者？然吾之此行，臺灣三百萬人，皆具瞻焉。一舉一動，莫不共見，吾能欺人乎？



公等之意，以爲吾此行游記，於日本行政之美，必多所誦說，固得自實其言以爲羅織之口實。夫吾數年來欲往臺灣之本意，則固在調查其行政也，固欲舉其美者以告我國人也。使此行所調查，而能令吾躊躇滿志，則吾固不畏公等之羅織，吾必昌言之。無奈此行乃以傷心之現象充塞吾心目中，若有鯁在喉，非吐之不能卽安。公等亦知我在彼日日所作游記，作何語者？公等亦曾見我在彼通信，作何語者？公等日日惟以閉門捏造新聞爲事，不轉瞬而所發現之事實，適與相反，其毋乃太心勞日拙矣乎！

公等又屢稱吾嘗以無擔保品而借金於日本之正金銀行，以是爲吾受日人賄賂之確據。夫借金則誠有其事也；然此事之由來，人多知之，吾十餘年播越於外，負債山積，債主以數十計，前年欲清理之，乃託神戶一有力之商人，爲介紹於正金銀行買辦之同鄉人葉某者，求借數千金以清宿逋，約按月以賣文之資分還，其初則與葉某交涉，非與正金交涉也。乃無端而葉某破產失職，於是吾乃

驟變爲正金之債務者。正金日夜責償，吾無以應，其極則處分吾家產耳。而敝書數麓，處分之曾不抵債務之十一，乃再四與婉商，覓得我公使館員之一友人爲擔保，而負彼四千金，限六個月償還；其後尙得三四良友之助，居然銷卻此債務矣。公等所謂無擔保品而得借金者，其卽此耶？我所受莫大之賄賂於日本人者，其卽此耶？吾居日本十餘年，其與日本人之交涉，稍與我習者所共見也。吾自初來時，爲極致殷勤於我者二三人，至今日本人中吾認之爲友者，亦僅此二三人，其交際固始終無間也。然亦私人交際而已。若事及兩國，則惟避而不言，免以此傷故舊之情也。而此數人者，在東京，吾自避地須磨後，乃輒經年不一面。近頗樂與其學者游，欲有以廣我學識；然所交亦不過數人耳。至其政府當局者，我固始終未一見，而彼輩亦常以猜忌之眼視我。自前辦政聞社以後，日日派偵探伺我行動，並及吾友，經數年而不已。吾惟以厭與日本交際之故，故日本全國人亦不知我爲何種人？日日加以可笑之批評。前年二辰丸案，舉國報紙，咸指我爲抵

制日貨之張本人，去年公等正誣我受日本重賂時，而大阪朝日新聞之「東人西人」一門，登我相片，題爲排日派之主動者，兩兩對照，不覺爲之失笑。夫日本人不知我，則何足怪？若公等則並非不知我者，而惟思捏造謠言以相誣，斯乃可怪耳！吾與日本人之關係實如此，公等信耶？聽之；不信耶？聽之。吾惟質直以言其實耳！

公等又日日造謠，謂吾運動開黨禁，輦致巨金以賂政府；甚且言其曾親自入京，住某處，謁某人，若一一目覩者然。似此記事，則作報者亦何患無新聞哉？吾請開心見誠與公等一言：謂吾不欲開黨禁耶？此違心之言也。吾固日夜望之，以私情言，則不親祖宗邱墓者十餘年，堂上有老親，不得一定省，游子思歸，情安能免？以公義言，則吾固日日思有所以自效於祖國也；吾固確自信爲現在中國不可少之一人也。雖復時人莫之許，而吾固以此自居而不疑。而吾之所以自處者，又非能如革命黨之從事祕密也，恆必張旗鼓以與天下共見。故吾信吾足跡若

能履中國之士，則於中國前途，必有一部分之裨益；謂吾不欲開黨禁，此違心之論也。雖然，屈己以求政府，而謂吾爲之乎？凡有求於人者，恆畏人。吾之言論，固日日與天下共見也。曾是乞憐於其人者，而乃日日罵其人，不遺餘力乎？手段與目的相反若是，雖至愚不爲也。吾嘗有一不慚之大言在此，曰：吾之能歸國與否，此自關四萬萬人之福命，非人力所能強致也。吾知公等聞吾此言，必嗤之以鼻。然人苦不自知，吾亦無如吾何也。故吾常以爲天如不死，此四萬萬人者，終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；若此四萬萬人而應墮永劫者，則吾先化爲異域之灰塵，固其宜也。是故近年以來，國中有心人，或爲吾摯交，或與吾不相識者，常思汲汲運動開黨禁，彼固自認爲一種義務；吾無從止之，然竊憐其不知命也。而公等乃日日以欲得一官相誚。吾數年來，早有一宣言在此矣：若梁某某者，除卻做國務大臣外，終身決不做一官者也。然苟非能實行吾政見，則亦終身決不做國務大臣者也。夫以逋亡之身，日夕槁餓，而作此壯語，寧不可笑？雖然，舉國笑我，我不爲動也。雖

以此供公等無數諧謔之資料，吾不恤也。數年以後，無論中國亡與不亡，舉國行當思我耳！而公等乃以欲得官相猜，何所見之不廣？若是鵷鷺翔寥廓，鷓鴣銜腐鼠而視之曰嚇。嗚呼！吾今乃覩子之志矣。

至公等記事，中乃至有造蜚語以污囂吾妻吾女者，此則請公等捫心自問：凡上流社會人，而應作此語耶？凡有價值之報館，而應造此等謠言耶？語至此，吾真不屑與公等校，惟憐公等之自待太薄耳！諺有之：『若欲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。』吾若果有虧心事，雖日日自辯，而終必有暴露之一日；而不然者，則真所謂「禮義不愆，何恤人之言」！雖公等日日造謠，亦安能污我毫末哉？

顧吾猶不能不有所忠告於公等者：其一，則以凡立身於言論界者，當稍知自重，不可以讒謗爲生涯；日日閉門造新聞，一般人如仰天自唾，於人無傷，徒自損其價值。其二，須知逢人便罵，雖足以迎合一般社會之心理，爲推廣銷報之一手段；然此心理，實爲社會不健全之心理，辦報館者宜矯正其一部分，不可專以

迎合爲能，辦報之目的，又非可徒以推廣銷數爲事而不顧其他。其三，當知今日之中國，危急存亡，僅餘一髮。爲國民者，惟當併力一致，攻擊惡政府，以謀建設良政府。凡有向此目的進行者，宜互相提攜，捐小異而取大同，無爲排擠以相消其力，而令政府竊笑於旁。夫有明末葉，雖國破社屋，而傾軋之風猶未已。殷鑒不遠，我輩豈宜尤而效之？其四，當思現今人才，寥落已極，吾輩雖盡數結合，猶恐不足以救亡。苟其人而稍有一節之長，固當隱惡揚善，以期相與有成；安可更萋非以相戕者？夫鄙人則何有焉？二十年來，日日與腐敗社會曉鬪，曾不能動其分毫，無所短長之效，於斯可見矣。今也舉國人心厭倦，飄飄作鬼氣，曉音瘖口，迄不得傾聽者；自分終爲世所棄，又豈待公等擠之九淵哉？使鄙人而能忘中國者，則隨波逐流，自枉所見，迎合社會心理，而月竇文數萬言以自活，則亦何處不得區區齷鹽以爲送老之具者？則舉國亦可以忘我，而相忌之言，亦可以永息矣。無奈稟賦之受之於天者，不能自制；欲餽糟啜醢，而盡然有所不能自安於其心，故常以一

身爲萬矢之的而不悔也。若夫社會之所以待我者如何？此則社會之責任，而非我之責矣。

吾之此書，非有怒於公等也。公等因與吾政見不合，又因吾所居之地爲日本，以愛國嫉俗之故，而致疑於我，此何足怪者。至於記事失實，則或由採訪不確，而非公等之咎，或以惡其人過甚，不惜深文以入其罪，此亦社會向來之惡習，不能盡爲公等責也。然吾立言立身之本末，則亦既盡情以語公等矣。若公等必強指吾爲巧言文過之小人，則吾亦何從辯？然公等所言，有種種正反對之證據。其又可盡掩乎？抑吾之此書，又非乞憐於公等也。吾生平受人誣謗，非止一次。公等所能增益之者幾何？筆在公手，手在公身，公等日日閉門握筆造新聞，誰能禁之？雖能淆觀聽於一時，而是非終在天下後世，於吾何損焉？顧竊欲有所忠告者：爲公等人格起見，爲貴報價值起見，爲全國言論界風紀起見，竊謂公等宜稍出其良知，以讀吾此文；而於他日再欲捏造新聞時，亦當一撫良知自問，須知人自受

其良知之督責，實天下莫大之苦痛也。傾臆盡陳，吾言不再。

上濤貝勒牋

庚戌

下士某，百拜上書王爺殿下：

某，故罪臣也；咎戾積躬，奔越海外，閉門思過，已歷十年；身受德宗、景皇帝高厚之恩，而龍馭上賓，曾不獲攀髯一慟，清夜內省，無以爲人。今值我皇上握符闡珍，監國攝政，王垂裳負屨，百度維新，天下想望。殿下以赤烏之尊，持皇華之節，歷聘友邦，爰蒞斯土。彼都人士，及我僑民，莫不踴躍歡舞，竭誠奉迎；而某獨以負慝之躬，深自引嫌，竟不克匍伏道周，一瞻顏色，良用自悼。顧嘗聞之：孝子之事親也，雖受責而不敢怨咨，雖見擯而不敢自外，資父事君，其道豈殊？某旣爲國家食毛踐土之民，重以先帝生死肉骨之惠，況當朝廷厲精圖治之日，更仰殿下吐哺握髮之誠，苟其於國家利病生民休戚稍有所知，而緘默不言，則罪滋重焉。用敢不



避冒昧，披瀝肝膽，爲殿下一陳之：

竊以爲中國危急存亡之機，未有甚於今日者也。先帝洞鑒天時人事，知挽救之道，惟恃立憲；乃渙降大誥，與民更始。今舉國官吏以至士庶，亦旣靡然嚮風矣。雖然，立憲之政，惟其實不惟其名，苟實之不舉，而徒欲襲此名以上下相蒙，未有能濟者也。夫國家之有政治，猶輪船汽車之有機器也。機器事件，有一不具，或雖具而稍有銹壞，則不能以運行；以甲種機器事件，移置以於乙種機器，則枘鑿而不相入，其究也歸於兩敗。故古今中外之圖治者，莫急於統籌全局，綱舉然後目張。而我國今日之籌備憲政，譬諸則用銹壞之舊機器，雜取他機器之一二事件，以攙入之，而又不能具者也。夫自籌備憲政以來，亦旣若上下戮力，惟日不足；而某顧乃以此比之者，何也？蓋無論欲舉何政，必委諸行政機關；而任之者，則在司此行政機關之人。今試以我國行政機關，比之東西諸立憲國，其有一相類者乎？以我國司行政機關之人，比諸東西諸立憲國，其又有一相類者乎？以行政機

關論之：則京署與外署，不相連絡，京署之中，各部與各部不相連絡；外署之中，各省府州縣互不相連絡，而無論京署外署，其署內職司復各不相連絡，責任無所歸，功過無所考，冗員充牣，糜帑而不事事，此我國現在行政機關之情況也。以司機關之人論之，則內外羣僚，其乃心國家忠於職務者，千萬人中不得一二焉；即有二二，又未必明於世界大勢，知立憲國官吏所當有事，惟蹈常習故，致謹於簿書期會之閒已耳；然此已其最賢者也，其他則大率恃苞苴奔競以進，視官職爲市易之具，巧立名目，罔利自肥，一切要政，悉以敷衍了之，此我國現在司行政機關之人之情形也。夫以機關則如彼，以司機關之人則如此，此如董仲舒所謂琴瑟不調，甚者必改絃更張，然後可鼓；苟非挈裘振領，正本清源，於整飭紀綱澄肅吏治之道，痛下一番工夫，而務舉其實，則復何一事之能辦者？而今也不然。舊制之弊，舊習之壞，一切因而勿革，而徒驚新政之名，朝設一署，暮置一局，今日頒一法，明日議一章；凡他國所有新政之名目，我幾盡有之矣。然人之有之，則以爲國

利民福之具；我之有之，則以爲鑽營奔競之資；信如是也，則不如其無之，猶可以不致浪糜國帑，而斲喪國民之元氣也。且國家凡百庶政，無一不互相連屬，而其緩急先後之序，非統籌全局，則無以劑其宜。同是一要政也，往往有非先辦甲事而乙事萬不能著手者，一誤其序，則並歸於無成而已。乃今之籌備憲政，其本末倒置者，不知凡幾，此某之所最爲寒心也。

試舉一端論之：夫政無大小，其舉之莫不需財，故欲辦一事，必須將此事所需之財源，立一計畫，確有把握，然後興作。一國財源，只有此數，而應辦之事太多，則權其輕重緩急而分配務使得宜，此施政之本也。乃還觀我國之財政則何如？歲入不滿二萬萬，而償還外債本息，去其六千萬，所餘者乃分配於中央政府。及二十二行省，以爲政費，卽新政一事不辦，夫固已竭蹶不可終日。今也朝設一署，暮頒一法令，條誥兩集，責吏民以奉行；而奉行之經費，則惟挪東補西，挖肉填瘡，而絕未嘗有一定之計畫。此而欲其辦有實際，安可得乎？今且勿論他事，殿下所

司者，軍政也。請言軍政：陸軍三十六鎮之計畫，創之已數年矣；而考其所以程功之道，則惟有分配各省，而責成於督撫。無論督撫未嘗實心任事也；卽有實心，而費又安從出？各省所入，其支銷皆已前定；而未有一省入能敷出者。今中央政府，責以某省練若干鎮，某省練若干鎮，文告急於星火；而一語及費之所出，則不復能置詞。惟曰飭該督撫，無論如何，必須先儘此款而已。督撫雖極公忠，雖極多才；而無米之炊，云何能致？陸軍既若是矣，而海軍則亦有然。今之籌辦海軍，非欲藉此以自齒於東西諸強之列耶？而試觀現在世界海軍之趨勢，則何如？各國每次之擴張案，其經費動十餘萬萬，一戰艦之製造費，動數千萬。今我國之籌辦海軍，其將以爲裝飾之美觀耶？抑期於可以一戰耶？若期於可以一戰，而不先從財政著手，以現今區區之歲入，就令將大小庶政，一切停止，而悉舉以投諸海軍，閱十年之久，而吾所成就者，猶不足與歐洲第三四等之海軍國比。況乃列強哉？今於陸軍海軍財政，一無所計畫，而惟責各省督撫以報效。報效者，雖逾千萬，而遷延

年餘，實繳者不及二三十萬。夫恃千餘萬以辦海軍，已如九牛一毛。不知何用而可；況並此而爲虛數也哉？而各督撫所認報效之款，又豈嘗將該省財政通盤籌畫，確見有此餘閒款項，可以隨時提支者？不過以此買政府歡心，得以爲升遷之資；迨升遷他適，而前此所報效之責任，非復吾事矣。凡今日督撫之所以對付政府者，胥是術也。由此言之，則殿下與諸邸雖日夜不遑啓處，以圖陸海軍之發達，而其效又烏可覩耶？然此固不能盡爲各督撫咎也。每歲所入，僅有此數，而待支之款百出而不窮，今日陸軍軍諮處及陸軍部曰：無論款項若何緊急，先儘陸軍。明日海軍籌辦處曰：無論若何緊急，先儘海軍。又明日則郵傳部曰：先儘其鐵路。又明日則民政部曰：先儘警察。學部曰：先儘教育。其他凡百庶政，莫不有然；要其結局，則無論何項，皆不能儘。以其儘無可儘，且雖不儘，而政府亦無辭以相難也。各督撫亦知其然也，故惟悉置不理，一味敷衍遷延，以塞責；或揣測某部某處權力較大者，則略爲應酬，以謀升遷之地，其他非所問也。然則無論若何良法美意，

但以財政不給之故，卽擱置不能舉，藉欲舉之，則不過京外文牘往還，塗飾了事；此實我國近數年來，政界之現狀，無可爲諱者也。

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舉辦，猶可言也；而最危險者，乃在假新政之名，而日日腴人民之脂膏以自肥，數年以來，各省所興種種雜捐，名目猥繁，爲古今中外所未聞。人民之直接間接受其荼毒者，至於不可紀極；殿下特未盡知之耳！苟其知之，必將瞿然愀然而一日不能以安者。夫以各國租稅所入，與吾相較，則吾民之負擔似不得云重。雖然，此當視其國民之富力何如？未可以皮相斷也。蓋歐、美列強，國民財產，平均每人約二千餘圓，其每歲收入贏息，平均每人二百餘圓，故雖納十餘圓之租稅於國家，毫不覺其重。今我國民財產收入，未有調查，雖不能言其實數；然各種生利事業，盡爲外人所奪，十年以來，入口貨物所值平均過於出口者，一萬三千萬兩；合以外債本息，每年漏卮於外者，合計約二萬萬兩以上；積十餘年，爲二三十萬萬兩。民力幾何？奚以堪此？故二三年來，各處城市，破

產類仍，恐慌屢起；今日全國實已至民窮財盡之時，更事誅求，不出數年，悉成餓殍矣。

然則國家將一切不取諸民，而坐聽各種新政經費無著，悉置不辦乎？是又不然。苟能遵財政學之公例，以理一國之財，則自有許多新稅源可以絕不厲民，而增國帑數倍之收入者。以某之譴陋，前此曾略擬一中國改革財政私案，竊謂苟能實見施行，則每年得十萬萬元之收入，殊非難事。但非將財政機關，從根本以改革之無從措手耳！今不此之務，而唯竭澤而漁，以朘削貧窶之小民，充其量，所得不能增數千百萬，而舉國已騷然矣。夫民至於不能自贍其生，則挺而走險，何所不至！無日養兵，即可以防亂。試觀唐宋元明之末葉，何一非由財政紊亂，釀成鉅變，以至於宗社爲墟耶？試觀英國法國百年前之革命，何一非由賦稅繁重，民不堪命，舉起而與王室爲難耶？夫即以財政一項論，苟非及今以霹靂手段經理之，而其禍之所極，已不堪設想；況乎今之所謂籌備憲政者，其紛糾而無紀，數

衍而無實，無一非財政之類也。

夫苟非迫於時勢之萬不得已，則亦何取乎立憲？既曰立憲矣，苟徒襲其名，思以塗飾天下耳目，而實際乃與立憲政治之原則相反，則將來患之所中，必有視專制爲更甚者。彼波斯、土耳其兩國，固與我國同一年宣布立憲者也。徒以陽託其名，而陰反其實，遂以釀成大亂，兩國之皇室幾覆焉。殷鑒不遠，此去年事耳。今者舉國官吏，見朝廷立憲明詔，三令五申也，則人人自託於籌備。觀其奏報之文，雖若甚美，而究其實心實力，忠於國家忠於憲政者，能有幾人？大率供此爲干進之階，罔利之途，擇肥而食，飽則颺去耳！彼輩視官職爲傳舍，精華已竭，囊裳去之，國之安危，於己無與也。故人人明知外患內憂之岌岌不可以終日，顧各懷得過且過之心。若殿下則安能？殿下與國家爲一體，與朝廷爲一體，國家朝廷，萬年有道，則殿下安富尊榮，與天無極；國家朝廷，脫有不諱，則殿下欲爲長安一布衣，豈可得耶？某豈好爲此不祥之言，實有見夫今日官方之頹壞如彼，民力之彫悴



如此，而徒日託於籌辦新政，毫不審緩急，先後之序，絕不爲綜覈名實之謀。此如久病之夫，而雜進庸醫之藥，不至速其死亡而不止，此某所爲椎心泣血，而不自覺其言之慙也。

抑某更欲有言者：殿下今方總戎政，或且深自引嫌，不願干與國家大計；然以某所聞，彼立憲國軍人，不談政治者，指偏裨以下言之耳！若在元戎，豈以此論日本首相桂太郎，非陸軍大將耶？況殿下以日、夷之尊，秉方、召之寄，與國休戚，爲民具瞻者哉？殿下而猶謙讓，則天下將何賴焉？某逋逃之餘，罪當九死，豈宜仰首伸眉，論列大計。徒以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；更念嘗受先帝一日之知，無以爲報，十年以來，不敢自暇。竊博考列國圖治之軌跡，按以宗邦當今之時勢，所懷萬千，欲陳無路。今值車蒞止，吐握賢勞，竊願假階前盈尺之地，俾得謁拜獻其芻蕘。某自審獲戾甚深，非敢有所希冀，以求肆赦，且閉戶著書，足以自給，更無藉此干進之心；惟迫於愛國愚誠，不能自己。故不避冒昧，願貢狂瞽，惟殿下垂鑒而賜接見，不

勝大幸。肅此恭叩王爺殿下崇安！下士某百拜。

### 哀啓

哀啓者：不孝啓超，今負人世間無等之重罪，猶復覩然視息；更何敢有所述以辱我先君子？雖然，我先君子之潛德，與夫不孝之罪狀，固不可不於未死之前一陳述也。嗚呼痛哉！先君子往矣。當世賢士大夫，其久親炙於君子者，蓋寡，或罕能道其行誼。然吾鄉鄰族，乃至附近諸縣鄙之耆獻，聞先君子之喪，慮無不洩瀾愴悼，是以知先君子平昔之德業感人深也。

吾家自始遷新會，十世爲農。至先王父教諭公，始肆志於學，以宋明儒義理名節之教貽後昆，而先君子以幼子最見鍾愛，傳家學獨劭，少亦治舉子業，連不得志於有司，遂謝去，教授於鄉。不孝啓超，啓勳，及羣從昆弟，自幼皆未嘗出就外傳，學業根柢，立身藩籬，一銖一黍，咸稟先君子之訓也。先君子常以爲所貴乎學

者，淑身與濟物而已。淑身之道，在嚴其格以自繩；濟物之道，在隨所遇以爲施。故生平不苟言笑，跬步必衷於禮，恆情嗜好，無大小一切屏絕；取予之閒，一介必謹；自奉至素約，終身未嘗改其度。不孝等每勸勿太自苦，輒教以家風不可壞，而盡然以後輩之流於淫佚爲憂也。

粵瀕海，民俗夙剽悍，賭盜械鬪，視爲常業。先君子常疾首痛恨，謂三害不去，鄉治無由而舉。吾鄉夙曾與鄰鄉曰東甲者械鬪，三十年不解。東甲固同宗也，頗挾其科第資財，思以屈我鄉；鄉人愈積不能平。旣而不孝啓超弱冠登第，稍有聲於庠序，鄉人咸欲假以伸夙怨。先君子曰：「此和解之時，非報復之時也。」率不孝詣東甲，謁其宗祠，徧拜其父老，使執子弟禮加謹。於是東甲大懽，積年乾餒之愆盡蠲；至今敦睦友助，過他鄉焉。縣之諸鄉化之，鬪者盡慚，相率請先君子爲之解紛；先君子未嘗不銳以自任，而所至蓋未嘗不寧息。寢假而鄰縣若新寧，若香山，若開平，若恩平，若鶴山，其鄉之民有悃忿思鬪者，輒相語曰：「其先質成於梁

太公。先君子則不問祁寒暑雨，必裹糧匍匐以救之；蓋近三十年，此數縣械鬪之風稍息，民命藉以全活者，不知其幾？皆先君子心力爲之也。先君子謂賭爲盜源，欲化盜必先禁賭。比年以來，治粵者方以獎賭爲理財妙用，全粵久成賭國。獨吾鄉則博筮之具不得入境，蓋先君子之於此物，嫉之甚嚴，而禁之甚周。當初禁時，子弟有不率教者，或於叢箐中關密室，或匿舟港汊復曲之處，風雨夜深，相聚而嬉。先君子恆踏泥濘，揭沼沚以搜索之，既得，則誨以利害，至於流涕，徹旦不息。先君子嘗緣此犯霜露致疾，而受者亦內疚以自澡雪，卒爲善士，久之而比閭相戒以不忍欺矣。粵海濱諸縣，爲羣禁窟宅垂百年，吾鄉縮穀厓山之口，稱最衝劇，顧比歲鄉中無一盜，而外盜亦未或敢一相擾，蓋自先君子旣任鄉政，先絕賭以清盜源，復辦團以防盜侵。吾鄉雖丁男不滿千，然團保之力實足以自固。故三十年來，辦清鄉之軍吏，其足跡未嘗一履吾茶坑，而吾茶坑亦未嘗一度以盜案勞有司之檢護。在鄉人固安之若素，而不知皆先君子瘁溷心血以易之也。

嗚呼！頻年來，先君子以不孝故，常播越於外，鄉風亦稍替矣。而茶坑之鄉，治猶爲最於吾粵，使先君子之業不一中輟，其所大造於鄉，宜何如者？使先君子之業擴而充之，其所大造於國，宜何如者？先君子雖排難解紛，日不暇給，事後有言謝者，則揜耳若將浼踖踏若無以自容。或強之，則所受以餼餌二紙盒，酒二瓶，爲常。常自挈以歸，餼餌則賚童孺，曰：「此某鄉某某長老所餽也。」酒則貯以饗客，瓶鬘纍有標識，視一歲積瓶，而本歲所利息之事，其數可知也。或問事非切己，何所求何所爲而勞苦若此？先君子則曰：「吾亦不自知，吾但覺人有困厄，爲吾力所能解者，苟吾力不盡，則吾心一息不能自安耳！」直至去年夏秋之間，先君子爲林姓與陳姓、周姓與劉姓兩械鬪案，猶費數月之力，爲之往復奔走，其老而無倦也若此。孔子稱「仁者安仁。」嗚呼！吾先君子幾近之矣。

先君子之孝友睦慈，其庸德實爲人所莫能及。不孝啓超生始彌月，而先王母黎見背，不及見其所以孝養者如何；而違事先王父教諭公者猶二十年。教諭

公年七十四而棄養，時先伯父松澗公先卒已四十年，先仲父梅澗公先卒亦十六年矣。教諭公自六十五以後，無歲不病。兩伯母皆異宮以處，唯先君子與先慈，實日夜侍。昔人稱奉親懿行，謂衣不解帶，目不交睫者若干月；若吾父母之事，吾王父，則十年之中，若此者歲必數月也。先慈旣以積勞奄逝，其最後五年之役，則先君子一身自任之，自飲食以逮溲溺，息息需人。先君子必躬自操執，子姪僅得間接承事而已，曾未有所假手。教諭公常以先君子之能治鄉事爲樂，且於諸孫學業責望至切。先君子日則斂勞，鄉社鄉校閒，夕則就病榻報告成績，以博歡笑。蓋十年如一日。逮教諭公旣考終，不孝等稍稍成立，而先君子精力亦漸漸耗瘁矣。先君子同懷六人，其四蚤逝，唯家三姑母適趙氏者，齒弱於先君子六歲，今猶健存；而旣寡居，故數十年兄妹相依爲命，浹旬不見，則結轡不能自解。先大伯母二十五而寡，先君子事之如母。有一子，爲先兄啓昌，字伯蕃。先君子篤愛之，過於不孝兄弟；顧授之學，督課甚嚴，不稍姑息。學成餼於庠，才名籍甚，先君子方稍自

慰；而伯蕃遽以二十九歲夭沒，婦以哀殉。遺三子，不數年而長，次復繼夭，唯幼僅存。先君子深痛極慟，坐是更不忍與先伯母遠離。蓋先伯母極人生不堪之境，遇晚而失明，能排遣一二以保其天年者，唯先君子是賴。先君子既以友于之愛，不願斯須去鄉井，而不孝啓超乃自作孽，亡命十餘年不返，貽先君子以驚憂播越，至再至三，閒歲輒一涉重洋，撫視不孝等而嘆咻之；然在家則係念兒孫，遠出又縈懷嫂妹，十餘年閒，心緒未嘗一日寧帖。先君子之無量痛苦，一一皆不孝貽之感也。

先君子精力之強，體魄之健，逾於常人。平生極操勞，而遵疾殊少。年二十八，遭先王母之喪。先王母之喪以急病，氣息既不屬。而先君子始躬負以歸，命於祖屋之正寢，其閒相距可半里，因感受醫家，所謂該風者，自是每遇暴風雨將至，輒全身筋骨作酸痛，數十年不治；然舍此無他大疾苦。辛亥之冬，嘗大病一次。時革命方酣，廣東秩序大亂，扶病以適日本。不孝等一見欲號，蓋面目幾不可識認矣。

已而頤養數月，健全似反過其舊。去年三月，不孝等南歸介壽；而先君子復率之徧展諸墓，攀厓越嶺，步履甚健。不孝等竊竊自喜慰，謂更錫十齡，彼蒼其或不有所恠。

時帝制之議已寢萌芽，不孝啓超乃竊請於先君子，謂將棄官避世，奉親以終。先君子正色切責曰：『汝與項城既已共事，項城苟欲干國紀，汝宜思所以匡救之，阻止之；不得則思所以裁止之，懲治之。不務此二者，而唯思潔其身，非能率吾教也。』遂督促勉日北上。不孝等乃皇悚告行。嗚呼！痛哉！酷哉！使早知彼日即爲與吾親永訣之日，雖日日威以夏楚，何當寸步去左右？使吾親早知彼愛子自茲以往，即無復更受彼顧復之日，當亦不忍割此心上肉而揮之去也。嗚呼！痛哉！酷哉！不孝啓超豈復能齒於人類？禽獸猶知反哺，不孝乃並禽獸而不如。先王父臥病十年，先君子未嘗一日不侍側，猶常以奉侍不謹引爲大憾。不孝之於先君子，乃並未嘗得一刹那頃之奉侍。受病不知何時，服食不知何藥，當吾親宛轉殤



殛之日正不孝指天畫地之時；兩月不成服，百日不奔喪；日日錦衣美食，華堂宴處，鉤心鬪角，抗顏抵掌，以談當世之務；人倫道盡，何以自容？嗚呼！痛哉！酷哉！

先君子之喪，舊曆二月十一日，而今曆三月十四也。距喪前半月，不孝奉手諭，告以嘗櫻小疾，旋已全愈。諭中以陳林械鬪將復起，不能卒調停，引爲至憾。復諄諄言三舍妹嫻事，冀速見其成。末更授不孝以蘇子瞻留侯論，命終身誦焉。由今思之，語語皆遺命也。使不孝稍有感覺者，以彼時奔歸侍養，何患不及事？不孝罪孽積躬，天奪之魄，聞親病而狃於小愈，矜然不以爲意，有疆微而不知省也。嗚呼！痛哉！酷哉！不孝之罪，實通於天。先君子蓋病於香港，歿於香港。其時不孝啓超身在香港，而乃委死父於不顧也。不孝方應武鳴，陸公之招，入桂從軍，而取道香港，以三月八日至，十二日行，不審以何罪業，爲鬼矚弄？自發罪念，妄以所履至險，懼貽老父憂，不敢往朝，且不敢通聞問。疾大漸兩日，而不孝乃去港，不孝去港兩日，而病遂不起也。聞先君子之病，初本甚微，忽見報紙謠登，不孝啓超發狂疾入

醫院，疑懼相乘，遂以增劇。使不孝能以其時忽詣膝下，安見不霍然病已，卽不爾，而更徵良醫，選藥物，病殊非不可療。蓋病之加劇，乃在誤食湯圓。脹梗胃際，非不治之證；而人事有未盡也。天乎！律以春秋許止不嘗藥之義，不孝啓超乃躬弑吾父也。嗚呼！痛哉！酷哉！

先君子彌留之際，乃嚴責家人毋得以電召不孝啓超，謂不孝方有事於國也。使不孝猶在國中者，無論如何，其必能聞報而奔視含殮；乃萬咎所叢，天罰未已，使之越在安南，窺遠負絕之域，蝓伏展轉，經月始達南寧，音信梗斷，百無覩聞。由南寧而梧州，而肇慶，而廣州，中更事艱萬千，所歷又復經月。不孝啓勳等罪又萬死，乃徇親朋之請，匿不以告。而不孝啓超，於此兩月中，乃食肉衣錦，雍容歡笑，曾不自知其非人。親朋所以爲不孝計者，用心至苦曲，而用情至厚擊。不孝其安敢有慙？獨恨不孝天性涼薄，自絕於天，自絕於吾父，遭此大故，閱數十日，曾不能於寤寐中得一徵兆，以自警覺，致陷於曠古未聞之大戾。而未由自贖，實自求禍。

其又誰尤？猶復不知其罪，囂然思於役異域，道出港滬之閒，不孝啓勳，始不能更復有所隱，一一告以實，而不孝啓超既已成天地閒莫大之罪人，而永劫弗克自湔拔矣。嗚呼！痛哉酷哉！

邦人諸友，不知其不肖，或妄以國事相期許，國事絲毫何所裨補，而只此一垂老之親，生不克養，病不克侍，喪不克親，悠悠萬古人閒，何世彼蒼者天，曷其有極？今者干戈滿眼，魑魅搏人，奉輻歸葬，不知何日？大事未了，安敢祈死以益其罪？有覩苟活，誠知不復能齒於人數。但思乘此苦塊餘生，一述先君子之盛德大業，庶幾海內耆碩長老，錫以鴻藻，永其謳思，小之爲泉壤之光，大之興國人之化，則不孝等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神志奮亂，語無倫次，伏唯矜鑒！——棘人梁啓超、啓勳、啓文、啓雄泣血稽顙。



# 章太炎尺牘

## 癸卯與劉光漢書

昨得手札，並大著二種。下走數歲以來，以世無轍人，自分臣之質死；今者奉教君子，吾道因以不孤，積年鬱結，始一發舒，勝得清酒三升也。

曩時爲左傳讀約得三十萬言，先爲敘錄，以駁申受之義，辭繁不暇具述。至以中壘以治左氏，說似支離；然君山新論，明言劉子政子駿，伯玉父子，呻吟左氏，下至婢僕，皆能諷誦。此語固非無據。君山親見二劉，語當可信。今之疑者，但以漢書所言，歆數難向，向不能非間；然猶自持其穀梁義，取此爲證耳。僕則以爲仲任論次人材，鴻儒通人，本與儒者有別。漢世儒者，墨守一先生之說，須以發策決科，此專持家法者也。向歆本好博覽，左右采獲，自在鴻儒通人之列，與墨守者有異。卽觀子駿之說左氏，猶多傍引公羊，則向之兼通二家，未爲異也。穀梁與左氏，義

少違戾，與公羊復非同趣。上自孫卿，下至胡常翟方進輩，皆以左氏名家，而亦兼治穀梁。蓋二家本無魯學，異夫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，則子政貫綜二氏，宜也。新論本書，今已亡佚，所引數語，見于論衡。素丞相之遺迹，猶可蒐尋，量其時代，本在叔皮之前。譚子玉莽朝已仕。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。說苑新序，所舉左氏成文，多至三十餘條，慮非徵據他書者；其間一字偶易，適可見古文左傳，不同今本。且子政之改易古文，代以訓詁者，亦皆可觀。太史公世家所述，大略同茲。字蓋與今異者，則可見河間古文；訓與今異者，則本之賈生訓故，摛繹古義，斷在斯文。此僕所以珍爲鴻寶也。若乃正義之作，亮有數難。劉許諸家，多義例而少訓故；然其例猶大體相似。仲師子慎，多訓故而少義例，其訓故又多求異。侍中兼之，亦申己義。治經者既貴其通，亦貴其別，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，以侍中之言蔽仲師，家有異義，又不容唯阿兩可。

如冲遠疏詩，毛鄭異義，各自分疏，不加裁斷，此固傳箋並用，疏不破注，不得不爾。今左氏古注，既非原本，特從他書采輯，即注雖出于古人，而定注者乃己也。似宜定其然否，以然者爲注而釋之，以否者入疏而駁之，然後曉有準的，不同事務編輯者。

至夫古義無微而新說未鑿者，無妨于疏中特下己意，已不爲家法所困。陳碩甫之疏毛，惠定字之述易，皆因執守師傳，以故拘攣少味。僕竊以爲過矣。舊疏攷證家有是書，正義雖未完具，終望諷誦一過，未知他日可以借閱否？甚覲覲也。

大著駁太誓答問，條理明滯，足令龔生鉗口。墨孟諸家所引太誓，尊意謂在下篇。下走曩日持論，則謂國語有引太誓故者，故卽訓故之故；疑墨孟所引，皆在太誓故中。周漢人稱引古書經典傳注，往往不別，亦猶引書序者直稱爲書，而士禮喪服之記，至今與本經同列，其比例也。至太誓有故，諸篇無故者，或今已散佚，或如管子中偶爲數篇作解，而他篇不盡作解。未審尊旨然否？

大著小學發微，以文字之繇簡，見進化之第次，可謂妙達神指，研精覃思之作矣。下走三四年來夙持此義，不謂今日復見君子，此亦鄭服傳舍之遇也。請述數言以爲塵壤之助。尊意以尊會二字，皆以酒器酒名引申爲貴者之號，此旨正與僕合。夫重其秩位，則謂之尊；敬其法典，則謂之彝。易稱不喪七鬯，史有三爲祭

酒，此皆古人重酒之徵。旁徵印度，則婆羅門以蘇摩爲天王；近徵日本，則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。至少康爲庖正，得以光復舊物者，亦以釀酒悅衆之故。杜康卽

少康。

此皆往事可驗者矣。尊者謂人偶爲仁，合於康德之義。僕按古文仁字作𠂔，

夷字亦作𠂔。而山海經稱夷羿爲仁羿；蓋夷俗仁，仁者壽，所以名夷者，其初祇有仁字，後以雙聲相轉，始作夷音，亦眞脂通轉之理也。說文入𠂔同字，而𠂔字特訓仁人，則𠂔亦卽夷字，下體詰詘，象夷俗踳踳也。段先生未明茲義，遂以仁人之訓爲淺人所妄改，亦輕于疑古矣。尊意引君訓羣之說，因以林烝比況，此可爲爾雅舊注與高郵王氏之新說，通其郭隔矣。僕疑古文君祇作尹，如君氏作尹氏是也。尹字從又持杖，父字亦從又持杖，此可見上世家族政體，父卽家君，君卽國父。延及周時，三公稱農父弘父祈父，而漢時亭長亦尙稱曰亭父，此皆沿襲古語也。尊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，而六字以上卽無古文，以此爲上世原人，祇知五數之證。僕向者曾思斯義，祇以五色五音五位作證，今君復能實證古文，則眞豁然。



確斯持之有故矣。陳義奧博，不復能贊一詞也。章炳麟白。

## 再與劉光漢書

連接三書，以事冗未及答；今少得暇，敬陳鄙意，以俟采擇。

春秋書朝而無三時之禮，君云魯在東方得之；然公及宋公遇於清，則遇禮未嘗不舉，而事在造次，當不及會禮之詳備。是知遇名與周禮同，遇實與周禮異。素王改制，固無其文；桓文霸政，亦未墻爾；此絕不可解者。劉賈以遇爲冬遇，此卽取周禮爲說。無如事在夏時，不應反行冬禮。下曲禮云：「諸侯未及期相見，曰遇。」此爲今文家說；征南取以解經，于情轉愜。竊疑周禮亦有損益，緯書文耀，鈞有成周改號。袁弘分官之說，恐前此固嘗修改，非必始于袁弘也。前書云：孤卿非齊晉所無，齊晉指桓文霸制，文尙未明，故君疑謂齊晉二國耳。春秋上公之國，惟有宋在。或六月行殷禮，無周禮孤卿之制。然三監之稱公，見於儀禮，則亦與孤卿同體。

周室舊封，惟衛最大，實兼殷畿千里之地。

鄭謂鄭國爲衛所并，此未必然。鄭國所兼，皆是衛事；若爲衛所并者，

則鄭國自當有詩，如魯爲鄭所并，魯爲齊所并，而魯猶二風自載彼國之事，不載鄭魯之事也。

其後方伯之國，亦當自有

其官。觀衛晉皆置六卿，未必僭擬天子。其二，卽三監耳；而春秋書此，亦與三命之卿無異。且卿亦書爲大夫，此豈絕無取義？或大夫爲孤監命卿之通稱，文從省略，則然乎？若夫五十凡例，不足盡傳文之旨，君言誠是，而劉賈許穎復於傳文之外，自爲枝梧，則不足致意者。今欲作疏，惟就征南釋例，匡救其違，先於篇首爲條例數十篇，然後隨事疏證，名附其年，斯綱紀秩如矣。康成箋詩，必先作注；輔嗣說易，亦有略例。此則揭示大義，自與隨文訓說有殊，可據以爲法者也。征南釋例，惟拘與赴告者必當匡救，其餘可采者多。卽如賈侍中言左氏義深君父，此與公羊反對之辭耳。若夫稱國弑君，明其無道，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爲解；征南于此，最爲闕通。而近世鍼儒，多謂借此以助典午，如焦里堂沈小菴輩，可謂深通古義矣。于此猶斷斷忿爭，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，弋者猶視乎藪澤也。征南短喪之說，亦爲

近儒所說。若夫據檀弓所述曾申之說，則左氏本無此義；惟文公于喪中納幣，而傳謂之禮者，或由歷記有僞，誠難猝定。其他卒哭除服之法，未有明徵。然春秋諸大國，惟魯、衛、齊、晉；周室所封，宜秉周禮；秦、楚僻遠，或維前王之俗；杞、宋本用夏殷舊典，而附庸小國，亦多得封于前代，則典禮不同，亦毋多怪。要之邦交之法，雖僻陋在夷者，亦不得不以周禮爲準；若內政則未必爾。故喪服三年之制，亦不通于杞、宋諸國。

至于編輯舊注之法，鄙意漢世以左氏名家者，不止賈服、二公、賈誼、馬遷、二劉，下及司農父子，其訓詁皆略可詮次。前四公同覩古文，義據確鑿，二鄭賈服，漸有粗疏。今既所據多家，而又摭拾不具，非如毛、鄭、二公原書具在，是當擇其善者，列之爲注；其異說，則於疏中駁之可也；其先儒所未具者，自下已說，列於疏中，亦可也。

又

來書言後明史當作地理職官藝文三志，最是遺老故書，蒐尋未易；然禁書目錄，於今尙存，卽編排亦非難事，特四部七略諸科，不易分配耳！職官經制，略與全盛之世有殊；惟臨事題署者，致爲紛拏，非細攷不能得實。地理最易，直于皇圖中抹去數省，遞縮遞微，則瞭然明白矣。南疆佚史，日本亦有鈔傳，惜其僞誤過多，行篋中，獨有明史及行朝錄，舉以對校，未能就理。內地既有舊刻，宜速印行。明季舊聞，多在零丁小冊，獨此則爲正史體裁。睿臨卽故相溫體仁之誼子，故議論不偏護東林；其後福王亦甚平允，而日本所鈔卷帙未具。西南諸將，若李定國、劉文秀輩，則無列傳；孔有德、尼堪之死，皆所不詳；延平始末，亦不具載；未審內地有其文否？

編輯辭典體，與字書有異。字書但據朱氏通訓，略施條貫，如是已足。辭典當

分詞性，而日本九品之法，施於漢文；或有進退失據，兒島獻吉復增前置詞爲十品。然此皆以歐語強傳漢文；而副詞一品，尤爲雜亂，必應分析。又說文訓吹爲詮詞，此亦自成一種。如聿曰吹謂等字，有時爲意中擬議，而非實形于言，則皆當以詮詞目之。公羊傳云：「王者孰謂？謂文王也。」此謂字非明有語言，與尋常用爲動詞者有別，則所謂詮辭者也。爾來新學小生，歸命日本，或以英法語格，強相支配，適足見笑大方。此則吾輩責任，必不應弛者也。

## 與王鶴鳴書

仲皋足下：

得書，論古今事四端，多與鄙懷刺繆；念不可終祕藏，故爲明者道其一二。足下云：儒術在致用，故古文不如今文，朱陸不如顏李。僕以九流著於周秦，凡爲學者，非獨八儒而已。經師授受，又與儒家異術。商瞿高行鐸椒之流，嘗事王侯，名不

確確顯著如孟荀魯連也。春秋斷獄，禹貢治河，三百五篇當諫書，無過以典訓緣飾，不卽曲學于祿者爲之。漢之循吏，吳公張釋之，朱邑黃霸，少驚如韓延壽，皆以刀筆長民，百姓戴德。仲舒乃爲張湯增益苛確，實仕江都，民無能稱，侷於千駟，此則經術致用，不如法吏明矣。周官九兩曰：「儒以道得民。」鄭君曰：「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。」今顏李所治六藝云何？射御猶昔，禮樂卽已疏陋；其言書數，非六書九章也。點畫乘除，以爲盡矣；販夫販婦，以是鈎校計薄，何藝之可說？僕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，有用與否，固不暇計。求六藝者，究其一端，足以盡形壽，兼則倍是，汎博以爲用，此謂九能之士，不可言學。近世翁同龢潘祖蔭之徒，學不覃思，徒摭撫公羊，以爲奇觚，金石刻畫，厚自光寵，然尙不敢言致用。康有爲善傳會，媚以撥亂之說，又外竊顏李爲名高，海內始彬彬向風，其實自欺；誠欲致用，不如據史識形名者多矣。學者在辨名實，知情僞，雖致用不足尙，雖無用不足卑。古之學者，學爲君也；今之學者，學爲匠也。爲君者南面之術，觀世文質而已矣；爲匠者必

有規矩繩墨，模形惟肖，審諦如帝，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。韓非說炳燭尙賢，治則治矣，非其書意。僕謂學者宜以自省。足下云：「古之良史，孟堅不逮子長遠甚。」此兩宋以降恆言也。棘下生左邱明之學，賴史記存其故訓，不絕如綫；言先黃老，後六經，誠過八書，乃不逮漢志翔實。游俠貨殖諸篇，一予豪猾，一予齊民，此爲後療于前；文章工拙之論，非僕所敢知也。足下云：「辭章詩歌，其用賢于歷史。」此本諸希臘亞歷斯陀德者。夫論稱文勝爲史，盡飾之至，素以爲絢，宜莫如史志。然則本六藝以述典法，其緒言爲文辭，竺學而不文，白賁也；尙辭而弱質，翰音也。識典章者，辭章詩歌，始吉圭無盈辭，荀卿賈生知之矣。且古之爲詩，以陳國俗。鄭君序其詩，謚曰：「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，則循其上下而省之；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，則傍行而觀之。」夫蟋蟀山樞萬生蔽曼之辭，似若放曠，其實皆爲國事，發憤高厲；近神仙者，獨有樂府，然如獨鹿諸篇，猶有所感切陳諫。詩不系國風，雖幼眇善感人，無以增懷古之念。陵虛高行，自有老莊浮屠之說，助其怨欣，無以

辭章詩歌爲也。

僕又聞之。凡諸樸學，雖阿好者有非弗能隱，雖媚嫉者有是弗能蔽，瑕垢磊采，效情同見，是以無偏無黨。文辭卽否，忌者相攻，雖橫言無一字中律令可也。朋黨相比，雖多病則謂之美。近世比周之德，獨文士爲衆。苟卿欲隆禮義，殺詩書；僕亦以爲當世如是矣。足下云：「學校雖劣，猶瘡于科舉；科舉廢，學校興，學術當日進。」此時俗所數稱道者，遠觀商周，外觀歐美，則是直不喻今世中國之情耳！中國學術，自下倡之則益善，自上建之則日衰。凡朝廷所闡置，足以干祿，學之則皮傅而止，不研精窮根本者，人之情也。會有賢良樂胥之士，則直去不顧，自窮其學。故科舉行千年，中間典章盛于唐，理學起于宋，天元四元興宋元間，小學經訓，昉于清世，此皆軼出科舉，能自名家；寧有官吏獎督之哉？惡朝廷所建益深，故其自爲益進也。今學校爲朝廷所設，利祿之塗，使人苟偷，何學術之可望？且主幹學校者，旣在官吏關節盈篋，膏粱之家，終在上第，饗人或不得望其門，此爲使學術日



衰，乃不逮科舉時也。曩者凌曙賣香，汪紱陶瓦，戴震裨販，汪中傭書，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；及其學術有造，往往陵厲前哲，修名爛然。自今以往，上品將無寒門，斯風則墮地矣。方更增悲，無爲幸也。章炳麟白。

### 與人論樸學報書

海潮足下：

羣言殺亂，國故日衰，得樸學報振起之，忻慰無量！觀其遵守師法，研精覃思，信非季平長素之儕矣。然與鄙見復有大相逕庭者：其治小學，重形體而輕聲類，徒以江戴段王陳義已具，不欲承其末流，故轉以本義本形爲機，以此教兒童識字，非無近效；若守此不進，而欲發明舊籍，則粘滯而鮮通，是特王筠釋例之嗜，可稱說文學，不可稱小學也。指事六例，非專守十四博士之陋者。抑自周孔以逮今茲，載祀數千，政俗迭變，凡諸法式，豈可施于輓近？故說經者所以存古，非以是適

今也。先人手澤，貽之子孫，雖汙垢僇劣者，猶見寶貴；若曰盡善，則非也。禮經一十七篇，守之貴族，不下庶人。皇漢迄今，政在專制，當代不行之禮，于今無用之儀，而欲肆之郡國，漸及鄉遂，何異寧人欲變今時之語，返諸三代古音乎？毛詩春秋論語荀卿之錄，經紀人倫，平章百姓，訓辭深厚，宜爲典常。然人事百端，變易未艾，或非或肆，積久漸明，豈可定一尊于先聖？春秋三統三世之說，無慮陳其概略。天倪定分，固不周知；豈有百世之前，發凡起例，以待後人遵其格令者？故知通經致用，特漢儒所以干祿；過崇前聖，推爲萬能，則適爲桎梏矣。

僕以素王修史，實與遷固不殊，惟體例爲善耳。百工制器，因者易而創者難。世無孔公，史法不著。尙書五家，年月闕絕，周魯舊記，勞雜失倫。宣尼一出，而百國寶書和會于左氏，邦國殊政，世系異宗，民于河居，工自誰作；復著之國語世本，紛者就理，暗者得昭，遷固雖材，舍是則無所法，此作者所以稱聖也。何取三科九旨之紛紛者乎？舊國舊都，望之暢然，不見古人，我心蘊結，則故書雅記之所以當治，

非謂是非之論盡於斯也。

抑呂君謂兩漢家法最嚴，不引雜說；許鄭論義，漸入懷疑；以是一流，爲解經之極軌。夫墨守者亮不足道，召陵高密，說異前師，必以經記舊文爲證，非雜取時俗事狀以更師說者。漢世尙然，況在今日；中國尙然，況在異域；中西學術，本無通塗，適有會合，亦莊周所謂射者非前期而中也。今徒遠引泰西，以徵經說，有異宋人以禪學說經耶？夫驗實，則西長而中短；冥極理要，釋迦是，孔父非矣。九流諸子，自名其家，無妨隨義抑揚，以意取捨。乃者以筭籥箋注六藝，局在規莖；而強相皮傅，以爲調人，則祇形其穿鑿耳！稽古之道，略如寫真，修短黑白，期于肖形而止，使妍者媿，則失矣；使媿者妍，亦未得也。及夫先天八卦，河洛僞圖，方士妄言，情僞較著；而復援引其說，則違於師法甚矣。

雖然，大雅不作，周公其衰，末學紛馳，樂不操土。呂君於舉世不爲之日，獨能匡扶微學，式昭德音，斯可謂言歸於周，有始有卒者也。文深小苛之辯，則吾豈敢？

章炳麟頓首

丙午與劉光漢書

來書所述左氏三例，第二條云：「賈服雖善說經，然於五十凡例外，間有所補；或參用公穀，不盡左氏家法，宜存而弗論。」僕懷斯疑甚久，始謂劉賈諸儒，曾見左氏微言，或其大義，略同二傳；而杜征南不見，遂疑諸儒詭更師法，後復紬繹侍中所奏，有云左氏同公羊者，什有七八。乃知左氏初行，學者不得其例，故傅會公羊以就其說。亦猶釋典初興，學者多以老莊皮傳。征南生諸儒後，始專以五十凡例爲榻檠，不復雜引二傳，則後儒之勝於先師者也。然以是爲周公舊典，抑又失其義趣；其間固有史官成法，如赴告諸例是也。自茲而外，大抵素王新法，賓禮有會盟而無宗覲，官職汰孤卿而存大夫，其非周魯舊史，固已明白。公羊以殷禮自文，誠辭遁；左氏末師，又謂當時霸制，其於會盟之禮則從矣；抑豈孤卿之秩亦

霸制所無乎？故知酌損周官，裁益齊晉，斯素王之志也。

征南釋例，亦有違者。如傳說殺大夫者，不書其名爲無罪；而稱名者，未可遽云在辟。征南不悟，乃謂泄治孔達之流，悉有罪戾，則違於傳意矣。劉賈諸儒，以爲大夫三命以上，經始言名。此雖於傳無文，顧非旁取公穀。若夫春秋內魯，故叔孫未受三命，名已見經；楚國既受周胙，楚世家：成王元年，太子賜胙。雖小國而爲方伯，故屈完如師，春秋有錄；其餘三叛之有名章徹，吳札之讓國見褒，此皆軼在例外。而征南必執此以議劉賈，則又過矣。

足下所云甄釋字義者，謂取說文以補侍中之缺，誠是。鄙意左氏古文，太史公時有義訓；子政說苑，斯類亦多，其可以發見古意者，凡數十條，當視賈許尤重。賈太傅書有道術一篇，悉訓詁；若取此以說左氏，則舉義存者多矣。韓非采左氏說最多，其辯論繁而不殺，僕曩時嘗刺取之。備內篇有引桃左氏春秋一事。桃卽趙字，桃左氏春秋，謂趙人虞卿荀子所傳左氏。劉襲之徒，復何所究其辭耶？昔著

春秋左傳讀文多不能悉錄，敍錄一篇，專駁申受業已寫定，郵寄呈覽。

又

古韻分部，僕意取高郵王氏；其外復采東冬分部之義。王故有二十一部，增冬部則二十二，清濁斂侈，不外是矣。黃承吉曲直通說誠倚偉，亦稍稍病舍胡。且東部與尤侯二部，通轉甚衆；若后囊之爲項託，後之韻鞏調之韻同，於古有徵。今音讀顛如容，以吼爲哢，亦由自然轉變，非有強作，寧當以一說蔽遮之？然分部雖繁，要當知其鄰類；如之與蕭尤爲類，脂與真文元爲類，支歌爲類，蒸侵覃爲類，東陽庚爲類；此皆眇合自然，今古不異。戴段諸公，於斯盡瘁，審音有素，非專比合詩騷。後學守文，局於當句，故爲承吉所譏。雖然，寧人於此，誠有胡缺矣。江戴諸公，蓋非承吉所能議也。

又

各省鄉土志，體大物博，誠難驟了；博物學復待專門爲之。鄙意今日所急，在比輯里語，作今方言。昔仁和龔氏，蓋志此矣。其所急者，乃在滿洲蒙古西藏回部之文，徒爲浩侈，抑末也。

僕所志獨在中國本部。鄉土異語，足以見古字古言者不少。若山東人自稱侷子，侷從夸聲，本卽華字，此可見古語相傳，以國名爲種名也。廬州鄙人謂都市居民爲畚子，讀如泰畚從大聲。說文云：「大者人也。」亦古語之流傳也。比類知原，其事非一。若能精如揚子輯爲一書，上通故訓，下諧時俗，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矣。昔仁和翟灝作通俗編，其於小學鄙淺，上比子慎，猶不逮；其去子雲，復乎遠矣。吾儕於此，猶能致力，亦有意乎？

## 再與劉光漢書

申叔足下：

與君學術素同，蓋乃千載一遇；中以小釁，剪爲仇讎，豈君本懷？慮亦爲人註誤，兼以草澤諸豪，素昧問學，夸大自高，陵懷達士。人之踐忿，古今所同，鋌而走險，非獨君之過也。天美其衷，公權隕命；君以權首，衆所屬目，進無搏擊彊禦之用，退乏山林獨善之地。彼帥外示寬弘，內懷猜賊；閑之游徼之門，致諸干楨之域。臧穀扈養，由之任使；賃春執爨，莫非其人；猜防積中，菹醢在後，悲夫！悲夫！斯誠明哲君子所爲嗟悼者也。

夫恩素厚者怨長，交之親者言至。僕之於君，藝術素同，氣臭相及；猥以形壽有逾恆人，視之若先一飯，精義冥思，亦有多算。君雅好聞望，不台於先。我自謂文學緒業，兩無獨勝，懷此望彌以恨恨；然僕豈有讎蔽之志哉？學業步驟，與相將悠



悠之譽，又非由己。嚶昔坐談，蓋嘗勤攻君過，時有神悟，則推心歸美，此蓋朋友善道之常，而君豈忘之邪？自頃驪張，退息墳典，匈懷相契，獨有黃生，思君之勤，使人髮白，何意柿附，乃尋斧柯？令中夏無主文之彥，經術有違道之謗，獨學少神解之人，干祿得鼎烹之悔，以此思哀，哀可知已。君雖絳離鞅絆，素非愚闇，內奉慈母，亦聞史家成敗之論，絜身遠引，雖無其道，陽狂伏梁，爲之由已。蓋聞元朗沖遠，皆嘗爲凶人牽引矣。先迷後復，無減令名；況以時當遜尾，經籍道息，儉德避難，則龍蛇所以存身，人能弘道，而球圖由之不隲，禍福之萌漸，廢興之樞機，可不察乎？然則唐棣之華，翩然如反，未之思也，何遠之有？

### 丁未與黃侃書

季剛足下：

前得蘄州方言小志一紙，佳者即采入新方言；自餘猶有未了。若盛之言裝，

治之言攬，強之言強，字俱強勢之言卵，此蓋南朔通言，字亦易舉。獨攬字一條，有治

亂徂存之例，佗卽不煩最錄也。止人語者，言曷住。恐祇作遏，與奇字聲猶未近。看

養或亦本字，若言顧復，非必借看爲象也。謂煖曰衰，此卽涓字，俗作滾者，水沸名

涓，因移以言溫煖，殆非溫字。謂近爲哀，此爲剗字。說文：剗俗摩，廣雅訓磨，曹憲音

五哀反，徐鉉音五來切，今語如哀近合此讀。若作研字，聲類亦可通轉；然不如作

剗爲塙。凡云論議剗切，亦謂其切近耳。是此語古今不異。俗字作捱，則無義也。持

物爲掇，緩言則謂之擔，擔卽儋字，世俗並能舉之。擲亦一音之轉，廣明聲變可也。

竊謂理董方言，在證明其難知者，不在疏舉其易曉者。僕于不中用不了了輩，

並刊剗不入錄，義乃在是。及夫稱甚爲好，與古稱甚爲孔正同。釋器：肉倍好，好倍肉。郭訓：好爲

孔。此卽借好爲孔。圖東同入相轉。稱食爲吮，與旣訓小食正同。吮從气聲。論語不使勝食。旣今作食，氣是气，聲字可借

爲旣也。晏子內篇操下：免粟之食飽，士之一气也，炙三气，士之二气也，五卯，士之三气也。借气爲旣，與今言吮正同。說文新附有喫字，雖已見

玉篇，然古無其文，不如借用喫字，猶可知本當作旣也。是雖方國通言，猶必刺取以見語抵，其有弔詭殊

言，已見史傳，而求之訓詁，莫能明其本株者，一切棄之如遺。此則奇觚異衆，所以殊於翟灝之徒，尊著吳臺儻童諸條，所謂豁然塙斯，眇達神旨；雖子雲復起，慮無以易斯言。循是求之，則足以實五稼飽邦民矣。草稿附上。章炳麟頓首。

## 再與黃侃書

季剛足下：

前論方言六例，今疏如右：一曰一字二音，莫知誰正。衣開曰儻，從聲類則音如啓，依多聲則音如又；物亂曰縮，準唐韻則聲如酋，隨便語則聲如糟，是也。二曰一語二字，聲近相亂。謂去曰竭，竭去雙聲，故言竭者，猶書去；謂訖本既之借依類音氣，曰啜，啜吃疊韻，故言啜者猶書訖，是也。三曰就聲爲訓，皮傳失根。據地不起曰賴，菱，因以聲訓則曰賴詐；受人離蔽曰謾在兜裏，因以聲訓則曰鞞在鼓裏，是也。此例即釋名舊法，未爲正謬。然求其聲類，則是指爲本語，則非。如天、顯也，不可直以顯爲天；春、蠶也，不可直以蠶爲春。四曰餘音重語，迷

誤語根。揭曰揭刺，以刺亡義則蔽揭；紕曰紕怛，以怛亡義則蔽紕；釜曰釜盧，以盧亡義則蔽釜，是也。此例已防于古，如焦德有怛亡焦旁，臬有旁亡臬旁，疊訓連語，純無本字者，又各有異。五曰音訓互異，凌雜難曉。杓飯卽盛飯，杓卦卽貞卦，杓聽卽偵聽，言杓同，所爲言杓異；在面曰巴爲輔，在孔曰巴爲魄，在尾曰巴爲把，言巴同，所爲言巴異，是也。六曰總別不同，假借相質。凡以手斂持通曰又，以手斂脅則別曰侈；凡有所攝受通曰用，以口受食則別曰齧，是也。明斯六例，經以音變，諸州國殊語詰詘者，雖未盡憶，儻得模略，足以聰聽知原。今所撰方言，幾八百事，暇日幸爲我編次。天氣慘凜，髮衣當速購取，爲道自珍，幸甚幸甚！章炳麟頓首。

### 三與黃侃書

季剛足下：

頃與諸生籀說文爾雅，得數事。孫仲容疑說文疊字，楊許所說不諦，以金文

有嬾爨，謂疊古文作疊，從彖組會意，且盥皆組字也。盥者，從且閒兩肉半見會意，僕因念盥本宜字古文，六作◇，與冂相似，宜本作盥，從古文且中肉半見形誤爲宜。張參據熹平石經作宜形，蓋倉頡凡將正體，異於說文，館客二古文，竝當作盥，其訓當從釋言，宜着也爲正。引伸爲安，猶甚字從甘，訓尤安樂。飲食男女，生民以爲大欲，衽席之上，尊俎之間，皆便安地也。易曰：「需君子以飲食宴樂。」宴樂卽安樂，字本作晏。說飲酒爲燕，亦書作宴，並以晏爲本文。說文：晏，安也。孳乳作晏，飲食稱晏，宜本訓着。說文：肴，啖也，引伸訓安，與晏反覆相例，釋詁顯代也。因念周頌言：「不顯不承，無射于人斯。」大雅言：「凡周之士，不顯亦世。」顯並訓代，不者發聲也。有代之者，有嗣之者，故得無射，有代之者，故得奕世也。代，說文本訓更，更有二聲，說易曰更，相續亦曰更，古多作庚，實更字也。故代爲更代，子孫相繼，亦曰代。冠義：適子冠於降，以簪代也。孟子引書：「丕顯哉，文王謨，丕承哉，武王烈，右啓我後人，咸以正無缺。」與周頌「不顯不承」同文。斯爲誠飭之言，言當代文王謨承武王烈以右啓後人也。高郵王氏未嘗釋詁，徒以

顯訓爲明，欲以詞例相耦，易承爲烝，訓以厚美，斯戾矣。釋詁謂：勤也。說文謂：報也。報當臯人也。報爲本義，報之所以勤之。今俗猶言報效，故謂引伸訓勤，如其本義，則謂者當也。秦始皇帝詔曰：「死而以行爲諡，如此，則子議父，臣議君也，甚無謂。」漢高皇帝詔曰：「爵或人君上所尊禮，久立吏前，曾不爲決，甚無謂也。」漢孝景皇帝詔曰：「有罪者不伏罪，姦法爲暴，甚無謂也。」又曰：「縣丞、長吏也，姦法與盜，甚無謂也。」諸言無謂者，猶云不當。顏師古說高帝紀曰：「無謂者，失於事宜，不可以訓。」其言博而篤矣。世人以無謂爲無指趣，失其情實。說文：朞，訓不行而進，言小學者皆云前後當爲朞，經典相承作前。僕謂：朞特朞進字耳。書前後者作前，未爲朞借也。何以明之？說文云：「初，始也，從刀從衣，裁衣之始也。」前齊斷也。初前二篆相次，明其同意。裁衣之始，非用前耶？裁訓製衣，今人猶言前裁相承，亦以裁爲始。才者草木之初，裁者製衣之始。故諸言始者，書才及裁，訓詁兩通，無定字爲正。初前裁本同義，稱始曰前，不亦悅乎？款款欲書朞字者，斯未爲宏通也。說

文：旛，旌旗也，此爲本義。段氏從韻會所據小徐本。次引春秋傳曰：旛動而鼓。一曰建大木置石其上，發以槌敵，此本賈侍中說。旛實從放，何因訓爲發石及尋厂部，則云厥發石也。厥旛古音同部，厥音如蹶，作居衛反，與旛作古外反同音，乃悟侍中讀旛爲厥也。近所見二徐本，皆以發石爲旛本義，與引詩「其旛如林」義相牴。段氏依韻會發正，又不知訓發石者當借爲厥，甚矣小學之難明也。說文：願，大頭也。莊子天運曰：「至貴，國爵并焉；至富，國財并焉；至願，名譽并焉。」貴富願詞例同。郭象說爲所至願者，例相駟牙，願當訓大，自大頭引伸，猶顛碩皆訓大頭，引伸訓大也。至貴至富至大，詞例一也。說文：「罪，捕魚竹罔。」詩言：「畏此罪罟。」旣明見本義矣。莊子寓言曰：「若參者，可謂無所縣其罪乎？」通以今語，猶云無所挂其罔，以利祿爲纓紼，或言罔羅，斯本恆語。郭象直說爲臯云無係祿之罪，文義詰詘不可通。近世王俞諸家，亦竟不是正也。說文無寔字，穀梁隱元年傳曰：「寔內諸侯。」釋文：「寔音縣，古縣字。」斯實顛倒。記言天子之縣內，但書作縣，當云縣古寔字。

莊子天地曰：「辯者有言曰：離堅白若縣寓。」司馬彪曰：「辨明白如縣室在人前。」按室非可縣者；言室如縣譬者，以譬爲比，不得直言縣室也。明縣爲古寔字，斯則古書縣寓，今書寔字，義易知也。若借爲茹，茹若釋言：茹，度也。度寔字者，名家之言，與離堅白爲類。墨經曰：「字進無近說在數。」經說曰：僵。字即區字不可偏舉字也。進行者先敷近，後敷遠，此所謂茹寔字矣。

夫爾雅說文，治小學者家家諷誦，其詁訓說解，較察如此；然承學者若弗覩，以是知學貴博精。近與諸生講說文竟，方討論莊周書故，往往舉其緒言，有所是非，句以告我。章炳麟白。

### 與孫仲容書

仲容先生左右：

得書，竝周禮正義一表，謹振董再拜以受。發書在去歲八月，至五月朏始達。



自昔未侍先生杖履，既遭黨錮，修謁無緣，竝賜書亦滯滯半歲，喜益悲矣。承以古文三條見示，精鑿瑰琦，足補漢師之闕。舉本作虓，二千年未覩本字，歎自先生發之，麟始知說文吳字訓大白澤，非淺人妄改，乃古文借吳爲虓，叔重誤仞吳爲本字耳。白澤圖已著錄於隋經籍志，明其自古相傳，有此異說。舉澤二字，本多混殺，說文言吳古文以爲澤字。本草廣雅，澤蘭兼得虎蘭之名，疑本亦作舉，借舉爲虓也。

舊學放失，怪說昌披；近有欲以萬國新語改漢土文字者，麟方作駁議一篇，以世人多謂漢字難知，故復新定紐文韻文，令蒙學略知反語，已屬虞君轉呈，其有慳謬，先生幸是正之。新方言印行後，近復附以新知，隱括就墨，爲釋詞釋言釋親屬釋形體釋宮室釋器釋天釋地釋植物釋動物十篇，俟再印行，便當就正。前書闕失尙多，先生有所誨正，幸卽見示。名原七篇，何時出版？渴望賜閱，若昏夜之待明星。海內奇碩，自德清定海二師下世，靈光巋然，獨有先生。雖年逾中身，未爲大耋。浙人所仰望者，亦無第二人，願存精神，加餐食，長爲鄉土表儀，幸甚幸甚！

麟以寡昧款啓之身，荐更憂患，學殖荒蕪，無可自慰。內省素心，雖能堅守舊交，不惑時論，期以故訓聲均，擁護民德，遠不負德清師，近不負先生；雖竝世目爲頑固，所不辭矣。正義當以一二月功得卒讀之，後有疑滯，復當以書請益也。

### 與簡竹居書

章炳麟白：竹居先生左右：

聞先生風誼久，昨從門下得尚書集註述疏，蓋將隲古刺今，有爲而作；及論周公居攝之事，云攝政非攝位，此爲以時制隱度先民，乃與古今文一切乖異，竊以爲未可也。古之言位，不空名而已。釋宮曰：兩階間謂之鄉，中庭之左右謂之位。說內朝法度如此。位者羣臣之鄩，鄉者人主之位；若施易以言君位，其地有四。內朝則兩階間爲鄉；祭祀則主階爲阼；治朝則門屏之間爲宁；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，則牖戶之間爲扆；四者皆王位也。然古稱名獨隆于阼。記下曲禮曰：「踐阼臨

祭禮，內事曰孝王某，外事曰嗣王某。」人君卽位，白虎通德論說有三度；稽以舊文，則有二。公羊春秋說正棺兩楹之間，然後卽位，此則嗣子宅憂卽喪主之位也。春秋書踰年卽位，此則嗣君踐阼，卽人君之位也。以阼爲主人之階，非其主莫敢處，故特舉阼以表王位。記文王世子曰：「成王幼，不能涖阼。周公相，踐阼而治之。」踐阼者，則攝位之明文，成王何故不能涖阼？古尙書說武王崩時，成王年十三。漢書蓋約以金縢之文，說王與大夫盡弁，是爲己加元服。天子諸侯十二而冠，則武王崩時，成王宜十二三也。然前世蒙恬淮南王太史公輩，悉謂成王幼在襁褓，此則金縢後記說周公薨後事甚明。襁褓之子，骨節未堅，不能勝俛仰登降之事。天子之堂九尺，雖成人爲君者，上除陛則有瑗以援之，懼其傾隊以隋容止，猶登車之有綏，其在兒童，固弗勝是；是故不能涖阼，則不卽位之明徵也。推阼以攝其餘，則鄉與扈寧，皆弗涖也。夫不在其位，則不得與之虛名，朝會祭祀，不可曠年廢闕，故周公從而踐之。若踐阼非攝位者，此位竟虛之七年耶？當是時禮樂未定，

別嫌明微之道未著也。故康誥之篇，無嫌于傳代治。周公六年而制禮作樂，頒度量，其制乃稍與前異。自是春秋魯襄公嗣業，雖實不能踐隨，猶以即位書之；猶河陽不狩而書，所謂文致而已。秦漢以降，事變日戚，不能如古制舒闊。太子但于柩前即位，即位則素分已定，踰年徒有改元之文，不更行即位禮。又其急者，紀元不待踰年而改，諸葛輔蜀，章武三年，革偁建興，危疑之際，勢不可格以常典。今以建興之事例先漢，則繆矣；以秦漢之事例春秋，則違矣；以春秋之事例宗周，則左矣。何者？世有文質，事有緩急，立法不可以概今茲，今事亦不可以推古昔。周公之事，行之晚世，則滋篡奪之端，豈直周公？雖堯舜禪讓之事亦然。世人以為周公攝位稱王，由王莽所增竄；唐虞之事，復魏文帝所增竄乎？康誥篇首之文，今古文所不異；而先生從蔡沈馮臆之說，以為錯簡。孔壁古文，得諸朽壤壞專之中，容有拉絕。伏生今文，嘗以口授鼂錯，何其適與之同也？漢世說經，猶慮以意增損。徵之晚周，六藝未燔，而孫卿又將聖之材，禮義之師也；其言曰：「大儒之效，武王崩，成王幼，

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，惡天下之倍周也。履天子之籍，聽天下之斷，偃然如固有之；而天下不稱貪焉。教誨開導成王，使諭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。周公歸周，反籍于成王，而天下不輟事周；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。天子也者，不可以少當也，不可以假攝爲也；能則天下歸之，不能則天下去之。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，惡天下之離周也。成王冠成人，周公歸周反籍焉，明不滅主之義也。周公無天下矣；鄉有天下，今無天下，非擅也。成王鄉無天下，今有天下，非奪也。變勢次序節然也。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，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。因天下之和，遂文武之業，明枝主之義，抑亦變化矣。天下厭然猶一也。一據漢書。所謂聽天下之斷者，卽仲尼所謂攝政，所謂履天子之籍者，卽記文所謂踐阼。阼阼，古音同，在鐘陰部，故籍得借爲阼，以聲類求之，猶酢與醋之互借。又如癩或作疥也。所謂反籍者，謂以阼階主位歸之。古者君位不以閭習無形之名爲質。名必有形，形必有名，故有踐阼之形，斯有攝位之名。阼者主階，非僞王亦不可踐。夫後人言爵級，徒虛名耳。于古則有定質，宰孔命齊侯曰：

「加勞賜一級，無下拜。」謂堂階之級也。是故拜上爲泰，改玉改步，蓋取諸履，古之重階位如是，不僭王而履阼，適爲泰耳。孫卿以爲假攝及，逸書嘉禾書假王履政，胥由此也。抑又聞之，周公攝位之初，未制禮樂；制禮乃在六年，其始猶襲殷禮而已。殷禮固兄弟相及，故逸周書度邑曰：「王曰：旦！乃今我兄弟相後。叔旦恐，泣涕共手。」明周公及武王者，受之末命，故泣涕共手以承之；後之反籍，則制禮之新意，以周道枝主不相間也。曩令周公不制禮樂，無周道傳子之義，則始終僭王爾。春秋魯隱不及授桓而先遇弒，雖攝位猶書公，未足怪也。後人以六年晚定之禮，卻議攝位初事，寧知禮樂未興，悉依前代，爲百王之常道耶？若以孫卿猶可疑者，孟子言伊尹放太甲，何故不疑？案孟子言：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。是伊尹亦攝王之位矣。若徒放其及承襲殷禮，反以爲虛，謂明哲必不爾也。

先生又不信文王受命僭王，此則取歐陽修說以駁異故書雅記。案職方氏

說周時土方萬里，夷服以外，大行人說爲藩國，蠻服以內爲九州，方七千里。而王制說：夏殷方三千里。鄭君注尙書，王制以爲唐虞土方萬里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，七七四十九——爲方千里者四十九。夏末旣衰，夷狄內侵，諸侯相并，土地滅國少數。殷湯承之，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，亦分爲九州，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。周公復唐虞之舊域，分其五服爲九，其要服之內，亦方七千里，而因殷諸侯之數，廣其土，增其爵。由斯以推殷時，故未能全制中國也。今尋爾雅釋地釋山諸篇，殷時雖得河西，號爲雒州；然西嶽舍吳山而秩太華，明其地不及長安以西。王制言：西不盡流沙，猶侈語也。岐周之域，旣在三千里外，等於羈縻。又殷制無梁州。梁州旣棄爲絕域，文王之化，乃先行江沱庸蜀間，其地非殷之素，故稱王不爲背叛。且六國本周之建國也，位在藩臣而自擬於王制。孟子孫卿，不聞勸其去號；況殷世素非全制者耶？宋世儒者不明古制，一切以時事相稽，胸臆相論，始疑周秦故言，終廢書序六藝明文舊史世傳之說不信；乃信末師擬議之言乎？

僕聞之尚書春秋，左右史所記錄，學者治之，宜與史記漢書等視。稽其典禮，明其行事，令後生得以討類知原，無忘國故，斯其要也。古今異變，宜勿可以同概。通經致用之說，則漢儒所以求利祿者，以之譁世取寵，非也。以爲經典所言，古今恆式，將因其是以檢括今世之非，不得，則變其文迹，削其成事，雖諛直不同，其于違失經意，均也。且六代以前，皇風未息，士循典禮，故王莽魏文，必以舜禹周公爲號。中唐以來，禮崩樂壞，狂狡有作，自己制則，而事不稽古，朱泚自帝，宋太宗廢其君兄之子而卽眞，卽不煩以虞芮質成，攝位鴻治文致，此寧爲經術導其姦哉？故知世丁大過，蕩蕩無紀綱文章，雖刻削經訓，嚴于申商，猶之無益也。昔人有言：「以規爲瓊」，又云：「以尙明說炳燭者，雖治而非書意。」今欲加王心于六籍，借筆削以懲戒，三古舊聞，委其荒忽，頗得以意屬讀，若文素明白者，文王周公，將與篡夫同被鈇質矣。昔光時亨說愍帝以死守社稷，無去舊都，因以失國。衡陽王夫之痛明之滅，發憤于時亨，而歸獄宋之李綱。夫不察古今憲度不同，利害相反，欲



以一覲相齊，蓋多類此，僕謂考迹成事者，則宜于此焉變矣。書不能盡意，故陳述揚摧如此。

### 與人論文書

來書，疑僕持論，褒大先梁而損置徐庾以下。又稱中唐韓呂劉柳諸家，次及宋世宋祁司馬光等；然上不取季唐，下不與吳蜀六士，謂歐陽修王禹偁若兩取容于姚李二流者。

僕聞之，修辭立其誠也。自諸辭賦以外，華而近組則減質，辯而妄斷則失情。遠于立誠之齊者，斯皆下情所欲棄捐，固不在奇耦數；徒論辭氣，大上則雅，其次猶貴俗耳。俗者謂土地所生習，地官大司徒注。婚姻喪紀舊所行也，天官大宰注。非猥鄙之謂。孫卿云：「有雅儒者，有俗儒者。」李斯云：「隨俗雅化。」夫以俗爲縵白，雅乃繼起以施章采，故文質不相啾。世有辭言襲常而不善故訓，不葦文理，不致隆高

者；然亦自有友紀，窵儂側媚之辭薄之，則必在繩之外矣，是能俗者也。先梁雜記，則隨俗而善，文盡雅，陳已稍替。及南北混合，其質大澆，故有常語盡雅，畢才技以造瑰辭，猶幾不及俗者。唐世顏師古許敬宗之倫是也。致文則雅，燕間短語，有所記述題署，且下于俗數等。近世阮元李兆洛之倫是也。且北朝更喪亂久，文章衰息，浸已絀于江左。魏收邢子才，刻意尙文，以任沈爲大師，終不近。會江左文體亦變，徐陵通聘而王褒庾信北陷，北人承其蜚色，其質素醜，外自文以妖冶，貌益不衷。傳曰：「白而白，黑而黑。」夫賁有何好乎？陵夷至于唐世，常文蒙雜而短書媿慢，中間亦數改化，稍稍復古，以有韓呂劉柳，自任雖夸，顧其意豈誠薄齊梁邪？有所歆于徐庾，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，失其軼麗而祇黨莽不就報章，欲因素功以爲絢乎？自知雖規陸機，摹傅亮，終已不能得其什一，故便旋以趨彼耳。北方流勢，本擁腫也，削而礪之，大分不出後漢。碑誄尤近，造辭竄句，猶兼晉宋賦頌之流。宋世能似續者，其言稍約，亦獨祁光諸子。今夫韓呂劉柳所爲，自以爲古文辭，縱材

薄不能攀姬漢，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遠。如毛爾巽國諸篇，充釋過甚，故是唐人小說之體，當分別觀之。宋

世吳蜀六士，志不師古，乃自以當時決科獻書之文爲體，是豈可并哉？

曩嘗與足下言僕重汪中，未嘗薄姚鼐張惠言。姚張所法，上不過唐宋；然視

吳蜀六士爲謹。今言稍少，此近代文所長。若俾敬之姿，襲自珍之價，則不可同論。僕視此雖不與宋祁司馬

光等；要之文能循俗，後生以是爲法，猶有壇宇不下墮，于猥言釀辭，茲所以無廢

也。並世所見，王運闔能盡雅，其次吳汝綸，以下有桐城馬其昶，爲能盡俗。蕭穆猶未歸

流俗。下流所仰，乃在嚴復林紓之徒，復辭雖飭，氣體比于制舉，若將所謂曳行作

姿者也。紓視復又彌下，辭無消選，精采雜汙，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。夫欲物其

體勢，視若蔽塵，笑若齟齬，行其曲肩，自以爲妍，而祇益其醜也。與蒲松齡相次，自

飾其辭而祇敬之曰：此真司馬遷班固之言。紓自云：日以左國史漢世屬教人，未知其所教者何語也。以教

公名最高，授以自重。然曩日金人瑞輩亦非不事此自飾，蓋以狃俗評選之見，而論六藝諸子之文，聽其發言，知其鄙倍矣。紓弟子記師言，按

吳汝綸語，以爲重。汝綸既歿，其言有無不可知。觀瀟湘所爲文辭，不應與紓同。其謬妄或由性不絕人好爲獎飾之旨乎！若然者，既

不能雅，又不能俗，則復不得此于吳蜀六士矣。僕固不欲兩取容于姚李，而惡夫假託以相爭者。楊子曰：「見弓之張弛而不失其良，曰櫛之而已矣。」夫先梁與中唐者，勢有張弛，豈其爲良異哉？使奇耦之言，文章之議，日競于世，失其所以櫛，而詭雅異俗者據之，斯亦非足下之所懼耶？章炳麟白。

又小說者，列在九流十家，不可妄作。上者宋鉞著書，上說下教，其意猶與黃老相似，晚世已失其守。其次曲道人物風俗學術方技，史官所不能志，諸子所不能錄者，比于拾遺，故可尙也。宋人筆記尙多如此，猶有江左遺意。其下或及神怪，時有目覩，不乃得之風聽，而不刻意構畫其事，其辭坦迤，淡乎若無味，恬然若無事者，搜神記幽明錄之倫，亦以可貴。唐人始造意爲巫蠱，蝶嬾之言，符藥王事作拾遺記，已遺其端。嘉本道士不足論。唐時士人乃多爲之。晚世宗之，亦自以小說名，固非其實。夫蒲松齡林紆之書，得以小說譽者，亦猶大全講義諸書，傳于六藝儒家也。炳麟又白。

## 與鄧實書

昨聞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筆語爲五十家，以僕紆廁其列。僕之文辭，爲雅俗所知者，蓋論事數首而已；斯皆淺露其辭，取足便俗，無當於文苑。向作廌書，文實閎雅，篋中所藏，視此者亦數十首。蓋博而有約，文不奄質，以是爲文章職墨，流俗或未之好也。定文者以僕與譚復生、黃公度耦。二子志行，顧亦有可觀者；然學術既疏，其文辭又少檢格。復生氣體駿利，以少習儷語，不能遠師晉宋，憲用彫琢，驚而失粹，輕俠之病，唯唯相屬。公度憲言經世，其體則同甫貴與之儕，上距敬輿，下推水心，猶不相逮。僕雖樸陋，未敢與二子比肩也。

近世文士，王壬秋可謂遊於其藩；猶多掩聾聲華，未能獨往。康長素時有善言，而稍譎奇自姿。僕亦不欲與二賢參儷，謂宜刊削鄙文，無令猥廁大衍之數，虛一不用，亦何傷於著卦哉？故非欲掎摭利病，汎僂時彥以自崇也。以爲文生於名，

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，名之所稽者理；分理明察，謂之知文。小學既廢，則單篇擲落，玄言日微，故儷語華靡，不揣其本而肇其末。人自以爲卿雲，家相譽以潘陸，何品藻之容易乎？

僕以下姿，智小謀大，謂文學之業，窮于天監；簡文變古，志在桑中；徐庾承其流化，澹雅之風，于茲沫矣。燕許諸公，方欲上攀秦漢，逮及韓柳呂權，獨孤皇甫諸家，劣能自振。晚唐變以譎詭，兩宋濟以浮夸，斯皆不足邵也。將取千年朽蠹之餘，反之正，則雖容甫申者，猶曰采浮華棄忠信爾。皋文滌生，尙有譏言，慮非修辭立誠之道。夫忽略名實，則不足以說典禮，浮辭未翦，則不足以窮遠致。言能經國，絀於邊豆有司之守；德音孔膠，不達形骸智慮之表。故篇章無計簿之用，文辯非窮理之器。彼二短者，僕自以爲絕焉；所以塊居獨處，不欲奇羣彥之數者也。夫代文救饑，莫若以忠；撰錄文辭，諒非急務；然彼之爲是，亦云好尙所至而已。遂事旣不可諫，僕之私著，出內在，宜告以鄙懷，無令署錄。玉石朱紫，庶其有分。章炳麟敏

頭。

## 再與鄧實書

秋枚兄鑒：

得簡君尙書集注述疏一通，其間新意甚多，要爲陳古刺今，不盡關於經義。惟周公攝位，文王受命二事，漢世古今文說皆同，自宋以降，始有異說；近世儒先服膺漢學，然於此二疑，或未能冰釋，徒承襲舊訓，無所發明。簡君所以攻擊者，亦在是。

僕舊時說春秋於隱公居攝事，已稍稍解此疑。今詳爲執證，庶幾宗周大法，不墮冥昧之中。草作尺書，質之簡君，因未詳簡君住址，故求兄錄之報內，不敢附于諍友，以備臆誦之職焉。書此敬問起居不具。章炳麟叩。

## 與羅振玉書

叔蘊足下：

見東人所集漢學，有足下與林泰輔書，商度古文，獎藉泰甚；誠恠恠若有忘也。林泰輔者，嘗在大學治古典科，非能精理，其所作說文攷，特賈販寫官之流，非獨泰輔也，東方諸散儒，自物茂卿以下，亦率末學膚受，取證雜書，大好言易而不道禮憲。日本入治漢土學術者，多本宋明不知隋唐以上。然宋人治禮者，亦尙多；日本則無其人。蓋浮夸傳會，是其業性，言禮則無所

用此也。其學固已疏矣。阮元伯戴子高諸君，徒以一二祕籍逸在東隅，若視其國爲天府，亦因以其人爲有舊法世傳者；然其實非尊崇之也。兒僮或五六歲能作署書，市人雖知其不逮，長者猶鄭重饋遺之，以爲偉奇，蓋方物是矣。頃世學者不論其意，以東國彊梁，賤美於其學術，得懷馘小善，輒引之爲馳聲譽。自孫仲容諸大儒，猶不脫是。兄其稍負下者，然今東方人治漢學，又愈不如曩昔。長老腐朽，充博



士者，如董野安釋三島屋設野恢復。其文辭稍中程，聞見固陋，殆不知康成子慎。諸少年學士，

號爲疏通，稍知寧人以來樸學，然大率隨時鈔疏，不能明大分，得倫類，及其好傳會，任胸臆，文以巫說，蓋先後進所同。謂徐福所攜燕齊怪迂之士，作法於誣，令彼國化之也。有所答問，取給於佩文韻府諸書，雖經記常言不檢，故書以短書類聚爲本，亦其成俗然也。往者中土不校東人優絀，橫棄重幣以求良師，如服部字之吉輩，尙廁大學教授之列，歸卽自言深通漢故，騰而狂趨，時出紙筆，殆與明世大

全同科，猶不能比帖括。

漢學雜志中有服部所撰孔子集大成一首，繳納可笑。

兒島獻吉之倫，不習辭氣，

而自爲漢文典。森大來專爲詩歌，體已骯骯，故不知代語也，亦授爾雅於其大學。白鳥庫吉自言知歷史，說堯舜禹三號以爲法天地人，尤紕繆不中程度。大氏東人治漢學者，覬以尉薦外交，不求其實，窺名，況乎域中，更相寵神，日繩其美，甚無謂也。爾來小學始萌芽，林泰輔輩知說文不與刻符同術，於諸子中，最爲飭慎矣；然頑頓不能辯然否，其平議皆奢言無剴切者。自餘或往往知求音韻，劉覽未既，

輒沾沾自發舒，翾而奮筆，蓋猶在趙宦光毛先舒下。妄者或以其禁味不調之聲，自謂誠先漢語，復其次也。

足下學術雖未周挾，自視過於林泰輔輩，固當絕遠。身在大學，爲四方表儀，不務求山谷含章之士，與之商略，而憲與九能馳驟，已稍負職。今復妄自鄙薄，以下海外腐生，令四方承學者，不識短長，以爲道藝廢滅，學在四夷，差之頃武而行，迷以卒世，則舊法自此斁。傳曰：「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。」今國人雖尊遠西之學，廢舊籍，慕殊語，部曲相外，未足以爲大虞；且其思理誠審，亦信有足自輔者。今以故國之典，甚精之術，不自校練，而取東鄙擬似之言，斯學術之大賊，國聞之大裨；領學校者，胡可以忽之不認哉？若乃心知其違，而幸造次僨起之華，延緣遠人以爲聲譽，吾誠不敢以疑明哲也。章炳麟頓首。

駁康有爲論革命書

長素足下：

讀與南北美洲諸華商書，謂中國祇可立憲，不能革命，援引今古，灑灑萬言。嗚呼！長素何樂而爲是耶？熱中於復辟以後之賜環，而先爲是齟齬不了之語，以聳東胡羣獸之聽，冀萬一可以解免，非致書商人，致書於滿人也。夫以一時之富貴，冒萬億不韙而不辭，舞詞弄札，眩惑天下，使賤儒元惡爲之則已矣；尊稱聖人，自謂教主，而猶爲是妄言，在己則脂韋突梯以佞滿人已耳，而天下之受其蠱惑者，乃較諸出於賤儒元惡之口爲尤甚，吾可無一言以是正之乎？

謹案長素大旨，不論種族異同，惟計情僞得失以立說。雖然，民族主義，自太古原人之世，其根性固已潛在，遠至今日，乃始發達，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。長素亦知種族之必不可破，於是依遠遷就以成其說；援引匈奴列傳，以爲上系淳維，出自禹後。夫滿洲種族，是曰東胡，西方謂之通古斯種，固與匈奴殊類。雖以匈奴言之，彼既大去華夏，永滯不毛，言語政教飲食居處，一切自異於域內，猶得謂之

同種也耶？智果自別爲輔氏，管氏變族爲陰家，名號不同，譜牒自異。況於戕虐祖國，職爲寇讎；而猶傳以兄弟急難之義，示以周親棟增之恩，巨繆極戾，莫此爲甚。近世種族之辨，以歷史民族爲界，不以天然民族爲界。藉言天然，則禘祫海藻，享祧蟻蚩，六洲之氓，五色之種，誰非出於一本？而何必爲是聒聒者耶？

長素又曰：「氐羌鮮卑等族，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，大江以南，駱越閩廣，今皆與中夏相雜，恐無從檢閱姓譜，而攘除之。」不知駱越閩廣，皆歸化漢人，而非陵制漢人者也。五湖代北，始嘗宰制中華，逮乎隋唐統一，漢族自主，則亦著土傳籍，同爲編氓，未嘗自別一族，以與漢人相抗；是則同於醇化而已。日本定法，夙有蕃別；歐美近制，亦許歸化；此皆以己族爲主人，而使彼受吾統治，故一切可無異視。今彼滿洲者，其爲歸化漢人乎？其爲陵制漢人乎？堂子妖神，非郊丘之教；辮髮瓔珞，非弁冕之服；清書國語，非斯邈之文；徒以尊事孔子，奉行儒術，崇飾觀聽，斯乃不得已而爲之，而卽以便其南面之術，愚民之計。若言同種，則非使滿人爲

漢種，乃適使漢人爲滿種也。長素固言大同公理，非今日即可全行；然則今日固爲民族主義之時代，而可溷殺滿漢以同薰，猶於一器哉？時方據亂而言太平，何自悖其三世之說也？

長素二說，自知非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不爲己復援引春秋，謂其始外吳楚，終則等視。不悟荆揚二域，禹貢既列於九州，國土種類，素非異實；徒以王化陵夷，自守千里，遠方隔閡，淪爲要荒，而文化語言，無大殊絕，世本譜繫，猶在史官，一日自通於上國，則自復其故名，豈滿洲之可與共論者乎？至謂衣服辮髮，滿人已化而同之；雖復改爲宋明之服，反覺不安，抑不知此辮髮胡服者，將強迫以成之耶？將安之若性也？禹入裸國，被髮文身；黑子入楚，錦衣吹笙；非樂而爲此也。強迫既久，習與性成，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。吾聞洪楊之世，人皆蓄髮，不及十年，而曾左之師，摧陷洪氏，復從髡薙。是時朋儕相對，但覺纖首銳顛，形狀醜異。然則蓄髮之久，則以蓄髮爲安。辮髮之久，則以辮髮爲安。向使滿洲制服涅齒以黛，穿鼻以金，

刺體以龍，塗面以堊，恢詭殊形，有若魑魅，行之二百有六十年，而人亦安之，無所怪矣。不問其是非然否，而惟問其所安；則所謂祖宗成法，不可輕變者，長素亦何以駁之乎？野蠻人有自去其板齒，而反譏有齒者爲犬類；長素之說，得無近於是耶？種種繆戾，由其高官厚祿之性，素已養成；由是引犬羊爲同種，奉緞尾爲鴻寶。向之崇拜公羊，誦法繁露，以爲一字一句，皆神聖不可侵犯者；今則并其所謂復九世之仇而亦議之。其言曰：「揚州十日之事，與白起坑趙，項羽坑秦，無異。豈不曰秦趙之裔，未有報白項之裔者？則滿洲亦當同例也。」豈知秦趙白項，本非殊種，一旦戰勝而擊坑之者，出於白項二人之指麾，非出於士卒全部之合意。若滿洲者，固人人欲盡漢種而屠戮之，其非爲豫曾一人之志可知也。是故秦趙之仇，白項不過仇其一人；漢族之仇滿洲，則當仇其全部。且今之握圖籍操政柄者，豈猶是白項之胤胄乎？三后之姓，降爲輿臺，宗支荒忽，莫可究詰；雖欲報復，烏從而報復之？至於滿洲，則不必問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，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。

也。此則枕戈剗刃之事，秦趙已不能施於白項；而漢族猶可施於滿洲，章章明矣。明知其可報復，猶復飾爲瘖聾，甘與同壤，受其豢養，供其驅使，寧使漢族無自立之日，而必爲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。何長素之無人心一至於是也？

長素又曰：「所謂奴隸者，若波蘭之屬於俄，印度之屬於英，南洋之屬於荷，呂宋之屬於西班牙。人民但供租稅，絕無政權，是則不能不憤求自立耳。若國朝之制，滿漢平等，漢人有才者，匹夫可以爲宰相，自同治年來，沈李翁孫，迭相柄政；曾左及李，倚爲外相，恭醇二邸，但拱手待成耳。卽今除榮祿慶邸外，何一非漢人爲政？若夫政治不善，則全由漢唐宋明之舊，而非滿洲特制也。然且舉明世廷杖鎖盜大戶加稅開礦之酷政而盡除之。聖祖立一條鞭法，納丁於地，永復差徭，此唐虞至明之所無，大地萬國所未有，他日移變，吾四萬萬人，必有政權自由，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。」夫所謂奴隸者，豈徒以形式言耶？曾左諸將，倚畀雖重，位在藩鎮，叢爾彈丸，未參內政。且福康安一破臺灣，而遂有貝子郡王之賞。曾左反噬

洪氏，挈大圭九鼎以付滿洲，爵不過通侯，位不過虛名之內閣。曾氏在日，猶必詔事官文，始得保全首領，較其輕重，計其利害，豈可同日而道？近世軍機首領，必在宗藩。夫大君無爲而百度自治，爲首領者，亦以衆員供其策使。彼恭醇二邸之仰成，而沈李翁孫之有事，乃適見此爲奴隸而彼爲主人也。階位雖高，猶之闈宦僕豎，而賜爵儀同者；彼固仰承風旨云爾，曷能獨行其意哉？一條鞭法，名爲永不加賦，而耗羨平餘，猶在正供之外。徭役旣免，民無哭聲，而舟車工匠，遇事未嘗獲免。彼旣以南米供給駐防，亦知民志不怡，而不得不藉美名以媚悅之。玄燁弘歷數次南巡，強勒報效，數若恆沙，已居堯舜湯文之美名，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，其酷有甚於加稅開礦者。觀唐甄之潛書，與袁枚之致黃廷桂書，則可知矣。莊生有云：「狙公賦芋，朝三暮四，衆狙皆怒；朝四暮三，衆狙皆悅。」名實未虧，而喜怒爲用，此正滿洲行政之實相也。況於廷杖雖除，詩案史禍，較諸廷杖，毒螫百倍。康熙以來，名世之獄，嗣庭之獄，景祺之獄，周華之獄，中藻之獄，錫侯之獄，務以



摧折漢人，使之噤不發語；雖李紱、孫嘉淦之無過，猶一切被楮貫木以挫辱之。

至於近世戊戌之變，長素所身受，而猶謂滿洲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。嗚呼！斯誠大地萬國所未有矣。李陵有言：「子爲漢臣，安得不云爾乎？」夫長素所以不認奴隸，力主立憲，以摧革命之萌芽者，彼固終日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者爾！欲言立憲，不得不以皇帝爲聖明，舉其詔旨有云：「一夫失職，自以爲罪者，而謂亟亟欲開議院，使國民咸操選舉之權，以公天下；其仁如天，至公如地，視天位如敝屣，然後可以言皇帝復辟而憲政必無不行之慮。則吾向者爲正仇滿論，旣駁之矣。蓋自乙未以後，彼聖主所長慮卻顧，坐席不煖者，獨太后之廢置我耳！殷憂內結，智計外發，知非變法，無以交通外人，得其歡心；非交通外人，得其歡心，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。」載滌小醜，未辨菽麥，鋌而走險，固不爲滿洲全部計；長素乘之，投間抵隙，其言獲用。故戊戌百日之政，足以書於盤盂，勒於鐘鼎，其迹則公而其心則祇以保吾權位也。曩令制度未定，太后天殂，南面聽治，

知天下之莫予毒，則所謂新政者，亦任其遷延墮壞而已，非直墮壞。長素所謂拿破侖第三，新爲民主，力行利民；已而夜晏伏兵，擒議員百數，及知名士千數，盡置於獄者，又將見諸今日。何也？滿漢兩族，固莫能兩大也。今以滿洲五百萬人，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，獨以腐敗之成法，愚弄之，錮塞之耳！使漢人一日開通，則滿人固不能晏處於域內，如奧之撫匈牙利，土之御東羅馬也。人情誰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？夫所謂聖明之主者，亦非遠於人情者也；果能敝屣其黃屋，而棄捐所有以利漢人耶？藉曰其出於至公，非有滿漢畛域之見；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。何者？滿人雖頑鈍無計，而其怵惕於漢人，知不可以重器假之，亦人人有是心矣。頑鈍愈甚，團體愈結，五百萬人，同德戮力，如生番之有社寮，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，且有貴族之權者也。雖無太后，而掣肘者，什伯於太后；雖無榮祿，而掣肘者，什伯於榮祿。今夫建立一政，登用一人，而肺腑曠近之地，羣相謹譏，朋疑衆難，雜沓而至，自非雄傑獨斷，如俄之大彼得者，固弗能勝是也。共驩四子，

於堯皆葭李姻婭也；靖言庸回，而堯亦不得不任用之。今其所謂聖明之主者，其聰明文思，果有以愈於堯耶？其雄傑獨斷，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耶？往者戊戌變政，去五寺三巡撫如拉枯；獨駐防則不敢撤，彼聖主之力，與滿洲全部之力，果孰優孰絀也？由是言之，彼其爲私，則不欲變法矣；彼其爲公，則亦不能變法矣。長素徒以詔旨美談，視爲實事，以此誑燿天下；獨不讀劉知幾載文之篇乎？謂「魏晉以後，詔勅皆責成羣下，藻飾旣工，事無不可。故觀其政命，則辛癸不如；讀其詔誥，則勳華再出。」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虛實矣。

且所謂立憲者，固將有上下兩院；而下院議定之案，上院猶得以可否之。今上院之法定議員，誰爲之耶？其曰皇族，則親王貝子是已；其曰貴族，則八家與內外蒙古是已；其曰高僧，則衛藏之達賴班禪是已。是數者，皆漢族之所無而異種之所特有，是議權仍不在漢人也。所謂滿漢平等者，必如奧匈二國，並建政府，而統治於一皇，爲雙立君主制而後可；使東三省尙在，而滿洲大長，得以兼統漢人，

吾民猶勉自抑制以事之。今者滿洲故土，既攘奪於俄人，失地當誅，并不認爲滿洲君主，而何雙立君主之有？夫戴此失地之天囚，以爲漢族之元首，是何異取罪人於囹圄而奉之爲大君也？乃曰朋友之交，猶貴久要不忘；安有君臣之際，受人之知遇，因人之危難，中道變棄，乃反戈倒攻者？誠如是，則載滌者，固長素之私友，而漢族之公仇也。況滿洲全部之蓋如鹿豕者，而可以不革者哉？

雖然，如右所言，大抵關於種類；而於情僞得失，未暇論也。則將復陳斯旨，爲吾漢族籌之，可乎？長素以爲革命之慘，流血成河，死人如麻，而其事卒不可就；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耶？既知英奧德意諸國，數經民變，始得自由議政之權，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？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旛變也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，雖徒以口舌成之；而攘夷覆幕之師，在其前矣。使前日無此血戰，則後之立憲，亦不能成。故知流血成河，死人如麻，爲立憲所無可幸免者。長素亦知其無可幸免，於是遷就其說以自文；謂以君權變法，則歐美之政術器藝，可數年而盡舉之。夫

如是，則固君權專制也，非立憲也。闢普通武之請立憲，天下盡笑其愚；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？立憲可請，則革命亦可請乎？以一人之詔旨立憲，憲其所憲，非大地萬國所謂憲也。長素雖與載湉久處，然而人心之不相知，猶桎一體而他體，不知其痛也。載湉亟言立憲，而長素信其必能立憲；然則今有一人執長素而告之曰：我當釀四大海水以爲酒。長素亦信其必能釀四大海水以爲酒乎？夫事之成否，不獨視其志願，亦視其才略何如。長素之皇帝，聖仁英武如彼；而何以剛毅能挾后力以尼新法，榮祿能造謠詠以聳人心，各督撫累經嚴旨，皆觀望而不辦；甚至章京受戮，已亦幽廢於瀛臺也。君人者，善惡自專，其威大矣；雖以文母之抑制，佞人之讒嫉，而秦始皇之在位，能取太后嫪毐不韋而踣覆之。今載湉何以不能也？幽廢之時，猶曰爪牙不具；乃至庚子西幸，日在道塗，已騰幽居之輓，尙不能轉移俄頃，以一身逃竄於南方，與太后分地而處，其孱弱少用如此，是則仁柔寡斷之主，漢獻唐昭之儔耳！太史公曰：「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，必蒙首惡。」

之名。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，本無實權，不得以成敗論之；而皇帝則不得不以成敗論之。何者？有實權而不能用，則不得竊皇帝之虛名也。夫一身之不能保，而欲其與天下共憂；督撫之不能制，而欲其使萬姓守法；庸有幾乎事既無可奈何矣，其明效大驗，已衆著於天下矣。長素則爲之解曰：幽居而不失位，西幸而不被弑，是有天命存焉。王者不死，可以爲他日必能立憲之徵。嗚呼！王莽漸臺之語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漢兵其如予何！」今之載湉，何幸有長素以代爲王莽也？必若圖錄有徵，符命可信，則吾亦嘗略讀緯書矣。緯書尙繁，中庸一篇，固爲贊聖之頌。往時魏源、宋翔鳳輩，皆嘗附之三統三世，謂可以前知未來；雖長素亦或竺信者也。然而中庸以天命始，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。天命者，滿洲建元之始也；上天之載者，載湉爲滿洲末造之亡君也。此則建夷之運，終於光緒；奴兒哈赤之祚，盡於二百八十八年；語雖無稽，其彰明較著，不猶愈於長素之談天命者乎？

要之撥亂反正，不在天命之有無，而在人力之難易。今以革命比之立憲，革

命猶易，立憲猶難。何者？立憲之舉，自上言之，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；自下言之，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。人我相待，所倚賴者爲多。而革命則既有其合意矣，所不敢證明者，其才略耳！然則立憲有二難，而革命獨有一難，均之難也。難易相較，則無寧取其少難而差易者矣。雖然，載濬一人之才略，則天下信其最細矣；而謂革命黨中必無有才略如華盛頓拿坡、拿侖者，吾所不敢必也。雖華盛頓拿坡之微時，天下亦豈知有華盛頓拿坡者？而長素徒以阿坤鴉度一蹶不振相校。今天下四萬萬人之材性，長素豈嘗爲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檢察差第之乎？藉曰此魁梧絕特之刑，非中國今日所能有。堯舜固中國人矣，中國亦望有堯舜之主，出而革命，使本種不亡已耳；何必望其極點，如華盛頓拿坡者乎？長素以爲中國今日之人心，公理未明，舊俗俱在，革命以後，必將日尋干戈，偷生不暇，何能變法救民，整頓內治？夫公理未明，舊俗俱在，之民，不可革命；而獨可立憲，此又何也？豈有立憲之世，一人獨聖於上而天下皆

生番野蠻者哉？

雖然，以此譏長素，則爲反唇相譏，校軫無已。吾曰不可立憲，長素猶曰不可革命也。則應之曰：人心之智慧，自競爭而後發生。今日之民智，不必恃他事以開之；而但恃革命以開之；且勿舉華拿二聖，而舉明末之李自成。李自成者，迫於飢寒，揭竿而起，固無革命觀念，尙非今日廣西會黨之儕也。然自聲勢稍增，而革命之念起，革命之念起，而勤兵救民賑飢濟困之事興；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？競爭既久，知此事之不可已也。雖然，在李自成之世，則賑飢濟困爲不可已；在今之世，則合衆共和爲不可已。是故以賑飢濟困結人心者，事成之後，或爲梟雄；以合衆共和結人心者，事成之後，必爲民主。民主之興，實由時勢迫之，而亦由競爭以生此智慧者也。徵之今日，義和團初起時，惟言扶清滅洋；而景廷賓之師，則知掃清滅洋矣。今日廣西會黨，則知不必開釁於西人，而先以撲滅滿洲勤除官吏爲能事矣。唐才常初起時，深信英人密約漏情，乃卒爲其所賣。今日廣西會黨，則知



己爲主體，而西人爲客體矣。人心進化，孟晉不已，以名號言，以方略言，經一競爭，必有勝於前者。今之廣西會黨，其成敗雖不可知，要之繼此而起者，必視廣西會黨爲尤勝，可豫言也。然則公理之未明，卽以革命明之；舊俗之俱在，卽以革命去之。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，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。

長素以爲今之言革命者，或託外人運械，或請外國練軍，或與外國立約，或向外國乞師；卒之堂堂大國，誰肯與亂黨結盟，可取則取之耳！吾以爲今日革命，不能不與外國委蛇；雖極委蛇，猶不能不使外人干涉，此固革命黨所已知，而非革命黨所未知也。日本之覆幕也，法人嘗通情於大將軍，欲爲代平內亂；大將軍之從之與否，此固非覆幕黨所能豫知。然以人情自利言之，則從之爲多數，而不從爲少數；幸而不從，是亦覆幕黨所不料也。而當其歃血舉義之時，固未嘗以其必從而少沮。今者人知恢復，略有萌芽，而長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，沮其方新之氣乎？嗚呼！生二十世紀難，知種界難，新學發見難，直人心奮厲時難。前世聖哲，

或不遇時，今我國民，幸覩精色，哀哀漢種，繫此剎那。誰無父母？誰無心肝？何其天闕之不遺餘力，幸同種之爲奴隸，以必信其言之中也？且運械之事，勢不可無；而乞師之舉，不必果有。今者西方數省，外稍負海，而內有險阻之形勢，可以利用外人而不爲外人所干涉者，亦未嘗無其地也。略得數道，爲之建立政府，百度維新，庶政具舉。彼外人者，亦視勢利所趨耳！未成則欲取之，小成則未有不認爲與國者，而何必沾沾多慮爲乎？

世有談革命者，知大事之難舉，而言割據自立，此固局於一隅；所謂井底之蛙，不知東海者，而長素以印度成事戒之。雖然，吾固不主割據，猶有辯護割據之說在，則以割據猶賢於立憲也。夫印度背蒙古之莫臥爾朝，以成各省分立之勢，卒爲英人蠶食，此長素所引爲成鑒者。然使莫臥爾朝不亡，遂能止英人之蠶食耶？當莫臥爾一統時，印度已歸於異種矣，爲蒙古所有，與爲英人所有，二者何異？使非各省分立，則前者爲蒙古時代，後者爲英吉利時代，而印度本種，并無此數

十年之國權。夫終古不能得國權，與暫得國權而復失之，其利害相越，豈不遠哉？語曰：「不自由，毋寧死。」然則暫有自由之一日，而明日自刎其喉，猶所願也；況縣延至於三四十年乎？且以印度情狀，比之中國，則固有絕異者。長素論印度亡國書，謂其文學工藝，遠過中國，歷舉書籍見聞以爲證；不知熱帶之地，不憂凍餓，故人多慵惰，物易壞爛，故薄於所有觀念。是故婆羅釋迦之教，必現於印度而不現於異地。惟其無所有觀念，而視萬物爲無常不可執者，故此社會學家所證明，勢無可遁者也。夫薄於所有觀念，則國土之得喪，種族之盛衰，固未嘗概然於胸中。當釋迦出世時，印度諸國，已爲波斯屬州。今觀內典，徒舉比隣諸王，而未見波斯皇帝，若並不知己國之屬于波斯者。厥有憤發其所能自樹立者，獨阿育王一家耳！近世各省分立之舉，亦其出於偶爾，而非出於本懷，志旣不堅，是故遷延數世，國以淪喪。夫欲自強其國種者，不恃文學工藝，而惟視所有之精神，中國之地勢人情，少流散而多執著，其賢於印度遠矣。自甲申淪陷以至今日，憤憤於腥氍

賤種者，何地蔑有？其志堅於印度，其成事亦必勝於印度。此寧待著蔡而知乎？

若夫今之漢人，判渙無羣，人自爲私，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，是則然矣。抑誰致之而誰迫之耶？吾以爲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爲職志，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疇人，然其輕視韃靼以爲異種賤族者，此其種性，根於二百年之遺傳，是固至今未去者也。往者陳名夏、錢謙益輩，以北面降虜，貴至閣部，而未嘗建白一言，有所補助；如魏徵之於太宗，范質之於藝祖者，彼固曰異種賤族，非吾中夏神明之胄，所爲立於其朝者，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。其存聽之，其亡聽之；若曰爲之馳驅効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，非吾之志也。理學諸儒，如熊賜履、魏象樞、陸隴其、朱軾輩，時有獻替，而其所因革，未有關於至計者；雖曾胡左李之所爲，亦曰建殊勛，博高爵耳！功成而後，於其政治之盛衰，宗稷之安危，未嘗有所籌畫焉，是并擁護一姓而亦非其志也。其他朝士，入則彈劾權貴，出則搏擊豪強，爲難能可貴矣；次卽束身自好，優游卒歲，以自處於朝隱；而下之貪墨無藝，怯懦忘恥者，

所在皆是。三者雖殊科，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絀，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，苟得廩祿以全吾室家妻子，是其普通之術矣；無他，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，以爲忠，心固二百年而不變也。明之末世，五遭傾覆，一命之士，文學之儒，無不建義旗以抗仇敵者；下至販夫乞子，兒童走卒，執志不屈，而仰藥劊刃以死者，不可勝計也。今者北京之破，民則願爲外國之順民，官則願爲外國之總辦，食其俸祿，賞其保護，盡順天城之中，無不牽羊把茅，甘爲貳臣者；若其不事異姓，躬自引決，縉紳之士，殆無一人焉。無他，亦曰異種賤族，非吾中夏神明之胄，所爲立於其朝者，特曰冠貂蟬，襲青紫而已。其爲滿洲之主，則聽之；其爲歐美之主，則聽之；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，亦二百年而不變也。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，民之敵愾效死，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，此必不可得之數也。浸微浸衰，亦終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。非種不鋤，良種不滋，敗羣不除，善羣不殖。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汗俗，而望禹域之自完也，豈可得乎？

以上錄舊著正仇滿論。

夫以種族異同，明白如此，情僞得失，彰較如彼；而長素猶偷言立憲而力排革命者，寧智不足，識不逮耶？吾觀長素二十年中，變易多矣。始孫文倡義於廣州，長素嘗遣陳千秋、林奎往，密與通情；及建設保國會，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，斯固志在革命者。未幾，瞑瞞於富貴利祿，而欲與素志調和，於是戊戌柄政，始有變法之議，事敗亡命，作衣帶詔，立保皇會以結人心。然庚子漢口之役，猶以借遵皇權，密約唐才常等，卒爲張之洞所發。當是時，素志尙在，未盡澌滅也。唐氏旣亡，保皇會亦漸潰散。長素自知革命之不成，則又瞑瞞於富貴利祿，而今之得此，非若疇昔之易，於是宣布是書，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耶？亦使滿人聞之，而曰長素固忠貞不貳，竭力致死，以保我滿洲者；而向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，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，而非長素故有是言也。榮祿旣死，那拉亦薨，載湉春秋方壯，他日復辟，必有其期。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，其勢力權藉，或不如榮祿諸奸，則工部主事可以起復，雖內閣軍機之位，亦可覬覦矣。長素固云：「窮達一節，不

塞焉。一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

抑吾有爲長素憂者，曩日革命之議，譁傳於人間，至今未艾。陳千秋雖死，孫文林奎尙在，唐才常雖死，張之洞尙在，保國會之微言，不著竹帛，而入會諸公尙在。——其足以證明長素之有志革命者，不可件舉。雖滿人之愚蒙，亦未必遽爲長素欺也。嗚呼哀哉！南海聖人，多方善療，而梧鼠之技，不過於五，亦有時而窮矣。滿人既不可欺，富貴既不可復，而反使炎黃遺胄，受其蒙蔽，而緩於自立之圖，惜乎已既自迷，又使他人淪陷，豈真一缶鐘惑而已乎？此吾所以不得不爲之辨也。若長素能躍然祇悔，奮厲朝氣，內量資望，外審時勢，以長素魁壘者碩之譽，聞於禹域，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。少一轉移，不失爲素王玄聖。後王有作，宣昭國光，則長素之像，屹立於星霧；長素之書，尊臧於石室；長素之迹，葆覆於金塔；長素之器，配崇於銅柱；抑亦可以尉薦矣。藉曰死權之念，過於殉名，少安無躁，以待新皇。雖長素已稿項黃馘，卓茂之尊榮，許靖之優養，猶可無操左契而獲之；以視名實俱

喪，爲天下笑者，何如哉？書此敬問起居！不具。章炳麟白。

### 與馬良書

相伯先生左右：

居賢善俗，神道化民者，是先生之志也。鬼瑣干祿，固不屑爲此。聞梁啓超、蔣智由輩，將以立憲僭張天下，戴先生爲祭酒；舍天爵而植朋黨，先生不其然。立憲黨人，志不過升斗，藉成名以取寵，此嬰倪子之所周知；然其說率以民權爲埠，故有所論於先生。

代議政體，非能伸民權而適堙鬱之；蓋政府與齊民，財有二階級耳！橫置議士於其間，卽分爲三，政府誠多一牽掣者，齊民亦多一抑制者。歐美日本行之，民愈困窮，未見其爲元元福也。是在中國，則勢尤異于東西：一曰去封建久，近之比代議者，封建之變形耳！君主立憲，其趣尤近，上必有貴族院，下必審諦戶口土田



錢幣之數，至熾至悉，非承封建末流弗能。歐洲諸國，憲政初萌芽，去封建直三四百歲，日本且不逮一世。封建之政，遇民如束溼薪，漸及專制地主猶橫，於是更立憲政，民固安其故也。中國掘一既二千稔，秩級已弛，人民等夷，名曰專制，其實放任也。故西方有明哲者，率以中國人民爲最自由，無故建置議士，使廢官豪民梗塞其間，以相陵轢，斯乃挫抑民權，非伸之也。二曰幘積大小之比。歐洲諸國，大者不當中國四省，最小乃二三府，其生又不繁，選舉議士，率五六萬人而一，日本亦十萬而一耳，然被選者猶多豪貴。若計中國四百兆人，縣選其一，得一千四百人，猶二十九萬分之一也。數愈闊疏，則被選者必在故官大賂，不然，則非民所周知與屬耳目者，寧有豪釐與選之望？故官素貪汙，賄僮又惟錐刀之競，直道而選，猶不能得佳者，況其出于關節。日本議士三百餘員，苞苴流溢，比閭可整，率爲政府爪牙，以侵黎庶。中國士大夫，飾身寡過，又不日本若，以是代議，民其得有幸乎？

循是一例，以中國行立憲代議之政，其蠹民尤劇于專制。今之專制，直刑罰

不中爲害。佗猶少病，立憲代議，將一切使民淪于幽谷。夫賊民者，非專官吏，鄉士秀髦，權力絕尤，則害於民滋甚。乃者諸妄豪強，把持公事，政府固甚疾之；雖齊民亦欲剗刃其腹焉。州縣下車，能搏擊巨室土豪者，井里編氓，皆箠譟而稱民父，豪強之妨民如是；幸其在野，法尙得施；今超而爲議士，爲虎著冠，其妨不愈況耶？

且憲政旣成，則政黨因緣而起，新學浮華之士，又往往參錯其間。今之新黨，其猥鄙蓋甚於舊黨矣。榜署旣章，惟封殖黨援是急，民之利病，固委置之，賄賂公行，爲梟爲獍，將什佰於官吏。昔明世東林復社，名爲以道德相扶持，及其左右朝政，則自植渠帥以爲首輔，延緣昏椽，交通宮禁，苟可以利吾黨者，惟力是視，此先生所察知也。近世新黨，佞諛突梯，又愈于東林復社，下阬之猶懼不盡，況埶益之人，亦有言：「芳蘭荒蔚，藏不同甌。」先生游衍昊天，躬行文莫，哀民德之昌披，以身作則，教之善道可也；焉用與宵人奔走以自塵點？有皇上帝，愛民甚矣，豈其使新黨豪民肆於人上？書不能盡意，唯財省覽。章炳麟白。

## 與劉揆一書

林生足下：

客有得湖南書，道湘潭王翁爲湖南憲政支部會長；或言楊度歸，從臾王翁，王翁弗應；說各異狀。僕以王翁平生行迹參校，疑後說爲近情。然執前言者，皆云萬萬如實。意者憲政諸子，建王翁爲表旗，因以矜耀，不吝餘名以覆露諸夸者。八十老翁，名實偕至，亢而有悔，自墮前功，斯亦可悼惜者也。立憲者，豈足以張國威，舒民氣？突厥波斯，置建議院，無救於衰微；縱得一二成效，編戶齊民，瘡益失其職。姓賈豎日貴，其勢乃陵轢王侯。歐洲成驗，赫然荊明，直以舊貫固然，不可撥除。中國爲此，徒喪其清明寧澹之俗而已矣。夸者求仕宦不獲，持此上遂，幸得假手，車堅馬馱，被貂裘，著織成鞞，以游王侯長者，其腹腸至猥鄙。王翁曩歲嘗在肅順會國藩間，去而勿有，與屠沽養卒處，天下高之；今直爲夸者樹其和門藉，勿從事，徒

以譽望，卵翼鄙夫，今得自肆，已自喪矣。

頃歲有丹徒馬良者，則天主教之父師耳。明法蘭西哲學，亦窺漢土名家故訓之術，旁曉因明，行年七十，而束修自好，行不踰檢，橫爲夸者所引，令充渠率；知其足惜，亦因馳書諷之。王翁學術，非獨馬良也；行誼又大似狂狷。大耋之年，鼓缶自樂，方外聖人，庶將比肩原壤，一遭點汙，向之令名，便當墮地。令海內議者云：「不受進士而規元老議長，其讓爵爲欺突世人。」王翁雖辯智絕人，何以應此？足下處王翁門下數歲，師弟子相風切，不爲哽嘑，宜爲先生惜也。

若乃戎狄豺狼，諸夏親暱，義已衆著。卽不齷齪陳數，如僕所聞公羊春秋之學，近世甄明之者，自劉逢祿。逢祿祖綸，仕滿洲爲執政，家世受參，忘其宗國，橫取公羊言進吳楚者以傳會引弓之帝。魏源龔自珍繼之，皆好功名，求仕進，學本蟲蛇，尤憲附麗，諸所陳述，佞諛萬端，晚不得據要路，復以微文嫻謗。戴子高與王翁乃異數子。夫處陰極玄黃之世，材者宜發憤自厲，復我邦族；然人情性異效，姿能

殊狀，作止語默，非一端而已。故夫織屨飲瓢，稿項不聞國政，慎守經術，及以九流處則自理，動以化人，令國家雖泯沒，而臭味無改于千載，子孫黎民得因以興起者，視彼義夫，亦足以作對也。

王翁守此既四十年，信誓旦旦，晚而自渝。僕固意其不然，蓋競進嗜利，自相題榜以求顯貴者，非直廉節士所不爲；乃亦自違其學，在中國則廢九世復仇之義，於清室則蹈人臣自將之誅。一前一卻，悉敗績失據。載史言者非妄，明明王翁如珽如琮，謂戴子高何？謂胡母生董君何？足下不以此匡諫，值百年之大齊，遭神龜之盡期，世有明達，生芻一束，終已不來王翁之殯宮矣。心所謂危，亦以告也。章炳麟白。

### 與人論國學書

上略。自餘稍有條法者，則多攘竊他人而沒其名，亦公理所謂三姦者也。及

其自抒臆，糾葛不馴，虛張類例，以奮筆施評於先正。皇甫持正有言：「書字未識偏傍，高談稷契；讀書未知句度，下視服鄭。」今之言國粹者，多類是矣。

竊謂漁仲通志、實齋通義，其誤學者不少。昔嘗勸人瀏覽，惟明真偽，識條理者可爾；若讀書博雜，素無統紀，則二書適爲增病之階。漁仲所長，獨在校讎圖譜，氏族數事，其他皆無可采；六書尤謬。實齋欲護其短，則云創條發例，未嘗與小學專家絮長短。若爾，但作略例，可矣；焉用繁辭曲證爲耶？實齋雖少謬語，然其用祇在方志。內篇易教以佛書本於義文，誕妄實甚，至謂象通六藝，取證尤庸，無異決科之策。且於文人作傳，則斥辨職之言；傳記準是爲例，范曄作後漢書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，亦非身居左史，奉敕編定者也。史可私作，不嫌僭竊王章，上擬麟筆。獨於太玄潛虛，謂其非分，適自相攻伐矣。史德一篇，謂子長非作謗書，將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語亦諦審；至謂微文譏謗，爲賊亂之居心，寧知史本天職？君過則書，不爲訕上。又述朱元晦語，以爲離騷不甚怨君；是則屈平哀歌，徒自悲身世。

耳！逐臣失職，類能爲之；何當與日月爭光，而古今人表，列於仁人孟荀之伍哉？劉子玄云：「懷襄不道，其惡存於楚賦。」斯爲至言。實齋之論，徒教人以諂耳。其餘陋者自撰文德，以爲新奇；不悟論衡，已有斯語。論衡佚文篇，上書陳便宜，奏記薦吏士，一則爲身，二則爲人，繁文麗辭，無文德之操，治身完行，徇利爲私，無爲主者。文氣出於魏文典論，而徒推本韓蘇，何其厚弇古人也？

至以莊子爲子夏門人。釋解上蓋襲唐人率爾之辭，未嘗訂實錄。莊生稱田子方，遂謂子方是莊子師，斯則讓王亦舉曾原，而則陽無鬼庚桑諸子，名在篇目，將一一皆是莊師矣。以藝文志平原君七篇，謂是著書之人，自託儒家，而述諸侯公子請益質疑，因以名篇居首，不曉平原固非趙勝，藝文本注，謂是朱建。建與酈生陸賈婁敬叔孫通同傳，陸賈之書亦在儒家，漢書明白，猶作狐疑；以此匡謬，其亦自謬云爾。昔人云：「王卮無當，雖寶非用。」學者憲鄭章二家言，至杜祐劉知幾則鮮留意。杜固括囊大典，樸質無華；劉亦精審，不作擴語。學之既非，驟了以資談

助，則不如鄭章之恢宏，故其棄錄如此。由斯以談，亦見學人苟簡，專務竊剽矣。故其鋪陳流別，洋洋盈耳，實未明其條系，甄其得失也。陵虛畫局，有若蛛絲，較軫既多，中窾無實，言國粹者，固若爾率易耶？且牙儉持衡，猶知器物真偽，工藝良楛，今者鈔集雜書，采輯異論，虛實諦妄，一切無辨章者，此雖博若淵溟，亦奚以爲？

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己冠，未通文義，遽以文史校讎二種教之；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，劉歆諸子略，然不知其義云何？又見友人某，教於杭州，以博觀瀏覽導人；其徒有高第者，類能雜引短書，而偶然無所歸宿。以此二事，則知學無繩尺，鮮不昧亂；徒知派別，又不足與於深造自得者。世徒以是爲國粹，其與帖括房行，相去幾何？近所述左氏義，大致已了，尙未編次，絃錄一卷，昔已付國粹館印行。今次得劉子政左氏說一卷，新方言亦著錄訖，自謂精審，然皆履蹈繩墨，說義既了，不爲壯論浮詞，以自蕪穢。百年以前，學者惟患瑣碎；今則不然，正患曼衍，不患微言之義之不明也。



## 再與人論國學書

學名國粹，當研精覃思，鈎發沈伏，字字徵實，不蹈空言；語語心得，不因成說；斯乃形名相稱。若徒撫舊語，或張大其說以自文，盈辭滿幅，又何貴哉？

實事求是之學，慮非可臨時卒辦；即吾作新方言，亦尙費歲餘考索。昔子雲把弱翰，齎油素以問衛卒孝廉，歸乃槩次異語，二十七歲始有成書。吾之比於子雲，已過速矣。若乃鈔撮成言，加以論議，萬言之文，譬欵可了；然欲提倡國粹，不應爾也。今日著書，易於往哲，誠以證據已備，不煩檢尋爾。然則最錄實徵，亦非難事；非有心得，則亦陳陳相因。不學者或眩其浩博，識者視之，皆前人之唾餘也。左氏故言：近欲次錄。昔時爲此，亦幾得五六。今仍有不愜意者，要當精心汰澌，始可以質君子。行篋中亦有札記數冊，往者少年氣盛，立說好異前人；由今觀之，多穿鑿失本意，大抵十可得五耳。假我數年，或可以無大過矣。

## 答鐵錚

昨觀尊論，以爲佛家之學，非中國所常習，雖上智之士，猶窮年累月而不得；況於一般國民，處水深火熱之中，乃望此迂緩之學以收成效，何異待西江之水以救枯魚？求僕解答。僕非敢以大將臨河講誦孝經之術退黃巾也。顧以爲光復諸華，彼我勢不相若，而優勝劣敗之見，既深中於人心，非不顧利害蹈死如飴者，則必不能以奮起，就起亦不能持久。故治氣定心之術，當素養也。明之末世，與滿洲相抗，百折不回者，非耽悅禪觀之士；卽姚江學派之徒，日本維新，亦由王學爲其先導。王學豈有他長？亦曰自尊無畏而已。其義理高遠者，大抵本之佛乘，而普教國人，則不過斬截數語，此卽禪宗之長技也。

僕於佛學，豈無簡擇。蓋以支那德教，雖各殊途，而根原所在，悉歸於一。曰依自不依他耳！上自孔子，至於孟荀，性善性惡，互相闡訟。訖宋世，則有程朱；與程朱

立異者，復有陸王；與陸王立異者，復有顏李。雖虛實不同，拘通異狀，而自貴其心，不以鬼神爲奧主，一也。佛教行於中國，宗派十數，獨禪宗爲盛者，卽以自貴其心，不援鬼神，與中國心理相合。故僕於佛教，獨淨土秘密二宗，有所不取，以其近於祈禱，猥自卑屈，與勇猛無畏之心相左耳。雖然，禪宗誠斬截矣；而未流沿襲，徒事機鋒，其高者止於堅定無所依傍，顧於惟心勝義，或不了解，得其事而遺其理，是不能無缺憾者。是故推見本原，則以法相爲其根核。法相禪宗，本非異趣。達磨初至，卽以楞伽傳授，惜其後，惟學金剛般若，而於法相漸疏，惟永明略有此意。今欲返古復始，則楞伽七卷，達磨祇授四卷楞伽，同時流支復譯十卷楞伽。四卷譯文太拙，多詰謫不可解，十卷所定名詞，亦有未審，故以實又難陀所譯七卷楞伽爲定。正爲二宗之通郵。然簡機說法，亦自分塗，其好湛思冥想者，則法相在所必用。若夫心樂總持，不喜繁碎之士，但以禪宗公案相示耳。法相或多迂緩，禪宗則自簡易。至於自貴其心，不依他力，其術可用於艱難危急之時，則一也。明代氣節之士，非能研精佛典，其所得者，無過語錄簡單之說，是豈今人

所不能行乎？然僕所以獨尊法相者，則自有說。蓋近代學術，漸趨實事求是之塗。自漢學諸公，分條析理，遠非明儒所能企及。逮科學萌芽，而用心益復縝密矣。是故法相之學，於明代則不宜，於近代則甚適，由學術所趣然也。

若夫詞章之士，多喜浮華，如曩日龔定菴輩，宗法天台，無過愛其詞藻；於思想，則不能如法相之精深；於行事，則不能如禪宗之直截。乃謂佛教之亡，亡於禪學，至以師子身蛆相誚。夫禪宗末流，或有不識文字，不知經典者。佛教衰微，禪宗誠不能無咎；然欲研尋其理，則法相自爲西來之正宗，必不得已，猶有般若，無取天台之雜糅，涅槃般若爲也。涅槃立我與楞伽密嚴瑜伽立如來藏及阿陀那識者，或可相通與般若真空相通。若

夫直指一心，廓然皎悟，則天台之不逮禪宗遠甚。執武夫以誚美玉，何其言之妄耶？故僕以爲相宗禪宗，其爲惟心一也。學相宗者，自成唯識論入門，至乎瑜伽攝論密嚴楞伽，則止矣。學禪宗者，自唐代禪師諸語入門，漸及壇經，至乎楞伽，則止矣。爲繁爲簡，亦各因其所好，豈專以精密深細之科條，施之於一概乎？

足下主張孔學，則禪宗與姚江一派，亦非不可融會；求其學術所自來者，姚

江非特近于禪宗，亦竊取密嚴之意。

密嚴經云：若法有自性藥，無除病。能云：何世人見服藥病除愈。但是顛耶。誠

變異而流轉。此謂藥石於人同是一體，姚江亦有是說。

特其敷衍門面，猶不得不揚儒抑釋。今人學姚汪，

但去其孔佛門戶之見，而以其直指一心者爲法；雖未盡理，亦可以悍然獨往矣。

所惜戒律未嚴，自姚江再傳而後，其弟子已倡狂自肆，聲色利祿，無不點汙，故亭

林斥之，致無餘地。

亭林排王與楊閩三魚不同，純以禮法相規，而不甚駁其學說。

自非以佛學相參，或兼用

戴山之說，則必不足以持世矣。若夫孔氏舊章，其當考者，惟在歷史。戎狄豺狼之

說，管子業已明言，上自虞夏，下訖南朝，守此者未嘗踰越；特春秋明文，益當葆重

耳。

雖然，徒知斯義，而歷史傳記，一切不觀，思古幽情，何由發越？故僕以爲民族

主義，如稼穡然，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，爲之灌溉，則蔚然以興

矣。不然，徒知主義之可貴，而不知民族之可愛，吾恐其漸就萎黃也。孔氏之教，本

以歷史爲宗。宗孔氏者，當沙汰其干祿致用之術，惟取前王成迹，可以感懷者，流連弗替。春秋而上，則有六經，固孔氏歷史之學也；春秋而下，則有史記漢書，以至歷代書志紀傳，亦孔氏歷史之學也。若局於公羊取義之說，徒以三世三統，大言相扇，而視一切歷史爲芻狗，則違於孔氏遠矣。今之夸者，或執斯賓塞爾鄰家生貓之說，以譏史學；吾不知禹域以內爲鄰家乎？抑爲我寢食坐作之地乎？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爲生貓乎？抑爲飲食衣服之必需者乎？或又謂中國舊史，無過譜牒之流。夫其比屬帝王，類輯世系，誠有近於譜牒者。然一代制度，行於通國，切於民生，豈私家所專有？而風紀學術，亦能述其概略，以此爲不足而更求之他書，斯學者所有事；并此廢之，其他之紛如散錢者，將何以得其統紀耶？且中國歷史，自帝紀年表而外，猶有書志列傳，所記事跡論議文學之屬，粲然可觀。而歐洲諸史，專述一國興亡之迹者，乃往往與檔案相似。今人不以彼爲譜牒，而以此爲譜牒，何其妄也？足下不言孔學，則已；若言孔學，願亟以提倡歷史爲職矣。

至中國所以維持道德者，孔氏而前，或有尊天敬鬼之說。

墨子雖生孔子後，其所守乃

古道德。

孔氏而後，儒道名法，變易萬端，原其根極，惟依自不依他一語。漢世儒術盛行，人多自好，本無待他方宗教，爲之補苴。魏晉以後，風俗漸衰，不得不有資於佛說。然卽蓮社所謂淨土者，亦多兼涉他宗，未嘗專以念佛爲事。三論繼興，禪宗法相接踵而至，宗派雖異，要其依自則同。而沙門應機者，或取福田利益之說，以化顛愚，流而不返，遂爲儒者所嗤。韓退之雖至短淺，猶且笑悼不已；況如程朱之高材乎？退之喜大顛之能外形骸，伊川說中庸之前後際斷，晦庵於十二緣生三細六麤十八界等，歎其精細，以爲儒者弗及；然則其人其教，苟無涉乎依他之說者，雖支持門面之儒，猶不得不帖然誠服，蓋好尙相同故也。昔無神之說，發於公孟，

墨子公孟篇公孟子曰：無鬼神，是此說所起，非始晉代阮瞻。阮瞻但言無鬼，而公孟兼言無神，則識高於阮矣。排天之論，起於劉

柳。王仲任已有是說，然所排者，惟蒼蒼之天而已。至劉柳乃直撥天神爲無。以此知漢族心理，不好依他，有此特

長，故佛教得迎機而入，而推表元功，不得不歸之孔子。世無孔子，卽佛教亦不得

盛行。僕嘗以時紉時申譁衆取寵爲孔子咎；至于破壞鬼神之說，則景仰孔子，當如岱宗北斗。凡人言行相殊，短長互見，固不容以一端相槩也。

或者謂孔子亦有天祝天喪天厭獲罪於天等語，似非撥無天神者。按孔子詞氣，每多優緩而少急切之言，故於天神未嘗明破；然其言曰：「鬼神之爲德，體物而不可遺。」此明謂萬物本體，卽是鬼神，無有一物而非鬼神者，是卽斯比諾沙汎神之說。汎神者，卽無神之遙詞耳。蓋孔子學說，受自老聃。老子言象帝之先，旣謂有先上帝而存者；莊生繼之，則云道在螻蟻稊稗瓦甓屎溺，而終之以汝唯莫必無乎逃物。則正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。無物非道，亦無物非鬼神，其義一致。此儒老皆主汎神之說也。及其言天，則本諸往古沿襲之語，而非切指天神。且如印度婆羅門教，建立大梵，梵當讀鉢，正言鉢羅摩納。佛教已撥去大梵，而猶有梵行之名詞；蓋舊語相沿，莫能遽易，然其義旨已非。孔子言天，亦若是耳。及公孟撥無鬼神，儒術由此成立，非孔子造端之力歟？儒者立說，但求心理之殊，不求形式之異，故孔



子雖言鬼神體物，而仍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；公孟雖撥無鬼神而仍言祭祀之當有。然孔子言如在；如在者，明其本不在也。公孟於墨子無魚作罍之設，亦無辯論，其意謂魚雖無有，但順世俗常儀而作罍可也。原中國言鬼者，本非真指幽靈觀。說文：鬼字從由，由爲鬼頭，與禺字從由同意，禺本母猴。若鬼爲幽靈無形之物，何以得象其頭？何以母猴之頭得與鬼頭相似，是其初所謂鬼者，本卽山都野干之屬，異物詭見，覩之驚噩；於是幽靈亦假此名，此言鬼者之緣起也。言天神者，則語或本於印度古教。梨俱吠陀所說最尊之神，有言丘者，爲天上晴空之義；有言提婆者，卽爲天義；有言阿姑尼者，爲光明火神。而與因陀羅帝合德之義，其語轉變，流入中國。提婆二音，或譯提桓。日本音作テラ，中國古音舊無麻部，故以歌戈元寒等部之音代之。提桓合音則爲天。由天而取其雙聲，則謂之帝；由天而取其疊韻，則謂之神。古音天神同部。此自有形移于無形者。由天而取其雙聲，則對於天者謂之地，此自有形移於有形者；由地而取其疊韻，則謂之祇，此自有形移於無形者。然言神言帝，有時或以天

字代之，具體抽象，不甚分殊。而印度尊敬其人者，多謂之天。如阿闍世王稱父爲天，天葬在印度

被稱爲辯才天之類。

中國古語，亦多同此。莊子在宥篇，載雲將之語，鴻蒙曰：「天忘朕

邪。」曰：「吾遇天難，知北游篇載老龍吉死。」神農曰：「天知予僻陋慢訑，故棄予

而死。」是皆以天稱其師長，則天語本於印度，明矣。其言丘者，更可證明。說文：北

土之高也，非人所爲也。從北從一，一地也。人居在北南，故從北。中邦之居在昆侖

東南。按昆侖發脈於葉爾羌，自南方視之，雖在西北，自燕代視之，反在西南。周秦

以上，諸華疆域，北方偏羸，何有昆侖在北之說？若謂溯原于迦勒底，則昆侖反在

其東，說皆不合。夫正值昆侖之南者，惟印度耳！然則丘在人北，必自印度傳之。觀

其以閩風玄圃爲神仙羣帝所居，是卽以昆侖擬之天上，卽印度所指天上爲丘

者。圓丘之祭，實象昆侖爲之；以祀昊天上帝，而丘訓爲空。廣雅釋詁。又合晴空之義。

古音丘巨相通，故丘嫂亦作巨嫂。巨卽渠魁之渠。封禪書：「有老父稱武帝爲巨

公。」巨公渠魁，文字非二，以丘爲尊神而名其君長爲丘，猶以帝爲尊神而名其

君長爲帝也。阿姑尼之爲語，本自火教所傳。其名起於印度波斯未分之世。中國重黎司火，於火教本有因緣。郊之爲祭，大報天而主日，此明以火爲最上之神。而六天明號，見於文耀鉤河圖。各種緯書，其義多不可解，惟中央黃帝名含樞紐者，含樞紐非阿姑尼之音轉乎？文耀鉤云：「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。」周禮大

宗伯疏引。此非火神而與上帝合德之謂乎？此言天言神言帝之緣起也。其後展轉荒謬，不可爬梳。洪範言：「帝乃震怒。」大雅言：「帝謂文王。」則明視上帝爲有人格矣。中國得孔子汎神之說，至公孟而撥除之；印度得數論無神之說，至釋迦而昌大之；其轉變亦有相似。

自孔子公孟而後，郊丘宗廟，不過虛文；或文人曼衍其辭，以爲神話，如九歌天問其實已無有尊信者。特愚民不學，猶眩惑於是耳！然所以維持道德者，純在依自不在依他，則已眚然可見。而今世宿德，憤於功利之談，欲易之以淨土，以此化誘貪夫，寧無小補？然勇猛無畏之氣，必自此衰，轉復陵夷，或與基督教祈禱天神

相似。夫以來生之福田，易今生之快樂，所謂出之內藏，藏之外府者，其爲利己則同。故索賓霍爾以是爲僞道德。道德學大原論而中國依自不依他之說，遠勝歐洲神教，亦見德人沙麼遜黃禍論中，今乃棄此特長，以趨庫下；是僕所以無取也。往者作無神論，大爲基督教人所反對。廣州教會有眞光報，以僕爲狂悖至極。吾以理內之言相稽，而彼以理外之言相應，此固無庸置辨。今得足下所言，乃藉以吐吾肝鬲。要之僕所奉持，以依自不依他爲臬極。佛學王學，雖有殊形，若以楞伽五乘分教之說約之，自可鑄鎔爲一。王學深者，往往涉及大乘，豈特天人諸教而已？及其失也，或不免偏於我見；然所謂我見者，是自信而非利己。宋儒皆同，不獨王學。猶有厚自尊貴之風，尼采所謂超人，庶幾相近。但不可取尼采貴族之說。排除生死，旁若無人，布衣麻鞋，徑行獨往。上無政黨猥賤之操，下作懦夫奮矜之氣，以此揭糞，庶於中國前途有益。乃若愚民婦子之間，崇拜鬼神，或多妖妄，幸其蒙昧寡知，道德亦未甚墮壞，死生利害之念，非若上流知學者之迫切也。若專爲光復諸華計，或不必有所

更張；而吾黨亦有信基督教者，豈能要之使改？顧論理有相伐耳！至於社會相處之間，稍有信仰，猶愈於無執持。今之所志，但欲姬漢遺民，趣於自覺，非高樹宗教，爲旌旗以相陵奪；況約楞伽五乘之說，而基督教正在天人二乘之間，是則卽而用之，可矣。書此見志，願足下審思之。章炳麟白。

(終)